

奇 精 忠 傳



續 編 第 二 卷
上 海 益 新 書 社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四版

武斷

奇俠精忠
武斷
硬說沒這八宗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玉田趙煥亭

發行者 莫釐錢愚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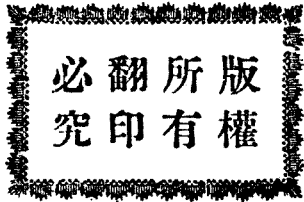
印刷者 益新書局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上海家園山
東路一號洋房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分發行所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世界書局
北京 大東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大成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二目錄

- 第一回 梁老僕愛主顯丹心 陳二官惑邪入白教
- 第二回 逞歪才險士著新書 聞瑣語義僕傷主業
- 第三回 鬧教壇紅英繼位 坐酒樓馬勝逢豪
- 第四回 赤手紛紛一場廝打 紅腮喁喁兩地相思
- 第五回 假惺惺田祿探病 真憤憤國安偵奸
- 第六回 訴病狀陳敬覺甘鳩 窺秘戲馬勝吃寡醋
- 第七回 田祿怒打醜厮兒 紅英巧用脫衣術
- 第八回 遭誣昭義士入囹圄 解報恩許婆探衙署
- 第九回 探囚牢夫妻慷慨 換獄舍郎身猖狂

第十回 許爛腿大鬧蕭王祠 梁國安夜奔槐柳院

第十一回 國安越獄復主仇 馬勝貪淫遭狙擊

第十二回 紅英奮勇追壯士 許牢荐客赴京營

第十三回 脫樊籠僑裝亡命 聞警信泣血尋仇

第十四回 義動鬼神初飛霜鏢 聲深天地一闋蓮花

第十五回 埋俠骨靈感青楓枝 來奇士隱覘白蓮教

第十六回 說妖婦改判白衣經 開亂兆大煉修羅法

風雲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二上

玉田 趙絨章著

第一回

梁老僕愛主顯丹心 陳二官惑邪入白教

且說王立猷哈哈一笑。正要講話。只見一僕人趑入。手持兩封信。扎呈上。立猷一看。却是本地鉅紳。給馬勝關說的。立猷一想。自己縱妾祈子。於官箴上就不彷彿。倒莫如縷糊糊消掉此事。於是登時將馬勝釋放。並加禮貌。當時陳敬聽吳興禮說罷。一笑各散。便信步暫向演武院。却聽得小二笑道。娘娘這撒手刀法。真個煞利。紅英笑道。這一着兒。只有俺冷表弟還來得。（念念不忘）你看馬勝蠢牛似的。（却有椿不蠢哩）恨不的教俺把着手教他。（一語已將馬勝膩爛紅英情狀描出）那一天竟爬在俺脚下。涎着醜臉子。只管磕頭。小二唾道。可不是麼。再沒有他討厭的。俺就不待見他。今天真

是日從西出。他們竟沒來起膩。娘娘你這平底硬幫鞋兒也該換換咧。前天俺娘（指梁媽媽）命俺作雙鞋兒。要送與朱仙娘。俺看仙娘的鞋樣兒的大小。便如娘娘一般。娘娘便先穿了。不好嗎。（瑣瑣閒語。却已牽攏了兩魔頭。奇絕。）紅英笑道。俺可怕折壽煞。一個人穿仙娘鞋子。有那福分麼。（那知正是仙娘替身。）便是梁媽媽。竟敢叫你給仙娘作鞋兒。真真胆子不小哩。）又透不滿梁方之意。）小二道。俺娘是悄悄教俺作的。俺真是受枷板氣。還須隄防着國安發愷性。他爺兒倆個。但聽得朱仙娘三字。便槪嘴哩。紅英笑道。你也特煞的膿包。難道國安便吃了你。（閒閒一語。已爲擺佈陳敬伏線。非善讀者。莫解筆妙。）陳敬逡巡之間。已見紅英衣襟一宕。早到院門。正這當兒。只見老僕梁方。一張臉氣得紅蟲一般。隨後蹶來。向陳敬道。主人今天可也曉得那馬爺爲人咧。這種人理應謝絕他纔是。方纔吳爺一番話。

梁方早有耳聞哩。原來梁方近日在街坊上。聽人議論馬勝那段事。還沒嚙向陳敬說。今日可巧在牕外聽得吳興禮述說。所以跟陳敬來嘮叨。當時陳敬只笑道。俺都理會得。但馬（句）正說着。恰好紅英合小二。翩然蹩進。梁方正在氣頭上。一看紅英。打扮得跑馬解的一般。本就不是意思。又見小二。笑吟吟捧刀隨後。不由劈頭便槩道。你那糊塗媽（指梁媽媽）好沒正經。俺怎的命他囑咐你。等間價不必到此踢跳。難道他不曾說給你麼。小二嚇得臉兒通紅。便道。今天院內沒人。所以娘娘叫俺跟來。練練刀法。紅英一瞟梁方。不由臉兒略沉。梁方也便不敢多說。只垂手站在一旁。俟紅英蹩過。又合陳敬嘮叨半晌。方悶悶趨向已院。一肚皮土釐火。正沒處發洩。剛一脚踏進院門。便聽得梁媽媽笑道。咱娘娘腳兒。比朱仙娘還瘦些兒。先穿這雙鞋也使得。你再給仙娘慢慢作罷。可有一樣。連國安一般是槩種。只瞞過他爺兒

倆就得咧。真也古怪。咱襄陽那一個不信朱仙娘。偏他爺兒倆。聞得朱仙娘。便烏眼鷄似的。妖婦倡根的亂罵。有一天娘娘還戲說要入教哩。俺看他爺兒倆。搯到那裏去。梁方一聽。不禁氣往上撞。緊走兩步。一掀簾兒。便視梁媽媽。四平八穩的坐在榻上。手內拈起支鳳頭鞋兒。正在端相。小二却低頭貼在一旁。猛見梁方。剛道得一聲爹來咧。梁媽媽一驚。趕忙將鞋子。藏在屁股底下。梁方乘怒。劈面便唾道。你這婆子。不正正經經教導孩兒們。却鬼鬼祟祟弄這個。難道朱仙娘是你前世的歪刺媽。你便想着法兒去孝敬他。送衣咧。作鞋咧。亂成一片。這還罷了。爲甚的教孩兒們瞞着我呢。這都是你當老人家的教導孩兒麼。哼。咱主母不入教便罷。只要說入教。你看我先毀掉你哩。水兒怕浸。火兒怕煽。你這老婆子。便是個是非由子。梁媽媽怒道。你這話。通似放屁。俺幫你一輩子。有甚過犯。犯在你手。你便動不動排大姪似的。

排揎人一場。敬神拜仙。懸袍掛匾。也是婦人家常有的事。一不作賊。二不養漢。便響噹噹對的住你。不過因你槪聲喪氣。俺不待價看。苦瓜臉子。有點事。背着。你倒樣上來咧。說着氣得顫抖。大聲向小二道。媳婦。你快給朱仙娘作鞋去。俺沒本事對付別人。梁國安須是俺兒子。他若聲顙。都有俺哩。一席話。夾七雜八。梁方一聽。氣得渾身亂抖。不容分說。一把揪住梁媽媽。小篋兒。向下便拖。小二方趕忙去勸。只聽咕咚一聲。梁媽媽大叫栽落榻下。方罵道。你這老東西。梁方手起拳落。只管向梁媽媽臀背之間。砰砰亂打。梁媽媽哭掙道。你是好些的。打煞我。說着猛一揚手。嚓啷一把。梁方臉上。登時長血直流。於是氣如山湧。拳如雨點。小二急得怪哭。冷不防爬在梁媽媽背上。梁方憤氣之下。只是蹂脚。正這當兒。梁媽媽嘶聲一叫。老寒腿一伸。拍一聲。被梁方蹂個正着。上年紀的人。奇痛連心。頃刻一聲喊。當即昏去。梁方急切問。

還罵道。好好我讓你孝敬朱仙娘。一言未盡。小二大號起來。梁方一看梁媽媽。不由又是一股急火。一口氣舒不來。兩眼上翻。老腿一軟。吭哧聲也跌坐在地。小二一望。越法怪哭。正這當兒。國安飛步搶入。原來他也聽得人講說馬勝那段事。並朱仙娘許多曖昧事。氣悶悶剛捩轉。却正逢老兩口置氣。於是國安急不暇問。夫婦分頭拍喚醒梁方等。那梁媽媽竟一絲兩氣。委頓不堪。梁方還氣得只管哼哼。一見國安。竟自掉下淚來。（別有傷心事也）長歎道。你看咱家。就沒個好氣像咧。你媽稍爲明白點。何至於（句）咳咳。國安聽到此。却見榻上有雙新女鞋兒。當時也不暇問。便趨扶梁媽媽。不由淚落。梁媽媽哭道。兒呀。你不須扶我咧。死掉到乾淨。說罷數數落落。將方纔置氣之故。說了一遍。國安不敢插嘴。便忙服事梁媽媽。呻吟臥下。一面命小二速備湯水。並取止痛藥來。梁方望得心煩。恨恨自去。那天色也就晚將下來。不

題這裏。人仰馬翻。且說當晚。陳敬晚飯罷。趲入內室。只見紅英穿一身窄利衣襖。斜鞦香鬟。正就紅燭下。拂拭那刀。一見陳敬。漫笑道。今天演武院中。却清爽的狠。小二也好笑。他竟要學那撒刀法。學了半晌。通不成功。倒遇着他公公。槓了一陣。陳敬笑道。理他哩。那老兒就是這不得人意的脾氣。紅英微哼一聲。依舊用乾布竭力拭刀。燭光之下。宥得兩支耳環。閃閃鑠鑠。趁着玉面櫻唇。好不丰彩。燈下觀美人。本就動人。何況紅英俊爽之概。非同尋常。於是陳敬喜孜孜坐在對面。望了他。通不轉睛。紅英一抬眼皮。却笑道。你那個老管家。（指梁方）幾時放掉的你呀。他槓着鬍子。嘮嘮叨叨。又向你上甚麼十大條。陳吶。陳敬望得入神。只一聲不響。紅英唾道。難道你聾咧。陳敬笑道。我何嘗聾。那會子你合小二在演武院笑說馬勝。俺都聞得。便是梁方合我嘮叨。無非也是說馬勝罷了。紅英詫異道。馬勝怎麼咧。陳敬笑道。怎麼不

怎麼那厮好笑的緊哩。紅英笑道。人要長個醜臉子。便是笑話招牌。陳敬道。唷。你道他醜。人家知府的姨太太。還拿他當香額額哩。說罷。蹙進身。哈哈大笑。紅英摸頭不着。滴溜溜俊眼亂轉。便笑吟吟拉定陳敬道。他倒底有甚麼可笑哇。陳敬爲人。本有些大裂裂。當時覷定紅英俏龐兒。只是憨笑。便道。不說罷。那厮真沒人樣。再者你們女人家。聽了笑話。見了人家。便忍不住笑。單是忍不住笑。倒還不錯哩。被他揣悟到自己醜事。須不相宜。紅英一聽。越法要問所以。恰好婢女等蹙進。鋪陳臥具。於是兩人將話遏住。須臾吃罷。一回茶。夫婦相與就寢。不多時。便聞深幃中。呢呢笑語起來。但聞陳敬又說。又笑。紅英悄唾連連。却一面吃吃的笑。少時道。俺不信你瞎胡說。就說他如此沒人樣。陳敬低笑道。你不信。便罷。你是沒見過罷了。若要據那吳興禮說來。仙娘能媚少年。就在這點子上。馬勝偏能中他意。不然知府姨太太。會喜

他麼。紅英笑吟吟的道。甯不須說咧。俺就不信。連朱仙娘。竟那等的沒正經。陳敬笑道。薑是老的辣。至於馬勝那廝。沒人樣的。你不記得。我曾向你說過麼。這應陳紅新婚時。一番私語。紅英聽了。越法笑道。你倒是老疴猪。記萬年糠。誰有心情。記那些沒要緊的呀。於是枕席風情。十分款洽。好笑陳敬沒正經。胡咀蛆。這一來。不打緊。紅英既聞馬勝偉男。又聞得朱仙娘許多浪宕取樂之事。登時一點芳心。胡思亂想。陳敬如何理會。當時見紅英格外興濃。還以爲自得奇趣哩。從此紅英待馬勝。親近許多。按下慢表。且說梁媽媽。本是年老病身兒。合梁方打架後。又着了氣。不知不覺。一頭病倒。醫藥無效。堪堪飲食不進。梁方等慌了手脚。梁媽媽昏憒中。還念誦朱仙娘。梁方大怒。賭氣的不去理他。越法將酒破悶。吃得半酣。便罵仙娘。一日紅英來看梁媽媽。恰值梁方對了國安。又言三語。四的發槪氣。紅英不悅道。你這老人家。便

是慳性。可也有個時光。如今梁媽媽堪堪待死。俺又在這裏。你只管牽藤蔓。罵那仙娘怎的。梁方乘氣懨道。主母不須管。只要梁方在一日。咱宅中人。休想提念甚麼仙娘。紅英冷笑道。這宅中人三字。未免籠統些罷。說罷拂袖而出。(伏線)當時梁方等。也沒在意。又過了三兩日。梁媽媽堪不支。國安小二。衣不解帶。齊頭半月餘。沒出院門。小二割臂煎藥。也是無效。這日傍晚。梁媽媽稠痰上湧。氣息喘促。小二忽想起演武院內後牆下。有一種野草。形類羊奶花。頗能清痰。便趁空兒。拎把短鐮。匆匆覓去。一望院門。却關得結實。實實推了推。却紋絲不動。暗想道。一定是主人家。因梁媽媽鬧病。心下發煩。準是這些日。院中沒人。所以由內反鎖咧。俺不如跳將進去。省許多事。想罷。順步跑向院後牆。一躍而入。方分花撥草的來。至後軒榻外。只聽馬勝笑道。呵呀。爽俐得緊。俺不是當面奉承。那朱仙娘。究竟過了年歲。只好給你拾鞋。

哩。你還沒得仙娘內媚工夫。便已如此。倘再得他傳授。越法要得人命咧。有這等天大的妙機會。你如何呆在家裏。不去入教。憑你這十全的材具。一入教。真是前程無限哩。紅英笑道。俺何嘗沒心事。只（句）馬勝道。俺懂得咧。準是只碍着梁方。他左不過是個老奴。好便好。不好攆掉他。沒事一大堆咧。紅英笑道。不要忙。反正咱兩人好在這裏。還愁不入教。合你在一搭兒麼。說着嘖嘖的嘴兒亂響。紅英道。你別涎臉咧。今天梁老媽媽子。病得待死。俺還須早回宅去。於是蓮步響動。小二這一驚。非同小可。趕忙一伏身。鑽入叢花。便見紅英合馬勝。笑嘻嘻携手而出。那紅英鬢雲微亂。春靨猶在小脚兒剛踏出軒門。便推開馬勝。星眸四望。然後向後牆一弩嘴。低笑而去。這裏馬勝顛頭播腦。嘻開一張蛤蟆嘴。迷齊着兩支蛇眼睛。聳起個回回大鼻頭。只管向空咻咻的似嗅餘香。又似驢子聞騷兒。（描寫刻甚）直待紅英悄影兒

蹶近院門。他還酣望得意。直將小二驚氣得眼睛發黑。百忙中就要提鑰去斫馬勝。正這當兒。只見馬勝笑迷迷蹶進叢花。撩起長衣。解褲便溺。小二覷得親切。暗暗咬牙。方憤氣潮湧。想作手脚。忽隱隱一陣哭聲。送入耳朵。仔細一聽。竟是國安。這時馬勝業已口內哼唧着小曲兒。奔向後牆。一躍而出。於是小二心忙意亂。不暇他計。更不顧再尋野草。情知梁媽媽不中用咧。便如飛跑向院門。號泣而回。一看國安正在擗踊大哭。梁方一面揮淚。一面還頓足道。你信敬了仙娘一場。原來也會死哩。（概性如畫）這時宅中婢僕。早都趕到。須臾陳敬蹶來。十分太息。大家便七手八脚。將梁媽媽裝殮停當。擇日安葬。不必細表。只有紅英。一總的沒照面兒。衆婢僕都暗覺主母心恨。國安熱服在身。自不便入宅服役。便是梁方。因喪事忙亂。入宅時光。也稀稀的。這其間。暗含着却得意煞個馬勝。不消說曲盡媚豬之技。兩人既新歡乍結。

按理說。陳敬一方面。自須冷落。那知紅英。別具深心。不但待陳敬情意轉濃。並且撥雨撩雲。恨不得夜不虛度。便將先前在慧照寺所得的甚麼散春愁。咧。益陰丸。咧。一古腦兒。施展出來。補助興致。好笑陳敬。呆瓜似通不覺察。只圖歡娛。不顧性命。（爲陳敬療疾伏線）這時紅英已大動入教之意。陳敬本是個計較的人。當不得內而紅英。外而馬勝。兩張利口。痛讚白教許多好處。因此心下。也有些動動的。紅英趁勢道。刻下官吏。專以漁肉富戶。咱雖一時怕不着他。爲長久計。總須厚植勢力。纔是你看刻下白教。蔓延三省。好不興旺。教中團結之力。甚是偉大。咱一入教。一來官中不敢欺壓。二來教中極有能人奇士。咱夫婦既以任俠自命。正該趁勢結納哩。便是前月裏。咱某處木廠分行。生生被貪官因報稅數目。稍爲不符。竟勒罰了一筆鉅款。要是咱們入教。再不會有這等事的。陳敬聽了。不由連連點頭。這且慢表。且說小二。

自覘得紅英秘事。老大疙疸。結在心頭。却因喪事哀痛。忙亂間不暇理會。轉眼間。梁媽媽葬事都畢。國安哀痛之餘。終日悶悶。偏搭着梁方。既悔痛打梁媽媽。又聞衆婢僕風言風語的說。主人家有意入教。百忙中。馬勝等一班人。越法來得脚步勤。不但白日踢跳。往往半夜價。連紅英都在演武院內酣歌縱飲。馬勝還往往住在院內。並且紅英見了他。便綳臉兒。漸漸的指桑罵槐。拿出主母威勢。先借端將兩個謹厚僕人。一齊攆掉。另由馬勝。荐來兩名俊僕。一名柳升。一名羅仁。都是油唇滑嘴的少年。不消三兩日。便派柳升管雜務。派羅仁專管演武院。便是會計一項。本是梁方專職。如今將柳羅兩個。都在會計上掛了名兒。梁方耳目間所見如此。安得不氣。幾次價諷諫陳敬。凡家事須自作主張。無奈陳敬。本是個褊穢貨。近來因酒色淘漉得越法模模糊糊。除唯諾之外。反笑道。你偌大年紀。快歇歇心罷。一言抄百總。俺都理會。

得。再者你顛三倒四的。只管說老輩子話。也有些不合時尚咧。梁方剛想疼說。君佐創業之艱。陳敬已一笑躲開。於是羣僕覷出主人意旨。知梁方勢派要倒。便大家一擠眼。登時給人眼裏插棒槌。居然倔頭強腦。梁方每有呼喚。竟自十個溜九。賸那一個。還須費許多唇舌。他纔強勉着去辦那樁事。梁方累氣之下。身兒啾啾。自不消說。還添上顛顛倒倒。似染心疾。只是那槪脾氣。越法十足。兩句話不投機。便汪的一口。恨不得吞掉那人。因此大家越法厭惡他。一日小二。合國安悄述那日紅英秘事。國安聽了。只氣得劍眉倒豎。頓足道。馬勝這厮。會須落在俺手。只是咱主母如此光景。怎樣好呢。夫婦方相對憤惋。只聽得陳宅中。連哭帶喊。吵成一片。國安奔去。只見梁方正氣吼吼的掄動大杖。趕打柳升。業已面目變色。渾身亂抖。那柳升一面躲。一面大跳。大叫道。這個怨我麼。主人家要去。俺須攔不得。好沒來由。却尋人晦氣。梁方

罵道。你這厮好不混賬。主人家去見朱仙娘。你爲甚橫攔住他們。（指衆僕）不教告訴俺呢。你這毛浸子。纔端陳家飯碗。便這等弄手作腳。打煞你都不多哩。那柳升如何肯服。還是滿口中。不乾不淨。大嚷大哭。梁方恨極。一舉杖連身撲去。國安急忙去拖。說時遲。那時快。只聽撲通一聲。梁方已跌翻在地。恰好有塊石子兒。正拄心口。老人家呵呀一聲。登時昏暈。國安大驚。連忙撲抱起來。假坐於地。於是衆僕齊上。紛紛搯喚。良久良久。梁方纔緩過一口氣。兩目一張。趁怒氣還要掙起。當不得國安扶抱緊。衆僕再三勸慰。梁方落淚道。你們不曉得。這樁事。關乎咱主人一家盛衰。豈但盛衰。直然有身家性命之慮。當年老主人怎的託囑俺來。俺豈可坐視。因向國安道。你快快扶俺去見主人。說着心氣一疼。又復昏暈。原來陳敬紅英。三不知已被馬勝引到仙娘處。竟自入教。過了三兩日。梁方纔知。不消說大罵衆僕。不早來報告。衆

僕道。都是柳升說。主人有命。不許告知你哩。所以梁方這時。怒打柳升。當時衆僕。又是一陣搯喚。再看那柳升。早風也似跑入內院。一僕人罵道。這廝小老婆臉子。定向主人跟前。搬弄是非。（句中有眼）又一僕唾道。他是柳方中的阿弟。可見沒得好種性。那方中。近來脚步。好不來得勤。滿口中偷天換日的話。可怪咱主人。偏喜歡他。（敍出方中。爲紅英起事伏線）這時國安。早將梁方攙起。衆人都勸道。您老今天氣壞咧。且待將息好。再見主人罷。於是幫着國安。簇擁定便走。小二在後衙門首。早已望見。不知是怎麼回事。驚得怔怔的跑來接扶。國安擺手道。還不妨事。且消停歇。攙扶。正這當兒。只見一人。佯佯躑過。生得尖頭削耳。鼠目鷹腮。水蛇腰。搭趁着王八背。兩撇短鬚。微掩掀唇。穿一領七零八落的敝袍兒。腰束破麻繩。屁股後頭。掛得叮叮噹噹。窸窸窣窣。仔細一望。却是碎銅爛鐵之類。還有一束破書。兩串老錢。也宕

悠悠攪在裏面。他却手持竹板。口唱山歌道。

漢水滔也麼滔如醒醐。白銅鞮上沒也叫鷓鴣。春風也麼十里襄陽

個路。飲馬個江頭哇賽畫圖。

楚尾也麼吳頭哇舊戰場。投鞭沒自古斷流長。罡風吹動也麼荆襄

水。花放沒白蓮哪自在香。（兩歌括匪亂雄麗絕倫）

那人一面唱。一面擲起兩支膀子。便如商羊作舞。由大家身旁直擦過去。一僕低唾道。合該咱這裏晦氣。只管出這樣怪物。這便是那個柳方中哩。國安望了一眼。不暇細問。便謝退衆僕。自合小二扶梁方進院。安置在榻。先忙取定神丸給他服下。梁方模糊糊還亂罵柳升。且喜面色稍轉。須臾睡去。國安小二彼此相看。不由淚落。國安一說梁方生氣之由。小二吃驚道。咱這些日不大進宅。不想主人沒巴鼻。竟鬧出這些事。咱爹若得知主母合馬勝許多。

無狀。不真個氣煞麼。國安歎道。但盼以後咱主人能醒悟。便是大家福分。只是馬勝那厮。俺委實氣他不過哩。你看方纔那怪物。便是柳方。（句）一言未盡。只聽梁方呵呀一聲。國安大驚。正是。

一息尚存惟愛主

百身莫贖念先恩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逞歪才險士著新書 聞瑣語義僕傷主業

且說國安一言未畢。只見梁方呵呀一聲。手足亂動。口內模糊道。主人哪。須知梁方犬馬力盡。報主之恩。也就在這番話了。說罷。喉中哽咽兩聲。依然睡去。（從夢境點出梁方忠盡。奇幻之筆。）國安歎息一番。接說道。那怪物便是柳方中。早就在仙娘教中胡混。他本是個落拓秀才。平日價調詞架訟。無所不爲。被官中名捕急咧。一屁股逃向杭州。遊宕了兩年。離離奇奇的跑回

來。忽自言已得甚麼性理之學。並韜略兵法。專講甚麼靜坐。攝心。又雜取些佛說道語。廓落落沒邊際的話。夾七雜八。作成兩卷書。便把來掛在屁股後頭。逢着人便拿書作幌子。起先還有好事的。念他是讀書人。大家互相傳說。間也有人禮貌他。後來他越來越離奇。三不知搭上一個私門娼婦。硬說他有娘娘貴命。那娼婦吃驚不小。一來不敢容他。二來貪他寄頓的金貲箱籠。便冷不防到官。出首妖人。好笑方中被捉入官。還用書護着屁股。那官兒見他離奇樣兒。以爲是個瘋子。敲打一頓。監押數日。便放掉。他出來一尋娼婦。早已跑掉。不消說寄頓之物。一概沒影。方中氣急交攻。越法不成模樣。便終日撞向街坊。講念他那兩本子書。說是自己學問。便如國初李卓吾先生一般。自稱甚麼江漢先生。不是談天運。便是占旺氣。說到現在朝政。合大小官吏。便箕踞大罵。有時節無端大哭。忽然怪笑。佯佯狂狂。真似胸有蓄

蘊。其實是個險詖陰邪的怪物。他自到朱仙娘教中。越法舉動乖僻。敢作大言。聽說是仙娘傳教規法。狠參用他書中之意。所以他這當兒。已是某處的教目咧。這種人。決非善類。若遇賢明官府。早就當辦的。可恨柳升。竟將他鉤引來。誘惑主人。再加着主人夫婦。竟自入教。真正可慮的緊。前路茫茫。正自難料。但看主母行爲如此。也就可想將來了。說罷。一望梁方。不由虎目中慨然泣下。小二憤然道。俺看主人雖誠厚。日子久了。也許看破主母行爲。只好那時整理家事咧。（反振下文）國安皺眉道。但願如此。只恐主母性兒。主人制他不得。正說着。忽聞陳宅中一陣歡呼嬉笑之聲。順風吹來。國安長歎道。你聽得麼。這時主人想又聚飲哩。主母不必提。便是主人家對咱落莫。也可想見了。咱爹爹氣倒如此。主人竟不聞問。可歎咱爹爹還一味價想挽危局哩。小二正色道。這話却不應如此說。不但爹爹忠誠一生。責無旁貸。便是

咱兩人這副担兒。也就不輕哩。(居然是俠中正氣。然不過孝行中餘事耳。此書小二雷揚。都是上上人物。)夫婦歎息一番。起看梁方。幸沒變動。便輪替着榻後暫息。艸艸過得一宵。次日梁方神氣略清。便向國安道。俺刻下轉動艱難。又有要言須諫主人。你快請將主人來。俺曾受老主人深重之託。想主人也不怪俺。國安唯唯。去不多時轉來。道主人那會子合馬勝出門。便是主母也。同了柳方中。到仙娘處。習甚麼法術去咧。(虛寫仙娘傳法。省筆)梁方沒法兒。惟有撫心長歎。直過得十來日。陳敬直然的影兒沒見。梁方却能扶杖步履咧。這日探聽得陳敬在外室獨坐。梁方思忖一番。便慢慢扶杖。去一進宅門。只見院中靜悄悄的。衆僕想都去閒頑。院中盆花乾枯。階草漸滋。塵埃雖不狼藉。也便罩簾蒙牖。廳廊角下。倒有一大堆蠟淚。並殘萎的瓶花。亂糟糟堆在那裏。還有兩只陳紹大酒罈。一只空洞洞。橫臥着地。

上餘瀝猶濕。那一只還有半罈酒。口兒上。却拖蓋着一條婦人的青帕頭。半截兒。却浸在酒內。（細細寫來。陳宅荒謔衰颯之狀如見。家國一理。此時僂僕老臣之心何如哉。）梁方拄杖徘徊。想起君佐臨危時一番付託。不由老淚直瀉。方逡巡。蹙過二門。只見柳升。紮括得像姑一般。從外室笑吟吟。拳簾而出。臂上搭着面巾。一手端了磁盆兒。紅着腮兒。低頭剛蹙下階。只聽陳敬喘促促的道。淨淨手。你只取些溫水來便了。（非寫陳敬愛餘桃。却都爲療疾張本。）這時梁方業已蹙近。那柳升望得一眼。匆匆自去。梁方太息一聲。即便倚杖室外。垂手入室。只見陳敬光着頭兒。滿面上青白滯氣。多日不見。竟似瘦了許多。一雙眼似睜不睜。方靠几。僂坐。手中拿了一紙長箋。正在折疊。一見梁方。便置在几。却笑道。你近來可好咧。梁方道。老奴無狀。不能給新僕作榜樣。還勞主人念及。眞眞有罪。但老奴聞得主人業已入（句）陳敬

料梁方又要嘮叨。反索性道。這段事俺正要告訴你哩。刻下白教。甚是時尙。便是官府們。都不禁止。並且狠聯絡接近他。他教中規法。又狠正大。有道理。咱家人教。更有許多相宜之處。說着將長箋拈起。道。這便是白教規法。一條條都勸人作好事。狠有道理哩。梁方道。主人此話差謬了。凡異端惑人。都用善言誘衆。這只可說是誘人的作用。簡捷說來。當觀其行。不可但信其言。卽如朱仙娘。那樣的妖妄醜穢。那個不知是萬萬接近不得的。主人承偌大業。如何但聽人掇弄。自沒主張。便是主母。更不可有逾閨範。再如柳方中馬勝一班人。直言之。都係敗類。急宜遠之。老奴無狀。但望主人早早覺悟。便是。老主人默佑咱家咧。說罷。顛巍巍跪將下去。淚落如雨。陳敬一見。頗頗動念。連忙扶他起來。道。你的話。也儘有理。容俺（句）剛說到這裏。只覺胸氣一陣短促。竟咯咯的喘敕起來。梁方不好再說。倒給陳敬擡回背。方纔蹙出一

路沉思。越法心如油沸。因方纔搥背聲音。空空的如叩虛壁。分明是瘵疾已成之勢哩。但是梁方還指望陳敬悔悟。並且他不曉得紅英合馬勝苟且之事。以爲紅英是尋常放縱性兒。高興胡鬧。便趁空去痛諫一番。不想紅英更有拒諫之能。不待梁方張口。他一張小嘴。便如推倒核桃車子一般。只說入教之意。全出在陳敬自己。方諫勸不迭。那一番正大言詞。好不剗切透澈。比梁方意中之語。還恰當十倍哩。却是梁方前脚出去。紅英這裏業已跑向仙娘處。不然。便在演武院。合馬勝等厮混。漸漸便有教友們。羣相往來。爲日不久。襄陽市上。輕薄少年。便傳出一種口號。三五兩舍裏唱動道。

城南仙娘愛少年。鷄皮三少仙乎仙。美人如花說城北。陳家少婦都且妍。盛會無遮大歡喜。摩登淫席誇良緣。解珮何須鄭交甫。

漢江遊女春風暄。天香鬱鬱（靈狐貽毛）不可觸。卽看法乳能親

傳。(紅英爲仙娘高弟) 仙兮仙兮美且好。白蓮風動青蘋翻。

這口號處處唱動。梁方聽得好不難過。原來這時紅英已承仙娘傳與一切法術。認爲替身。仙娘門下。忽增這位絕藝絕色的高弟。自然興盛百倍。那四方聞得異香。陡生信心的。也就越來越多。鬧得仙娘道院外。喧闐如市。紅英有時節。三五日價。住在道院。一切家事。都不理論。那陳敬療病。也便漸重。梁方見此光景。未免憂憤異常。百慮煎心。往往終夜不寐。國安夫婦。累次泣諫。梁方歎道。俺風燭殘年。但活一日。便盡一日的心力罷了。只是來日大難。你們到甚場處。正自難說哩。國安等聽了。都各垂淚。見梁方不堪苦惱。雖見紅英近日來越法放浪。恣意宣淫。那敢向梁方提一個字兒。也是梁方合當壽盡。這日爲端陽佳節。陳宅中大家散假。隨意遊息。蒲酒榴花。點綴風光。衆僕人攢三聚五。歡呼痛飲。大家談起來。無非是仙娘長。仙娘短。並教中許多離

奇事兒。有的道。如今削光棍。就是入教了。你看某人。淹王八似的。一入教。便挺頓兒。有的道。便是想抓錢。也須入教。你看某某。只熬上個小教目。那揮霍闊綽法。真個賽如闊大爺咧。一人道。頂呱呱的。還須長個潘安臉子。驢大行貨。不然。仙娘不高興。一脚怕不將你踹到月亮裏去。一人聳肩道。呵。好寫意。俺要能挨仙娘的小脚兒。這一輩子。便活值咧。最異樣的是柳方中那個狗頭。拉拉塌塌。活脫似他娘的個藍采和。你說他。那樁兒得人意。那裏曉得人家偏偏走洪運。不但朱仙娘喜歡他。便是咱主母（句）又一人趕忙握住那人的嘴道。你可是作死咧。小柳兒（指柳升）聽得了。不是耍處。你馬上就須捲鋪蓋咧。一人歎道。俺只可憐梁老頭兒。偌大年紀。一些風色也不懂。咱主人這當兒。被人纏的。只思量那樁快活風流事兒。差不多連日子都過忘咧。他還儘管去嘮叨。勸主人提起精神。整頓家事。俺纔是個老瞎蠔哩。

衆人都笑道。咱莫談隔壁賬。今朝有酒今朝醉。好在主母。又赴道院。不定回不回。吃醉了。大家困他娘的。明年今日。你我這班人。便未必如此齊楚咧。說罷。拉開怪嗓子。一陣拇戰。梁方聽得發煩。便賭氣子離開他們。信步在院前後。偷伴一回。只見處處狼藉。通沒人整理。少時。蹺進祖室前。不由淒然淚下。原來室內。不但榻牖塵封。香火全無。便是端節供木主的角黍等物。都沒得。梁方暗念道。怪得人家說家門將敗。先將祖宗。拋在腦後。便是主人新婚時。種種不吉。便非好象哩。於是逡巡入內。掃拂塵土。又蹠躩到廚下。取了角黍蒲酒。供在主位前。然後一一焚上香。直忙碌許久。方纔清爽。這一來。不打緊。老頭兒煩惋動作之下。竟居然泛上餓來。於是反扣室門。拄杖蹺回家。恰值國安夫婦。將賞節酒食。安排停當。老頭兒趁着虛餓。便一氣兒吃了幾個糯米角黍。方纔入肚。又向國安絮絮談起主人近狀。心內一打結。不知不覺。將

黏性食物。塞積胸膈。却是當時。也不覺得。老人好食困。又是免不掉的。梁方食罷。便是一覺。直到日平西時方醒。（都爲梁方病沒作勢。）只覺肚內累。雙一般。於是慢慢趲出家門。方走到後街口。想赴陳宅。只見一乘華麗軟轎。如飛而過。轎中一個媳婦子。紮括得狐狸精似的水零零眼兒。東瞧西望。轎後一騎駿馬上跨俊僕。更別致的是後跟一平頭小奴。却搨着一軀艾縛鍾馗。有四尺來高。狠有神氣。鍾馗所持的斬鬼蒲劍。上面還花綠綠畫着符篆。梁方正在呆望。恰好一個鄉下漢子。穿了硬幫幫的新布衫。提了個空籃兒。唏溜嘩拉。冒失失擠到馬前。大概是進城看親拜節的。當時鄉人閃路之間。不由提籃晃動。那馬吃驚。猛一岔道。那俊僕不容分說。刷刷刷。向鄉人腦袋上。便是幾鞭。大喝道。你這呆鳥。不長眼睛。不曉得這是府大人的官眷麼。鄉人奔避當兒。一行人已吆喝而過。兩旁人都紛紛避道。便有人悄悄議論道。

看起來官府們真闊綽。這府尊姨太到仙娘處去一踰。少說着也須百十金。但看這畫符的鍾馗。就不知破費多少銀子哩。一人笑道。你看官府闊綽麼。我看陳家媳婦子。（指紅英）也可以的。俺聽說仙娘就要傳教主之位與他。他一高興便允助教中開壇費用。萬數銀子。聽說不久便舉行。凡各處教日。屆時都到。先講演白衣聖經一日。然後傳位。你拭淨眼睛。看熱鬧罷。又一人道。俺聽說仙娘所奉的靈狐業已招尋仙娘來咧。並說這個陳家媳婦子。應運而生。貴不可言。便是仙娘。也是輔佐引導他的人物。理當功成身退。還有許多預言。越法離奇熱鬧。俺却記不得許多。大槩是說陳家媳婦子。有個武則天的命兒。却須由馬上得之。呵唷唷。我的佛爺棹子。這不要造反麼。無怪乎刻下白教。在川陝一帶也鬧得一天星斗。將來他們真個聯合起來。怕不出大亂子麼。咳咳。你看刻下的官府。這等事。不說是嚴行禁止。並想解散。

之法。反倒縱容他們。又弄個小婆子。攙在裏面混。俺聽說那姨太。合陳家媳婦。狠要好哩。又一人道。您這話雖然離奇。也有因兒。但看陳家媳婦子。那身武功。便不像個安靜女人。再搭着又學了仙娘的法術。繼了仙娘的位子。諸般輻輳。真不得了哩。你看刻下教中人。甚麼脚色都有。那一個不挺胸腆肚。若有詞訟到官。那官兒。先嚇得孫子一般。是非曲直。丟在一旁。先查問他是否。在教。那教中人。怎的不張致呢。一人歎道。倚勢恣橫。還不出奇。最奇的是他教中異香。怎就能惑人呢。俺眼見許多規規矩矩的人。三不知。也入教咧。一人唾道。簡斷捷說。凡入教的。總是有那份邪骨頭。（片言扼要）俺聽說一段趣聞。可不知是否實在。說是有個拗性人。聽得人說教中堅人信心。是恃邪術。凡入教領誠。照例由教主給一杯茶。當面飲盡。據說茶中有邪物。便盤踞此人心腑。至死不變。拗性人聞得此異。便想試覘一下子。就假作入教。

却將那杯茶悄悄傾潑。果然杯底現出一粒黑物兒。有鈕扣大小。拗性人暗暗收起。即便回家。反覆諦玩。不知何用。便隨手兒置在枕函中。夫婦困到半夜裏。忽聽枕函中。類似耗子作鬧。打開一看。却是個寸餘長的黑人兒。相貌猙獰。夜叉一般。拗性人大笑道。原來你這么麼物兒。慣會蔽惑人心呀。用兩指鉗出。尋條細繩兒。剛要細拴。那小人身形一晃。幾乎脫去。拗性人知是那門物兒。恰好他婆子月事方到。便採取穢物。一抹縛定。那小人呦呦有聲。似乎乞命。拗性人都不理會。便把來懸在牀頭。用馬尾擗繩兒。慢慢抽打。方纔天明。教中某教目。業已遣人來關說。願出百金。贖取此物。拗性人道。贖取不打緊。只須說明是怎麼檔子事。俺解解心下疑團。便得咧。來人無奈何說道。俺說給你。却不可轉爲張揚。行這法術的人。便有精氣。附在此物。所以能蔽惑人志。你今作踐此物。某教目如何安生呢。拗性人一笑。將小人交付來人。

夫婦倆玩弄銀兩。方在歡笑。拗性人忽悟道不好。咱既得錢兩。又探知他詭術。某教目豈肯甘心。夜間定來弄玄虛哩。於是忙碌碌準備一切。當晚室中安置停當。拗性人携了水鎗。伏在大門外大樹之後。三鼓時分。先唵唵的吹起一陣狂風。不多時。一個猙獰大漢。搥這明晃晃大斫刀。拔步走來。拍的聲。踹開大門。躡身而入。便聽得噗喳。連聲響亮。這時拗性人兩手擎鎗。目不轉睛。說時遲。那時快。長影一晃。大漢蹶出。拗性人一聲喊。咕咕一鎗。大漢便倒。趕去細望。却是個紙人兒。業已被穢水噴得一榻糊塗。於是喚出婆子。掌燈火先看室內。榻上兩具草人。都已兩段了。你說這事兒。多麼稀奇。衆人這陣胡噪。竟將梁方聽呆。只覺心頭十分難過。不由暗歎道。俺便捨掉老命。還須諫諍主人。偷主母繼了仙娘的位子。那還了得。一路沉思。蹶進宅。通不見衆僕影兒。知紅英等尙在未回。剛走到大廳後。只聽得梆升住室中一陣

笑語。梁方側耳半晌。不由氣呆。正是。

憑誰隻手挽狂瀾

難將獨木支摧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鬧教壇紅英繼位。坐酒樓馬勝逢豪。

且說梁方一傾耳。却聽得一僕婦笑道。你這猴兒。便不知香臭。俺知你近來擠不上攤兒。好意給你解解悶。你倒儘管歪廝纏。不放人去。停會子。那主兒就許回來哩。（指紅英）柳升笑道。你放一百個心。如今那主兒。不久便是簇新新的白蓮教主咧。教中許多事。好不忙碌。他一定沒暇回來。你不見馬勝等一班人。近些日。也沒來麼。咱兩個。便連夜睡他娘的。都不打緊。咱主人已痰中掛血。成了癆病鬼咧。那有精神。管人閒賬。他們外邊都嚼念道。陳二官人。怎會不生癆病。左右服事的小老媽兒。一個個都似狐狸精。每人物兒。

裏潤一下子。就須費掉一大盞哩。僕婦唾道。放他娘的烏圖屁。（俗謂不冷不熱曰烏圖。）掬口拔舌的。叫他嘴上長大疔。他沒給人牀底下去打夜更。曉得甚麼。咱主母變着法兒。撮弄主人。那管日裏夜裏。一高興便脫得光溜溜。聳弄一陣。俺要會畫幾百幅春圖兒。也描成咧。俺們雖有時湊個趣兒。算甚麼呢。可笑主人拚命價効力討趣。俺看主母。却還不是真情興。柳升笑道。喲。你不說。俺也猜着咧。他那副真情興。定發洩在馬勝身上哩。梁方猛聞此語。不亞如高樓失脚。正在眼前發黑。那僕婦却笑道。你雖曉得。却不如俺覘得仔細。馬勝那物兒。真個不像人生的。咱主母喜歡他。就在這點子。再就是柳方中。雖不如馬勝。他却肯弄下賤營生。他那根狗舌頭。生得也長。呵。喲。喲。怪羞人的。不說罷。柳升道。噫。你快翹翹腿子。你看俺也來得。僕婦道。呸。你留着向主母跟前獻勤兒去罷。你和羅仁。這當兒都成了看樣兒的貨咧。除非

俺還可憐可憐你。柳升笑道：這也未見得。咱主母就是風一陣雨一陣的脾氣。頑膩煩了馬勝。還許用俺們哩。僕婦笑道：你別自家俊樣咧。你想咱主母當了教主。還拘拘在家下麼。山南的海北的。甚麼樣的。可意人沒有哇。休說你們小蛋蛋子。便是馬勝也未見常常得意哩。（映逗田祿之來。）梁方兩番聞瑣語。褻語。是虛敍仙娘傳位。並虛寫紅英淫縱。陳敬病深。卽爲致死梁方之由。其中純是筋節脈絡。無一泛筆。說着動作有聲。漸漸入妙。梁方這時心頭。便如開了一片油鹽雜料店。酸甜苦辣。一概俱全。登時神識迷惘。本要蜇回內院。反順着脚子。由角門岔向演武院。恰好國安也聞得紅英將爲教主的信。想到演武院。就吳興禮等覘覘動靜。一見梁方神色。不由大驚。趕忙趨進扶掖道：您如何却在這裏。梁方兩眼直夠夠。忽然掀髯笑道：好好主人你。（句）說着身形一轉。楞怔怔竟像個不倒翁。國安驚極。忙要扶轉。

那知梁方單臂一揮。十分有力。竟仰天大笑道。好好說着步履如飛。出得院中角門。直奔後衙。國安忙趕去。恰好小二。由家門一步趑出。梁方一個踉跟。虧得小二伶俐。一把攙住。國安喘吁吁趕近。只是揮手。於是夫婦扶入梁方。安置在榻。彼此摸頭不着。方商量着去請醫生。只見梁方儘力子一吁氣。哇的聲。吐出一口稠痰。直聲喊道好。(句)好馬勝你你。(句)你這厮夫婦一聽。各吃一驚。方彼此一眙眼。梁方已張目醒轉。四下一望。詫異道。俺幾時轉來的。於是國安一說。所以梁方沉吟良久。忽要竭力撐起。却是兩支瘦臂。索索亂抖。一些氣力也沒得。因歎向國安道。自你媽沒後。咱一向許多時。竟瞞在鼓裏。不想咱主人竟鬧出許多事體。梁方呵梁方。要你這老奴何用。說罷。反手自搥。十分恨恨。國安含淚勸慰。於是梁方命小二且退。(細)便將方纔兩處所聞。大略一說。馬勝那段事。本在國安肚內。倒不爲奇。當時只頓

足道。主母將爲教主一事。便是國安也纔聞得。並知仙娘現已隱避他處。刻下教務已由主母主持。如吳興禮一班人都派爲大教目。分向各處。只有柳方中馬勝。雖爲教目。却只在總教中辦理事務。咱主母正式就教主之位。便在本月十五後舉行哩。（國安所聞較詳。敘來歷落有致。）此事看來竟無法挽回咧。梁方聽罷。惟有捶胸長歎。精神一倦。反倒睡去。這一來。積憂裹滯。食登時發作。胸膈漲結得石板一般。一連三四日。僅啜杯水。却還請將陳敬來。苦諫一番。陳敬這當兒。已尪瘦得不成模樣。聽到梁方深切之語。也知點頭。因發恨道。俟俺病體稍爽。定當先遠吳興禮一班人。然後再設法擺脫教務便了。原來梁方不便揭穿紅英合馬勝一段事。只好籠統着說興禮等都非益友罷了。所以陳敬竟說興禮看起來。那廟裏都有屈死鬼哩。當時梁方就枕叩頭道。主人這便纔是更要緊的。是自家善保身體。萬一老奴一口氣

不來。九泉之下。也好去見老主人。吶（一語悽然）陳敬聽了。模糊答應。梁方心下稍寬。飲食略進。但是神氣日頹。睡夢中只管恨恨囁語。一連數日。國安夫婦通沒暇進陳宅去。那知此數日中。紅英在修真道院內。業已鬧得如火如荼。一時間教友四集。何止數萬人。滿街坊白晝白帶。沖沖撞撞。旃檀香烟。上沖霄漢。再加着許多看熱鬧的男女。真是人山人海。比尋常廟會。何止雜沓十倍。距道院半條街。便已擁擠不開。牽姑拉姨。携男抱女。竟有不遠百十里。大車小船。搭夥結伴。來觀盛舉的。都因教友們煽誇得十分希奇。不但說朱仙娘白日昇天。更誇說新教主陳二娘娘。簡直的是天女臨凡。神通廣大。不消說更且武功絕倫。遠勝仙娘。所以大家都趕來。開開眼睛。及至紅英繼教主之位這日。曉色甫分。襄陽城中。業已萬人空巷。都水也似向道院流來。這且慢表。且說小二。這日傍午時分。見梁方神氣。竟清醒醒大有轉機。（迴

光返照。因向國安道。這準是昨天吃某醫生的藥。對症咧。你在此伺候。俺趁空兒用原方打藥去。說着抿抿亂髮。一個欠伸。國安不由也欠伸道。暗寫夫婦連日事病。那藥坊老遠的哩。捱過修真道院。還須拐個半截灣子。還是俺去罷。小二道。你也未見快勝俺哩。說罷揣起藥方兒。匆匆便走。這裏國安看梁方清爽。暗暗歡喜。且說小二一路捱去。見街坊人擁異常。不由恍悟。今天便是紅英繼位之日。便一面暗歎。直奔藥坊。方捱至道院街口。業已萬衆如潮。順勢一擁。已近道院。只見藍白色綵樓門牌。高矗天半。門牌上不著一字。却用白紬結成朶大白蓮。由大門直接仙壇。用松柏枝搭起高棚。翠森森一望無際。千萬朶白紙蓮花。懸綴其上。微風一吹。如散香雪。棚下教友們。出出入入。興高彩烈。却也分男東女西。只是目招不禁。握手無罰。甚至於憑肩喁喁。恬不之怪。那女的大半是妖嬈少婦。一個個嘻嘻哈哈。扭頭折

項有的望望天色。有的望望仙壇。還有藏藏躲躲。牽了男教友。拉體已話的好笑。王立猷更會湊趣。竟派了官中人役。會同了城防兵丁。前來彈壓。原來在官人役兵丁等。大半入教。便沒有立猷之命。也定要到場的。小二擠在人背後。急切間。竟不得出。正這當兒。忽聞仙壇前鼓樂聲動。悽惋悠揚。衆人大喜道。教主登壇咧。一言方盡。萬足齊發。不知不覺。將小二簇到壇下。便見一隊女童。各執幢幡寶蓋。一隊男童。奏起細樂笙簫。列立壇階下。忽的燕尾似一分。其中光華一閃。現出一人。髻上道冠。身上雲衣。秉拂佩劍。真飄飄然有凌雲迴風之勢。只俊眼兒一瞬之間。場中萬衆。頃刻靜默。都光着眼兒。齊注壇下。小二伸頸望去。可不正是紅英。那一副潤臉俏龐兒。格外價光彩發越。這時壇上鼓樂齊鳴。異香馥郁。地毯上滿鋪紙蓮。壇座是把精刻蓮台式交椅。後列磨蓋。前案上。沒有印牌法儀等物。左有馬勝。右有柳方中。郁結束得。

優伶一般。一個是醜貌醜胎。一個是怪模怪樣。逡巡之間。紅英已翩然登壇。三個人這一廝趁。倒也相映成趣。於是紅英繞壇三匝。先頂禮白衣聖像。然後參禮四方。徐行就位。向壇下一望。款吐嬌聲道。今天朱教主。功行圓滿。避位修真。特命紅英。主持我教事務。聖經奧理。自須按壇會之期。演講傳佈。但紅英係一孱愚女子。此後教務。還望衆教友羣策羣力。咱形勢上雖有等級。至於真正精神。都係平等。說着。俊眼一瞟。嫣然道。與會的兄弟姊妹。都要聽真。此後凡我教衆。不限疆域。不分流品。千萬衆只如一人。生死禍福。惟當共之。（所以有魔力成九年之亂。）壇下衆人聽了。都相與肅然點頭。於是細樂又作。那金鑪內氤氳異香。越法潏然。却是小二聞得。但覺一種臊臭氣味。刻不可耐。煩憤間。正要擠出去。（老狐怪香。自惑不得小二正人。）只見紅英現現然一振法鈴。揭起聖經。宣示道。你看這千百言的聖經。教人爲善。今直

捷說來。總不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個字兒。（廓落套語。凡以教門惑人者。大抵襲用此術。但人不細察耳。又凡教門。必取形式莊嚴。非取美觀。蓋取聳人精神。於團結上極有力量。）方要接說下。忽聞壇下一陣喧嘩。便見一個老翁。舞起一條杖。旋風一般。（奇峯突起。）將衆人推得跌跌撞撞。厲聲大叫。飛步登壇。不容分說。掄起大杖。向柳馬兩人。劈頭便打。顛抖抖的大喝道。你這兩個賊獠。誘惑人滅門赤族。俺且爲陳氏報仇。柳方中頓兒一縮。閃向案後。馬勝不隄防。正中鼻頭。鮮血直注。兩人大叫道。梁方老兒。敢是顛癩咧。馬勝一伸手。要捉當兒。只見梁方拋杖於地。神色大變。直趨向紅英跟前。放聲大哭。那如泉熱淚。沾襟盡赤。頃刻間聲嘶力竭。搖搖欲仆。小二望得仔細。不由駭極。剛要不管好歹。闖上壇階。只見梁方轉身下壇。仰天大笑道。好了好了。突的不是老主人來也。聲盡處。闖來一人。却是國安。合小二四手齊

上。扶住梁方。衆人大驚之間。紅英已大怒道。你這老奴。好生無禮。俺一向寬容於你。你却故作顛態。還不與我快撮出去。候我處置。這時國安夫婦。驚急得惟有揮汗。那知梁方。更不待扶。一面舞蹈。竟牽連了國安等。捲將出去。這裏紅英。被梁方鬧得高興大減。當時便講段聖經。草草了事。至於那朱仙娘。被靈狐撮向何處。也就不須鑿四方眼兒咧。總言之。是朱一貫的惡報罷了。

(完仙娘) 且說梁方狂跑到家。還是狂舞大笑。須臾顏色漸變。向天空指了指。竟自氣絕。國安夫婦。擗踊大痛。一面遣人去報陳敬。一面料理棺殮。正亂着。陳敬踱了來。想起梁方一生忠赤。也便痛哭一場。一問暴卒之由。國安道。今天午後。俺爹本安穩穩的。忽聞鄰家小兒。亂吵着去看主母。就教主之位。他便蹶然躍起。勢如狂易哩。陳敬聽了。模糊糊只命從厚掩葬。國安等涕泣叩謝。轉眼個把月。一切都畢。夫婦便進宅。見過紅英。紅英情意十分冷落。

只問得一聲。便自丟開。過得月餘。忽命國安就各木廠分行中。從事稽察。國安有甚不曉得。便向小二歎道。今主母行爲。已非口舌能爭。俺赴差後。可以照顧主人的。只有你了。刻下主人。已成孤立之勢。這便怎好呢。小二道。近來主母雖主教務。却也自料理家事。頭些日。忽接到田舅爺的信。說他家度日艱難。要投向這裏來。主母合主人提起。還客氣得狠。由此看來。主母心目中。還有主人家哩。(映逗田祿將至)國安道。如至親賢明。能以譬勸主母。未嘗不好。只是田舅爺。怕不成功。小二道。你且寬心。你去後。俺在主人跟前。多加留意便了。不題國安離却襄陽。巡察分廠。且說紅英。自主教務。越法的推廣起來。所設各路教目。都是挑選得諳習武功的。又定出規法。時時練習。因此各處豪猾。以及亡命大盜。但犯事案。便投教中。久而久之。頗有犯法行爲。無奈官吏冗闌。不欲多事。並且各衙署公人等。半係教友。迭相隱庇。曲爲包

縱因此教中人間有犯事的。也便糊塗了賬。於是紅英大高其興。便漸漸暗用軍法。部勒教衆。原來紅英。雖擅武功。性致飛揚。就了教主之位。起先不過是逞性好奇。但圖淫縱。本沒起甚麼大念頭。不想殺劫富開。無端的出了個柳方中。這小子。一肚皮狠有些雜耍兒。他本有兩卷書。談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這時便又雜糅些韜略書意。亂糟糟著成一書。取名叫江漢戎機。紅英一看。頗覺好頑得緊。方中大喜。便登時以智多星自命起來。合紅英日夜深談。不是望氣占星。便是行軍對壘。不怕兩人幹弄到快活頭上。方中也要東拉西拉的引談幾句江漢戎機。（此等書。只宜此時用一笑。）並且腆這臉子。造出幾句讖文道。

白山頽。黑水竭。日出東方。大耳興業。月以陰靈替陽德。江漢之間光赫赫。亭亭白蓮出幾葉。（奇古朴茂。乃似漢魏歌謠。）

這讖文。隱切陳姓女人當興。清運當絕。真也虧他胡謔出來。他老着臉子。日向紅英胡說八道。指天畫地。你想紅英。既擅武功。又會仙娘的邪法。怎禁方中這般撥撩。不消說心頭躍躍。另起一番思想。從此合方中越法契合。便將這江漢戎機。視爲至寶。技擊之暇。便合方中。研論此書。久而久之。便覺興兵打仗。沒甚難處。正在興高千丈的當兒。恰好四川王三槐。陝西高天德。都先遣人。通意致賀。研詢教務。紅英越法自喜。當卽遣人分頭報禮。那冷田祿。在金溪村。聞得紅英爲新教主時。便是國安離離襄陽的當兒。（一筆扭轉田祿筆勢勁甚。）如今且說馬勝那小子。無端色運亨通。憑一件超人物兒。得着個嬌滴滴的紅英。雖有方中等人。都奪不得他的風頭。刻下當着簇新的大教日。好不有興。這日午後。合紅英調笑一回。信步蹀到城外河邊。徘徊一回。只見臨河一帶酒肆。一處處酒帘招颺。甚是有趣。那竹樹茂密處。還

泊攏着小船兒。上面鷄犬婦孺。無所不有。大概都是浮家泛宅的。戶們船中婦女。都光頭淨臉的。聚集船頭。或補綴衣服。或整理纜楫。也有哄逗小兒的。也有頑皮笑語的。順着水音兒。嬌嫩嫩嗓音兒。十分清脆。古語說得好。野花偏艷日。馬勝一見。登時脚子懶走咧。抬頭一望。恰好岸上有片酒肆。軒牕四啓。正臨衆船。於是信步趲入。酒保一望。早狗顛似迎上來。笑道。馬爺。今天高興呀。如今河魚正肥。新酒亦熟。您老一向爲甚不來消個遣兒呢。說着用肩上搭巾。給馬勝擲淨衣塵。引入軒。揀一處臨牕坐位。馬勝憑欄下望。烟波如畫。搭着衆船婆。嘻天哈地。真似一幅漁家樂的畫圖。馬勝一面眼張失落。一面隨口道。你這裏生意還好哇。酒保却忙碌碌揩擡抹檣。胡吵道。你老若待客。咱這裏有滿漢全席。若自家消遣。咱有隨意小吃。酒呢。女貞陳紹。洋河高粱。汾州醞。滄州釀。您老喜歡吃那樣。隨意分咐。再不然。鬧壺鴨頭綠。更是

本地風光。馬勝直着眼子道。你這酒肆。在這片好所在。必然生意旺的。這一來。驢唇不對馬嘴。（描寫兩人各意有所注入妙。）酒保机伶。便笑道。您看俺這裏生意不錯。就因這點子。說着向衆船婦一弩嘴道。如今寫意的私窠子。又大半在水面上營生理。於是哈着腰兒。湊近馬勝。悄指道。您看那細身量的。叫白條魚。那個迷縫俊眼。高顴骨的。叫小香瓜。那個丟秀身量的。叫玉墜兒。那個細皮白肉。團臉兒。又胖又嫩。一笑兩酒窩。好雙小脚的。叫搭搭痒。您老看那個好哇。說着一縮頰兒。向下面儘力一咳嗽。這一聲不打緊。頃刻十來張俏臉兒。一齊仰望。那酒保趕忙縮向馬勝背後。馬勝但見衆船婆。扭頭折項。互相笑詫。你掐我打的亂笑道。準又是禿四子（指酒保）說挨千刀的。作怪哩。昨天旁晚。咱大家船上。掃收了一大堆瓜子龍眼長生菓兒。把大家誑的都慌蝴蝶似的。可笑東船上施媽媽。竟沉臉着子。叫咱們劃開船。

去。惟恐大家趁了他妮子的生意。末後軒子上。夜猫子似的一笑。鑽出個腦袋。却是禿四子天殺的。丟物件誑人哩。一船婦笑道。那東西。真個恨煞人。依或看。咱背地裏罵他一場。一言方盡。酒保笑着閃出道。僂。諸位大嫂子。要背地罵皇帝。真透着嘴損咧。那船婦冷不防。嚇得一哆嗦。恰好他廠着懷。露着白肚皮。正乳孩兒。精兒一射。噲得那孩兒。只管怪哭。於是衆船婦。笑成一片。許多俏眼光。也便飛向馬勝。馬勝望得有趣。便胡亂點了酒菜。趁酒保盪去。當兒。坐下來。方一回頭。一。方字便寫出馬勝。意注軒下。一總兒。目未旁瞬也。妙妙。只見軒隅座位上。一個客人。車穿藍緞。暗龍長袍。足蹬綠皮剗雲。抓地虎薄底快靴。一頂范陽毡笠。合一件黃紬包裹。置在旁几。半段綠色鯨魚皮劍鞘兒。從笠下露出。那客人兩臂憑案。正在伏首假寐。漆光似一頭黑髮。狠是漂亮。馬勝看了看。也沒在意。因這當兒。襄陽遊俠甚多。都因歆慕紅。

英的大名。要在白教中混混。正這當兒。酒保端上酒菜。馬勝隨口道。這個客人。也像個武行朋友哩。酒保道。可不是麼。他一到這裏。便探聽陳教主。聽得俺說教中興旺。他越聽越歡喜。只管大杯價吃起酒來。所以竟疲倦咧。說着低笑道。馬爺你留神。少時他醒來。你瞧瞧。人家那臉子。纔稱得起話話叫哩。正說着。只聽他軒中一陣笑語。馬勝望去。不由大悅。正是。

遊俠相逢多意氣

酒樓縱飲少年場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赤手紛紛一場廝打
紅腮喁喁兩地相思

且說馬勝一望軒中。却是一班少年教友。一個個花拳繡腿。打扮得黃天霸朱光祖一般。各携着應用刀劍。看光景是從鍊習場中。整來。當時彼此抱拳招呼過。亂紛紛各自落座。將個酒保。忙得兩處亂跑。一面喊道。夥計。別只管

慢騰騰的邁四方步咧。賣點力氣也對的住一天三頓老米飯吓。於是別的酒保笑道。老禿哇。我看你今天還有工夫合小娘兒們打哈哈兒沒有一面說。一面奔走。喊端酒菜。馬勝這裏方飲了一杯酒。只聽衆船婦一陣喧笑。馬勝一看。却是個老太婆。黑醜肥胖。一張西字臉。橫絲兒肉。一走一哆嗦。勒起兩支黑臂。倒持掃帚。只管向個十三四歲的妮子趕打。一面亂罵道。你這妮子。便敢動手攪脚。老娘搭殷勤。賠酒飯。給你攬下客人。便是禿禿癩癩。都得算數兒。人家任老板。不過身體笨大點。難道便壓煞你。若都要嚴實合縫。班班配配。老娘如有那手段。還向猪行裏管打眷去哩。（俗謂配猪也）那小女聽了。偏合他搖頭晃惱。歪着個小髻兒。靠近船舷。一面作丑臉。一面唾道。你老人家。甚麼都喜大的哩。（絕倒）衆婦拍手道。嘻嘻。施奶奶說嘴括面的一輩子。如今却讓你女兒一句話。給洩了底咧。老太婆又羞又憤。邁開

鮪魚脚。咕咚咕咚趕去。不想舷旁恰有一個船婦。淘漉苦菜。拋置了許多爛葉。還未收拾。老太婆冷不防。咕咕一腳。颺的聲。仰面栽倒。百忙裏肥軀一滾。衆婦驚笑道。可不是頑的。衆手齊上之間。老太婆上半段身。業已倒垂向河。虧得兩船婦手快。每人捉住他一支腿子。向上便揪。逡巡之間。老太婆一根糟舊腰帶。被船舷磨拉解脫。原來胖人腰帶。都是虛鬆鬆的。當時兩船婦。只顧了生拖活拽。馬勝眼光一瞬之間。衆婦已哈哈大笑起。只見老太婆一條褲脫到腿腕。兩船婦通不理會。仍然生拖活拽。老太婆大喊道。褲兒掉咧。甚麼意思呢。兩船婦逡巡之間。早招得岸上人大笑。這時那軒中衆少年。也便大笑。中有一人道。喂。老馬呀。你怎的不助一把子力呢。也是功德。衆人聽了。登時鬨堂。就這聲裏。那客人猛然驚醒。一見馬勝醜臉子。直着兩支眼。瞋着他。本就有氣。恰好酒保。端了一碗熱湯菜。給馬勝送來。呷了黃板臭牙。啾啾的道。

好熱傢伙。走到客人案前。順勢兒暫置在案。意思是換換冷手。那客人一瞟馬勝。因怒向酒保道。你這廝好沒道理。怎的單弄些驢毬馬蛋來聒噪俺。說着。碰一拳。砸向案上。偏巧那張案。陳朽不堪。有一根浮嵌的木板。一頭兒正壓在湯碗底下。這一拳下去。正砸在木板這頭。登時板掀碗碎。熱湯汁濺起多高。酒保剛叫得一聲呵呀。馬勝大怒道。你這廝如何罵人。那客人咕起眼睛。更不答話。五指一攢。向酒保便是一掌。更罵道。俺教你襄陽人們。慣會欺生。這時那軒中衆少年。業已探頭怔望。便見馬勝火雜雜奔將去。那客人大喝。道。你待怎麼。身兒未起之間。馬勝一拳已到。客人喝道。來得好。雙手一揚。隔過拳。順勢兒帶住手腕。用一個開牕推月式。只一搥。馬勝趁奔勢。脚下虛飄。登時倒退兩步。往後便倒。那客人脚下略動。颼一聲趕到跟前。馬勝怒甚。也便魚躍而起。雙拳一分。登時打入。兩人這一交手。衆少年都睜大眼睛亂

噪道。哈哈。你別看這支野鳥。手法兒。委實靈妙。噫。咱馬大哥怎麼咧。難道今天喝多了麼。如何這等悶昏昏稀鬆的。又一人嘔嘴道。怪的狠。你看這野鳥。手法家數兒。竟有些像咱教主一般輕捷哩。人家這拳脚。打出來。好不有斤兩。正說着。只聽乒乓兩記。一人驚道。老馬挨了嘴吧咧。一言未盡。又是碰碰兩響。又一人搓手道。老馬真成了笨蛋咧。這個鴛鴦拐子脚。如何不用翻水車步法兒。破他的。却擻起大屁股。白挨兩記。又人大叫道。壞咧。壞咧。衆少年齊噪道。咱別雲端裏看廝殺咧。快些動手。說着。唵唵。都甩大衣。紛絃之間。馬勝已大叫跌倒。衆少年都是茅包性兒。這一亂案。倒器碎。酒饌淋漓。先鬧得唏溜嘩。酒保趁勢爬出來。裂了大嘴。只管叫媽。便有機靈夥計道。咱店中客人。惹了教中人。不是頑的。你還不快去稟知教主。好歹先脫卸咱的干係。酒保聽了。愣怔怔如飛而去。這裏衆少年。早颼颼奔赴客人。一聲喊。

大家齊上。那客人哈哈大笑。更不慌忙。先使個四面鋒。虛攔衆人。頃刻放開門戶。一場好打。但見。

紛紜拳脚。往往來來。叱咤風雲。吆吆喝喝。這壁廂排牆人衆。大喊包圍。那壁廂負隅勢成。悍然不懼。狠攻巧取。攢鬧處儼如小鬼倒金剛。移步換形。流走時又似衆星捧明月。這一邊亂雲鋪海。風雨雷電一齊來。那一邊獨掌朝岡。叱咤指揮偏如意。翻翻滾滾。風魚躍浪。苦難摸。跌跌爬爬。山猿擺陣。總胡鬧。正不是一番死纏擾。怎能引到活妖嬈。

兩下裏這一場廝打。直鬧得山搖地動。早驚動許多人。圍擠來看。少時那客人打得性起。一個箭步。躡到廣院中。衆少年大呼道。打打打。今天咱教中槩了尖兒。還用創字號麼。說着一擁趕出。先有兩個長大少年。業已鼻青臉腫。却乘憤氣。擺拳而進。那客人格拒之間。又有三四人。從背後攻上去。那客人

捷疾身兒。便如風車兒旋轉。正這當兒。又有三四人。從左右插臄膊便上。那客人使出手法。並不十分死打。却單睨空兒。引逗衆人。或彼此撞個仰巴叉。或前擁後擠。鬧個頂屁股。或左邊的一回肘。搗了右邊。或中間的想翻身。後邊餞任。便似亂蛆一般。堪堪打成死疙疸。那客人大喝道。俺到這裏。還有許多正事。好沒來由。却在此誑孩子。你等去便去。不去。俺便馬勝大喝道。你便怎樣。說着揚拳闖上。那客人喝道。俺且安置下你。說罷輕輕一指。戳到馬勝臂灣。衆少年還吵道。老馬打呀。別儘管耍虛招。擺架式咧。一看馬勝業已塑在那裏。紋絲不動。單臂高擎。倒好像霸王舉鼎。衆少年本都是怯條兒。簡直的沒見過這點穴法。於是登時亂噪道。這野鳥還有個鬼吹燈哩。你遇着俺教友們。真是魯班門前掉大斧哩。說着兩少年左右齊上。但見那客一聳身。用一個大鵬展翅勢。雙手一分。兩少年哼了一聲。也乖乖的塑在那裏。這一

來合馬勝。又鬧了個三分鼎足。於是其餘少年大驚。唵喇聲向後一退。衆觀者喧動之間。便聞店門外有人大喊道。閃路閃路。倘然跑掉這野鳥。你們担的起麼。那客卓立當場。大笑道。你們儘管都來打。俺一脚若不踢翻襄陽城。不算手段。語聲方絕。只見店門前衆人一閃。便聽得有人嬌滴滴笑喚道。呵呵。你端的想壞。(句)呵呵。俺的表弟。你幾時到得這裏。(開口便得神)那客人乍見之下。登時也喜跳的丈把高。一言不發。急趨而進。若不因大廷廣衆之下。合來人一定要抱腰親吻。纔是意思哩。呵呀呀。這兩個魔頭。忽又合併。簡直說白蓮骨朵兒。就要放瓣咧。你道這兩人是那個。那位道。喂。作者老先生。別羅索咧。俺們肚裏的冷田祿。田紅英。早就頂到嗓子眼例。還用您來表白麼。既如此。作者便恭敬不如從命。少說閒話。這種年頭兒。是沒虧的。(哈哈。您看他。還是少說閒話哩)當時紅英田祿兩個人湊到一處。喜

孜孜你看我。我望你。百忙中還沒抓住話岔兒。只見衆人一閃。柳方中含笑擠進。不容分說。向田祿便是一揖。大笑道。怪道俺昨夜見將星聚在荆襄分野。果然冷兒便到。咱們教務當興。真非偶然哩。說到這裏。作者料諸公又要起疑難道。柳方中真個能未卜先知麼。話不是這等講。大凡奸黠人。都有一份鬼机伶。你想柳方中。合紅英耳鬢撕磨。兩人款洽之間。便是紅英一顰一笑。他都留意的。這冷田祿。本是紅英心坎上的人。不消說談話之間。時時提起田祿。怎生好本領。既愛念之至。自然說話時。不知不覺。神情流露。方中是何等樣人。豈有不瞧科的道理。於是只當閒談。早將田祿的長相兒。套問明白。所以。所以他這時一見田祿。又聞紅英親熱熱呼喚表弟。他豈有不知之理。好方中真個狡猾。便登時知這根立柱。須得抱牢。（反振下文。馬冷不睦。）你看他開場板。就給田祿個甜棗兒嘗嘗。當時田祿。猛見他怪樣兒。不由要

笑還揖之間。紅英一雙俊眼。只注定田祿。却笑道。方纔他們風風火火報給俺。說是過路客人。將咱教友們都打咧。不想却是冷表弟。這就無怪乎咧。表弟你怎高興到這裏呢。說着一張小口。只管合不攏來。又道。咱們別後。俺只接。(句)忽又一揮纖手道。走走。此間非說話之所。又眼睛一轉。笑道。表弟你也成了傻子咧。老姊在襄陽。好歹還有個名頭。難道你摸不着門兒。(那知是門都摸到矣。一笑)却儂瑣在這裏。(寫紅英拉雜說來。便無倫次。喜極神情如畫。化工筆也)說着便喝僕人道。你們怎還木巴棍子似的站着。還不將冷爺行裝等拿起。並將你的馬。給冷爺牽來。於是就要合田祿厮趁邁步。只見柳方中道。呵呀。冷兄慢去。如今還有三尊跔像。等您開開眼光哩。紅英猛悟。一扭頸。(至此方一扭頸。妙妙)瞧見馬勝等。不由大笑。便捫去每人一指。登時點轉。三人各長呼一口氣。頃刻抱頭蹲地。原來這暈穴。乍點

醒轉來。總須待一霎兒。方能清醒如常哩。當時紅英命其餘教友們。照看馬勝等。便合冷柳兩人。厮趁而出。酒肆門外僕人等。業已攏定三騎馬。方中這小子。真會鑽人心縫。使不肯夾在裏面去打擾。於是一面上馬。一面向田祿道。沒別的。俺暫失陪。說罷撥馬向道院而去。這裏紅英喜孜孜合田祿上馬。並轡直奔陳宅。這且慢表。只苦了酒肆主人。被大家摔砸得一榻糊塗。連大氣兒都不敢出。那秃四子（酒保）還指望這場損失。着落在教友合馬勝身上。便蝎蝎螫螫了去。想要張口。只見馬勝業已清醒如常。那臉上氣色也。不知是怪是氣。乾咕着兩支怪眼。便如瘟神爺一般。其餘教友。却亂噪道。馬兄算了吧。人家根子硬。合教主總是一刀割不斷的親戚。您等消消氣。且偃個熱灶兒。倒是正經。（反振下文）人家這會子。想已拉起家常科兒（俗謂敘談曰拉科）咧。馬勝聽了。蹀蹀脚。揚長便走。不由自主語道。原來這就是

那箇冷田祿。哇。俺耳朵內倒爛熟得緊。於是合教友一闕而出。望得禿四子。只有乾瞪眼。這且不提。且說紅英。夢想不到。忽獲這等活寶。當時兩人入宅之後。直在內室落坐。婢僕等。都來叩見舅爺。兩人各談別後情形。好不歡喜。紅英見田祿越法英俊。便笑吟吟親給田祿斟了一杯茶。俏生生盪進他。吩咐侍婢道。你等且向外廂伺候。俟呼喚再來。侍婢等應聲而出。這裏紅英便趁勢坐近田祿。不知不覺。那兜羅棉似的玉手。早握住田祿手兒。搓了兩搓。便道。咱們別後。俺只接到你一封信。報說俺舅去世。以後通沒問音。恨的人甚麼似的。說着咬咬唇兒。微笑道。不想你因那林刀魚浪娼根。倒跟了楊遇春。合苗子們打回交道。該該。那浪娼根。早該殺。不然咱兩人。一勾。說着俊眼兒。注定田祿。半晌不語。却笑道。你到處都吃浪貨的虧。既從回軍營。又因個甚麼烏蘇拉。擠到你這裏來。不然。俺盼星星。盼月亮。也盼不了你來呢。但

是俺睡裏夢裏。茶裏飯裏。那一刻不將你在心坎上轉幾遭兒呀。說罷雙蛾微蹙。不勝怨抑。田祿聽了。不由結實實把握他手兒。一面沒口子道歉道。這一個俺敢起誓的。俺自宰掉林刀魚。本想直奔這裏。紅英笑唾道。吓。一字傳神。你爲甚不來呢。又沒人絆住你腿。田祿笑道。誰教你家豪業大。氣像闊綽呢。俺想要是平平的來個窮親戚。未免給阿姊丟臉。滿想從軍營裏混個體面再來。不想雖弄得個小小前程。却又出了岔子。如今却好咧。阿姊便用大棍來攆。俺都不去咧。紅英一撇嘴兒道。你倒譎的。四稜兒線。怪好聽的。田祿拍膝道。阿姊不信。還有個老大證見哩。便是俺出本村頭時。在阿姊到村時光所坐的那塊大石上。直呆坐出神了好半晌。差一絲毫。沒奔向這裏。這都瞞不過石大哥呀。（指石頭。）米南宮呼石爲兄。雅人深致。田祿呼石爲兄。浪子情急。寫來好笑。）紅英笑道。你別胡扯咧。俺且問你正經話。真個那

楊遇春便十分了得麼。可惜俺舅舅家。沒住多日。就在鄰村。竟不曾見着此人。（有意無意的話。都是書中脈絡。）兩人正款款情話。只聽侍婢隔簾稟道。如今馬勝馬爺。現在客室。要見教主。紅英聽了。登時慌蝴蝶似的。離開田祿。便喝道。甚麼要緊事。快叫他趕赴道院。幫柳方中辦事去罷。今天四川王爺。（三槐）又有書來。還須寫回書哩。（略逗下文倡亂。）侍婢唯唯自去。這裏田祿也便將在高天德處所聞所見一說。紅英笑道。且叫他們鳥亂去。咱這當兒。且不管他。於是田祿又詢問紅英教中諸事。不由大喜道。原來阿姊。既佔這般地位。又學會仙娘許多法術。真個可賀的狠。沒別的。阿姊須教給俺哩。紅英搖着頭兒。笑道。憑良心說。你說這話。可不口訕。俺便這等輕易教給你。你不記得你教給俺小小點穴法。便將人擺佈到家麼。說着。星眸微餇。似笑非笑。（得神）田祿笑道。這不打緊。你也只管儘力子擺佈我。便

了。紅英一聽，不由笑得前仰後合，情不自禁，便過去攬定田祿頸兒，附耳低低密語，喜得田祿眼睛都直，微笑道：「原來阿姊又學會仙娘內媚之法，真個叫人快活煞咧！快些到夜裏咱試（句）。」紅英忙推他道：「悄沒聲的，正這當兒，但聞一陣嘖嘖嘴兒響。」紅英笑道：「你且安靜。」田祿忽的拍掌道：「該死該死，你看我可像個人，簡直的發昏咧！」紅英怔道：「甚麼事呀？」田祿道：「俺姊丈呢？」紅英唾道：「俺當是甚麼事哩！你倒大驚小怪的嚇人一跳！如今他病病歪歪，現在跨院養病，一切家事都靠俺哩！咱且用過中飯，到跨院罷。」田祿不肯，紅英只得喚侍婢，先到跨院知會，兩人便慢慢跼起，同赴跨院。田祿方趲進角門前，只見一個少婦，手持一封信件，從跨院內匆匆而出，步履間甚爲矯健，面容兒黃瘦，頗有悶損之色。一見田祿，不由愣怔怔跼住。紅英便道：「小二，又想伺候你主人來咧，因指着田祿道：『這便是俺常說的那位田舅爺，快來叩』」

見過小二聽了。越法愣怔怔向田祿端相半晌。然後拜見過。却向紅英道。這是國安來的稟函。他想抽空兒暫回。望望主人病勢。方纔主人看過。叫俺問主母去。說着遞上信件。紅英草草一閱。隨手擲給他道。你給他去封信。但說主人病勢不打緊。叫他不必來吧。說罷合田祿拔步入院。這裏小二歎息自去。回到家中。只得依命寫信。恐國安知得田祿到來。定不高興。便暫不提這一層。慢表。且說田祿剛入跨院。便聞得藥香撲鼻。一看正室門簾。幙深垂。悄然無聲。只有個老僕婦。坐在廊下櫈兒上。啣着根旱烟袋。前仰後合的打磕睡。紅英喚道。喂。老汪呵。看戳了牙。穿了嗓子。都不是頑的。還不撩下那挺杖。快去泡茶。你主僕倆倒對勁兒。都是待死不活的。老汪猛驚得一哆嗦。口兒一張。烟袋落地。抹抹老眼。跳起來便掀門簾。瞧着田祿笑道。這位大少爺是那兒來的呀。倒俊樣的緊。紅英也不理他。領田祿慢步而入。只見陳敬正撓

着頭兒。在榻上斜倚隱囊。榻几上藥盞兒還在未收。壁上藥方兒貼得一搭一塊。那面上顏色。青中帶白。死氣無華。瘦得一張臉。猴兒一般。只顯得一雙大眼睛。眶兒多深。正望着壁上掛鐘。呆呆發怔。忽見紅英背後田祿。不由驚異中。呿牙一笑。趕忙站起。那知虛透的人。脚下發飄。趔趄之間。幾乎栽倒。田祿忙去扶住道。不想相別未久。姊丈竟一病至此。陳敬強笑道。俺也是想不到。只管病魔纏身。老弟幾時來的呀。一言未盡。只聽室外老汪嚷道。哎呀。可要了俺的命咧。正是。

蠢婦一言成主識

襄陽寡婦起名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假惺惺田祿探病

真憤憤國安偵奸

且說紅英忙向牕外一望。却是老汪。一脚踏折那旱烟袋。因笑喝道。那浪棍

子。倒是你的命根子。（烏知卿亦視浪棍子爲命根乎。特棍製不同耳。一笑。）還不快泡茶去。於是合田祿對廝面坐在榻前椅兒上。田祿道。俺方纔到貴府。因將別後許多事。並合馬勝廝打等事。一說。陳敬合着眼。連連點頭。便道。冷老弟來得正好。您看俺這病腔兒。早晚倘有個好歹。賸你表姊個寡婦人家。正須老弟著實照應哩。（不勞分咐。早已照應咧。）說者竟十分悽惶。紅英鼻孔裏一笑。道。久別相逢。且不敘談。却沒來由說喪氣話。田祿道。說憂是喜。姊丈這等年歲。又虎也似的身體。那裏便有意外事咧。只好好將養。自然痊癒。陳敬點頭。也便將入教等事。談得幾句。那知氣虛的人。說話都費勁。沒一盞茶時。業已喘嗽不已。於是田祿道。姊丈且養神。俺外面坐吧。陳敬久坐。真也有點撐不住。因向紅英道。老舅不比外人。你姊弟且自叙談吧。紅英聽了。正中下懷。便道。如今該開中飯咧。在這裏。大家吃過。再去吧。陳敬皺眉。

道。這會子。胸口實坯坯的。誰想用飯。紅英笑道。如此俺們用飯去。且叫老汪給你煨好蓮子粥吧。陳敬聽了。也沒答腔。於是紅英向田祿微微含笑。方要雙雙（字法）趲出。陳敬忽道。那會子小二拿了國安稟函來。你見來麼。紅英道。巧的狠。俺方到院門外。恰遇小二。已見過來稟咧。陳敬道。那麼叫國安暫回來也使得。不知怎的。這些日俺只是掛記他。這新來的小蛋蛋子。如柳升等。終是不著吊。（卽不妥當之意）紅英慢應道。停兩天再說罷。他外邊事若不忙。便喚他瞧空兒來一踣。一面說着。同田祿厮趁而出。方下階兒。只見老汪匆匆的端定茶盤。由院門間嘮叨而來。道。這看茶爐的王八小厮。越等着泡茶。他越鬆打鬆赤的拉風匣。却比說馬爺。那會子趲去。氣得雷禿子一般。紅英喝道。你這老婆子。那裏有這些閒話。老汪道。甯。難道這位大少爺不喫杯茶。便去麼。紅英笑道。甚麼大少爺。這便是冷鼻爺呀。說着合田祿鬪

然出院。這裏老汪却呆立良久。自語道。這位冷爺。若合馬爺站在一搭兒。真個賽如岑彭馬武咧。(微逗下文冷馬爭寵)於是自去服事陳敬慢表。且說紅英。合田祿來到正院內室。便登時咄嗟筵開。相對談讌。三杯入肚。彼此間眉目含情。這時紅英貼身的幾名侍婢。素日與紅英都是一氣。其中有兩人。一名香雪。一名絳雲。都生得有八九分姿色。自服事紅英以來。也學會掄刀舞劍。每逢紅英款段出遊。或登壇開會。兩人都紮括得紅線女似的。緊緊跟隨。便是紅英恣意淫樂。也都不避他們。當時香絳兩人。見紅英眼兒有些餒餒的。便含笑向餘婢一弩嘴。次第避出。但是這羣頑皮妮子。如何肯不瞧回隔壁戲。於是一個個含笑眉語。各作手勢。有的低唾一口。有的互相拉挽。頃刻之間。千形百態。紛然並作。無奈地勢無多。只好悄悄的儘力子互相排擠。於是大家忍笑。不一時。牕隙簾縫間。業已綠雲擾擾。金蓮交錯。都伏貼貼。

向內悄覘。默然無聲。却是一會兒工夫。大家眉梢眼角間。早已春痕隱約。或悄悄唾一口。或咽的聲嚙口唾。有時大家眼光相值。便彼此一笑。或前面的被後面的擁擠。不暇回顧。只將屁股聳禦。後面的欲覘不得。便狠狠的一挺腰。將人家臀兒乾撞一下。又顧而之他。霎時間。牕簾間鶯穿燕掠。窸窸窣窣。這當兒。室中一種微妙聲。早又引得大家如雪獅兒向火一般。各據地位。紋絲不動。惟有腰肢兒時或扭擺。並小腳兒躑躅而已。（暗寫春色刻甚。）直待至室內紅英軟軟的嬌喚道。那個在外面打盆臉水來呀。大家聽了。方豁然清醒。於是應聲而入。只見紅英斜靠在座兒上。滿臉生春。鬢絲微亂。一手拈巾去拭櫻唇。一支耳環。却落在座兒邊。（想見狂態。）那田祿却面向裏歪臥在榻。彷彿醉倒一般。大家一見。都相視會意。便一面撤去飲饌。一面由香雪端上臉水。紅英只略爲淨手。却笑道。你看冷舅爺。真是行路辛苦。吃得

兩杯酒便醉困咧。香雪抿嘴兒笑道。正是哩。這樁事腰上腿上。都須使勁兒。可知辛苦哩。（妙妙）紅英笑喝道。死妮子。你還不去傳知外面僕人。便將冷鼻爺行裝。安置在廳房裏間。絳雲笑道。不勞娘娘分咐。那會子柳升早已安置停當咧。不提這裏田冷兩人。十分款洽。且說馬勝。正自恃偉具。（比而今偉人如何一笑）獨擅紅英。忽從雲端裏掉下個勝已十倍的冷田祿。當時趕來。一來要覘覘紅英情意。二來想合田祿談談。再作區處。那知抹了一鼻子灰去。於是氣憤憤。慙轉道院。只管發怔。正在心頭七上八下。忽覺腦後輕輕的搔來一指。道。唔呀。馬兄。你怎不去倍侍教主的重客至親。頂要緊的。先須自認唐突之罪。給人家下個禮兒。如何趕驛似的。却趕俺老柳來。俺是沒一處能取人重的。你却不然哩。說罷。哈哈一笑。大袖搖晃。頃刻轉過一人。却是柳方中。馬勝跳起來道。柳先生。你看着。俺便不能服這口氣。早晚且叫

軍並劉清未敢遽發。（爲下文某制軍去川。劉清罷官張本。）所以致書於紅英。探探湖北一帶官吏情形。意思是預爲聯絡。當時馬勝聽了。直然沒入耳。便賭氣。趲向已室。納頭便睡。直至初更以後。方纔醒來。出室一望。只見星疎月暗。向方中室內一望。却不見他。只有燈火微明。門兒反鎖。不由怙恹道。這當兒。他向那裏去。難道他真個抱姓冷的粗腿去了麼。想到這裏。登時想起田冷兩人。今夜不定怎樣風光。不由一陣面紅心燥。悶搭搭。趲回室。只管出神。悵悵一回。又自恃本錢出衆。自家慰藉一回。一時間弄得坐立不安。盤旋良久。不覺二更大後。便暗笑道。我好發呆。何不悄去張張他兩人。再作道理呢。好便好。不好。我便將他兩人都刺煞。拚着幹咧。於是猛氣頓增。便匆匆結束伶俐。携了短刀。出得道院。便一溜烟似直奔陳宅後街。意思是由後牆超越而入。剛趲近國安門首。只聽門兒拍達一關。又似乎人影一晃。馬勝匆

匆間沒理會。早已飛步而過。到得後牆邊。一霎身噲一聲躍下牆頭。這所在。本是他出入熟道。知得後院羣房中。向來沒人值宿。當時他悄悄飄落地方。要奔角門。躍入內院。忽聽靠東邊房兒內。似乎有人喊喳。馬勝一怔。便越法放輕脚步。趁到那房兒牕外。傾耳一聽。只聽得香雪語音。低笑道。你這怪物。是給不得臉的。得了鍋台。就要上坑。方纔俺偷瞧把戲。方看到得意時。你却牽人這裏來。鬧了一會子。也便是咧。今又要這麼。那麼看起來。俺就一輩子不理你。方中道。你好意討你歡喜。你却不知好歹。倒如此說。香雪唾道。你休覺不錯似的。你還自以爲像冷爺一般標致哩。倒叫人一見發生惡心。又聞方中語音。微笑道。沒事沒事。你別看冷田祿。十分得意。只恐一旦梁國安回來。定要淘氣。那小子見了俺合馬爺等。都一概的立楞眼。何況冷田祿合教主。那番親熱情形呢。香雪道。梁國安一時如何能回來。你看娘娘偏打發的。

他遠遠的想也是心內怙懣着他哩。又忽低笑道。如今提起馬爺來咧。那會子。你沒來的當兒。冷舅爺合娘娘。方纔上牀。便將馬爺挖苦一陣。說得他醜巴怪似的。一錢不值。倒是俺娘娘只微微含笑。沒有答腔。想是馬爺總有點可愛處哩。馬勝猛聞。不由又喜又怒。喜的是紅英情意如故。怒的是田祿不但攘己之愛。並且目中無人。正氣憤憤要奔角門。只見眼前燭光一亮。室中通明。忙向牕內一張。只見柳方中正合香雪在榻上滾作一團。香雪掙不脫。便有氣沒力的道。俺就看你有甚麼能爲。於是手足一放。少時香雪笑道。你可是看了人家冷舅爺的樣兒來咧。如何按住人這般狂惡施。馬勝一聽。便知田祿已經大得其意。再想到紅英待自己的許多柔情曼態。一旦盡數兒傾給田祿。登時一股醋溜溜的憤氣。直徹腦門。方要奔去。只聽方中道。近幾日你家主人病勢。俺聽說越法利害咧。香雪道。你別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

的。難道你不曉得教主用意麼。總要叫俺主人髓竭死掉哩。馬勝聽得不耐煩。一挫身直奔角門。只聽紅英在正室中喝道。甚麼人。脚步響吓。馬勝略一駐足之間。却聽得絳雲在廂室中。模糊應道。二門角門。早都關好咧。這準是浪猫子作耗哩。馬勝一聽。只當是自己脚步重咧。逡巡之間。不由倒退十來步。正這當兒。只見一道黑影。由正室上後坡倏然飛落。馬勝一見。不由撒脚便奔後牆。說時遲。那時快。但見靠東房兒內。燈火遽熄。馬勝回望當兒。那黑影已撲到背後。刀光一閃。便奔後心。馬勝驚極。只認是田祿覺察咧。斜刺裏急閃開。用一個龍門躍鯉式。飛身上牆。不遑他顧。先頃刻跳落牆外。方回手拔出短刀。只聽後面喝道。俺把你這班沒廉恥的男女。夤夜入人宅舍。是何道理。語聲絕處。那黑影已追躍而出。馬勝一聽。却是國安語音。百忙裏摸頭不著。那國安已提刀趕到。嗔目道。馬勝俺且問你。你自己攪亂陳家。還不

算數。如何又引個姓冷的來。（妙妙）馬勝一聽。只氣得張口結舌。方喝道。梁國安。你這不是夢話麼。國安喝道。便不提姓冷的。你半夜三更。入人後院。作甚。馬勝怒道。俺尋教主。自有事務。要你這廝多管。國安大怒。剛要闖上廝併。只聽老遠的東牆根下。方中喚道。唔呀。慢着。亂都是自己人。爭競的是甚麼。說着提燈一閃。已到面前。原來方中那會子。正合香雪弄聳得起勁。忽聞院中動靜。他便先吹滅燈。忽聞國安喝了兩句。追躍出牆。不由心下大疑。便登時點上提燈。外加隱光罩兒。略一沉吟。（賊賊）却從東牆角跳出。彷彿是在宅外巡察一般。在東牆根下。伏聽梁馬兩人。越說越搗。所以便忙忙。來。當時馬勝一見方中。由東牆。心下明白。因趁勢道。柳兄。你是曉得的。咱兩個方在宅外。巡了一回。是俺加意小心。跳到後院內。張張好利害的。梁管家。說了許多沒情理話。還要合俺放對。頂奇怪的。是他說冷田祿是俺引。

來的。那個混賬王八蛋。纔引他來哩。方中一面擺手。一面向國安道。梁管家。你這却錯怪馬爺咧。因將田祿在酒肆合馬勝相打之事一說。又道。便是俺們時在宅外巡察。也不稀奇。本來你家主人。病得兇實。俺們作教友的。有個不盡心照應麼。說罷。一使眼色。向馬勝道。如今梁管家既回來。好極咧。咱從此夜間倒好安眠哩。說着。合馬勝冷笑而去。這裏國安却頓足大恨道。早晚叫你這班狗男女。都死在俺手中。於是憤憤的。暫回己家。見了小二。一說。方纔窺探情形。不由慨然泣下。原來梁國安。自被差出外之後。無日不掛念主人。前幾日與主人來稟。想要暫回看視。函發之後。他只管坐臥不安。便不等回書。即時上路。這日到家。已有初更時分。便是田祿新到的那天。小二一說。近來紅英情形。陳敬病勢。並田祿又來等事。國安聽了。業已憂憤填胸。偏偏小二不甚知田祿來的詳細。只認是馬勝在酒肆。合田祿相遇。便引將來。這

冷田祿三字。早在國安肚兒內。況且又有花娘子臨去言語。牢記心頭。當時國安氣得甚麼似的。小二勸道。這只好盼咱主人一朝病好。再作區處。咧。國安歎道。據主人至今不悟看來。如何會病好。俺又不能常常在家。如今姓冷的又來。更是個禍事。端兒刻下主人已是羣陰包之圍勢。俺還慮主人將來或遭意外哩。小二恨道。倘然真有這事。咱夫婦定須爲主復仇。國安道。那是自然。夫婦一面敘談。一面用過夜飯。業已將交二鼓。國安欲覘田祿情形。那裏等得到明日。便匆匆結束。帶了防身寶刀。一逕的直奔陳宅。先由跨院跳牆而入。就牕隙覘覘主人。業已擁衾而臥。一張尪白臉。被慘淡燈光照着。便如死人一般。滿屋中藥氣撲鼻。國安想起陳敬豪華半生。一旦猥瑣如此。不由兩眼酸酸的。一轉眼光。只見那老汪正在外間裏。伏案打盹兒。案上藥盞。尙在未收。藥爐上燉着溫水。沙沙有聲。於是國安輕輕蹣進外間。喚醒他。老

汪一見國安道。喲。梁老姪。你幾時來的呀。國安素知老汪有個愛貪大輩的脾氣。也不怪他。忙搖手道。莫要高聲。俺偷空兒方纔到家。須明日再見主人。俺且問你。新來的那個冷田祿。現在那裏。老汪道。那會子。大家在正院廳房中。給他安頓行李。天晚之後。咱主母將他請到內室。拉家常科兒去咧。國安一聽。暗暗切齒。因又問道。難道咱主母將主人家丟在跨院。白不俵保麼。老汪笑道。倒也不哩。有時咱主母俵保起主人來。倒滲的人甚麼似的。左右俺這般年記。對你小人兒們說話。也不口澀。你想咱主人。臥病到這步田地。咱主母只要宿在此。便不肯安生。却只管用大碗參湯。灌咱主人。便是參湯入肚。立刻化爲精水。也來不及哩。俺看主母是誠心要主人的命。國安忙道。因何見得呢。老汪道。你們小人兒。曉得甚麼。你想虛透的人。本就相火妄動。咱主母偏變這法兒。去鼓動主人的精神。有時節白晝宣淫。有時節用藥助興。

便是俺這兩支老眼。都看得髓髓極咧。國安聽了。心亂如麻。便搖手止住老汪。拔步便走。由角門趲入正院。目不旁瞬。便奔廳房。只見燈燭都熄。悄然無人。國安恐田祿或者寢息。就房外傾聽良久。絕無動靜。正這當兒。却有一陣低低歡笑之聲。由內院中順風吹來。國安心下明白。便悄然穿過廳房。由二門花牆上。一躍而入。便見正室中明燭煌煌。紅英袖影在牕上晃動。似乎去剪燭花兒。接着微笑道。你看咱兩個。歪臥沒多時。業已燒盡一支燭兒咧。等遲兩天。俺屈你爲個總教。在宅裏住也罷。在道院住也罷。隨你意便了。便聞男子語音道。在宅裏住久。未免惹人談論。道院中。俺又不耐馬勝那厮。倒是在演武院去住的好哩。國安一聽。料是田祿。便悄悄近牕一張。果見個美男子。英武非常。正合紅英對案而坐。含笑敘談。繡榻上衾枕顛倒。紅英嬾髻兒。業已拖散下許多。倦眼惺忪。春態猶在。國安義憤之下。竟要拔刀。忽一轉

念。又恐投鼠忌器。驚煞病主。逡巡之間。只見紅英嬌軀一扭。不慌不忙。說出一席話來。正是。

從來尤物偏淫毒

會見癡人花下亡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訴病狀陳敬覺甘鳩

窺秘戲馬勝吃寡醋

且說國安正在逡巡。只見紅英。標定田祿。笑道。左右。你是暗地裏的主兒哩。隨你那裏住。都使得。只是馬勝。狗也似的人。你何必介介於他呢。田祿笑道。俺只看不上他那張醜臉子。紅英笑唾道。別說沒要緊。我且問你。你說你從甚麼朱烈處得的秘藥。真個比俺藏的藥兒。還有趣麼。俺那藥兒。却給你姊丈用了不少。那癆病鬼。不死不活。也是件討厭的事。（羅刹面目。漸次出現。陳敬死期至矣。）田祿笑道。依我看來。姊丈既病勢如此。簡直的是活受罪。

咧。倒不如用俺那藥。叫他生生快活煞。倒也不錯。然後你我（句）國安聽至此。正氣憤憤。沒作理會裏。恰好紅英耳聰。微聞響動。竟喝問起來。於是國安不敢逗留。便緣廊柱。躍升室頂。剛翻落後院。不想却遇馬勝。雖在星光下。望不清面目。却是馬勝身段。是瞞不過國安的。所以趁怒氣。直追出牆外。當時國安向小二慨然道。今主母合田祿。已有必死主人之心。俺無論怎樣。不能再離主人。即便受扑責叱辱。且自由他。從明日起。俺便在主人跨院伺候。或能使主人稍便攝養。亦未可知。小二毅然道。正是哩。俺自盤陀山。蒙主人恩。養提携。倘主人遭黜戲而死。你看我放過那個。（爲後文兩刺紅英伏線。）夫婦說罷。相視慷慨。當時草草安歇。次日國安去見紅英。不消說大遭訶斥。國安道。稽察分行。亦不須常川駐外。今俺主人病重。難道不許國安親來伺候麼。紅英聽了。一時間也沒得說。便恨恨且赴道院。這裏國安先見了舊僕。

人等。只見大家都一個個垂頭搭腦。一見國安。就彷彿得了柱心骨兒一般。不待國安開口。便七嘴八舌的。將近日紅英許多淫縱無狀之事一說。正這當兒。只見柳升高興興携了臥具。一見國安。領首道。俺到跨院中安置好。少時再談罷。原來紅英心眼快。料得國安是來討厭。所以他却先遣柳升。當時國安問知所以。大怒道。伺候主人。不勞你來。柳升道。這話奇哩。這教作上命差遣。概不由己。難道是俺巴結差使不成。說罷冷笑而過。國安大怒。從他背後夾領一。把手勢一翻。已將柳升掄跌在地。便喝道。那個許你去伺候主人。主人那裏自有俺哩。你便將此話去回主母。殺刮有俺國安担承。干你鳥事。柳升坐地哭喊道。俺怕你麼。咱們見主母說理去。國安怒甚。搶去便是。兩脚踢得柳升。且滾且喊。虧得大家攏上。連忙勸開。柳升只得拾起臥具。哭罵。去這裏大家一擠眼。罵道。這厮今天可概了尖咧。少不得在主母跟前。

又架弄是非。國安沉吟一回。便奔跨院。恰好那老汪。方些牙裂嘴的。在廊下傾痰。孟兒國安近前一看。只見痰中血絲兒。十分鮮艷。國安心下正在難受。只聽陳敬在室中。似乎囁語道。娘子。你且容俺歇息一霎兒。少時又模糊歎道。如今只有梁國安夫婦。是舊人兒。他們竟不來望望我。說着喘息有聲。又似睡去。於是老汪向國安搖手道。主人就是這樣兒咧。沒日沒夜。忽困忽醒。每日只啣點稀粥兒。只要喘嗽起來。那虛汗便劈頭蓋臉。國安聽了。不暇答語。便輕步蹺入室中。只見陳敬正倚枕半臥。雙眼朦朧。面頰已枯瘦得猴兒一般。却是褥角下。還微露一支大紅睡鞋兒。甚是瘦小。國安想到紅英合田祿一番秘語。不由暗暗切齒。正逡巡。近榻前。恰好陳敬驚醒。猛見國安。似乎驚喜異常。剛要坐起說話。忽的一陣喘嗽。將瘦臉漲得紅布一般。腦門上汗珠。直有黃豆大小。却一面向國安伸手亂招。國安連忙趨進。不暇言語。先

給陳敬慢慢捶背。好容易止住喘嗽。陳敬嘶聲道：「你來得正好。想是你主母喚你來罷。」（寫陳敬顛倒如繪）國安含糊答應着。便道：「小人出外這些時。不想主人病到這般光景。如今一切不說。先須靜養。小人便在這院中。永侍主人了。」陳敬歎道：「俺何嘗不想靜養。只是你主母偏弄些瑣屑家事。來向俺嘮叨商量。其實呢。他凡事都自作主張。卽如你昨天來稟。俺甚願你暫回。你主母却不甚理會。如今你來甚好。且先給俺攔阻閒雜人。如馬勝等。俺不知怎的。見他等就長氣。莫非是病勢不吉。性氣改常麼。」說着。捶牀太息道：「俺如今後悔已遲。假如俺早聽你父親諫勸。遠着這般人。豈不好呢。」國安聽了。究不便指說紅英。只得含糊說道：「主人此後留意。無論是甚麼至親（指田祿）一體的（指紅英）人。只要他變着方兒。逢合主人心意爲樂。此人便不懷好意哩。」陳敬聽了。居然有些覺得。因喚道：「老汪呢。」恰好老汪暫出院。提溫水去。

咧。陳敬見院中無人。方悄說道。國安。你看俺病勢如此。有甚心情。縱慾爲樂。無奈汝主母。(句)咳。便是你主母近來性情。俺也頗有覺察。白日裏偶來望我。狠冷冷的說幾句無關痛痒的話。俺服甚藥餅。他也不理會。坐的稍久。便提教務中事。吵得人心煩神昏。若夜裏來宿此院。便又是一番光景。國安。你在俺家長大。俺也不避於你。簡直說你主母通宵斲人。這還不算。獨有一件更希奇。俺看他合馬勝眉稜眼角間。總透着不彷彿。倘真個作出曖昧事。此後俺家怎生。(句)說着語氣憤促。又是一陣喘嗽。國安聽了。這句答辭。好不爲難。若直陳紅英淫惡。恐陳敬登時氣煞。若要。不說。又如靛在喉。沉吟一會。只得含糊道。主人暫寬心養病。以後國安。自當設法。逐去馬勝等一班人。正說着。恰好老汪。進。於是國安掩住話。只報告了幾句在外稽察情形。恐陳敬勞神。便退出來。從自己家下。取了臥具。當日便進跨院。伺候一切。這

且慢表。且說馬勝。昨夜合柳方中。暫回道院。方中笑道。馬兄。你怎麼也鑽到宅後院去咧。你看俺便識風頭。小冷子。（田祿）這當兒當時當道。咱擠的上擡盤去麼。俺昨晚將小冷子恭維得歡歡喜喜。却瞧空兒合香雪那妮子。鼓搗一陣。莫非你還偷入內院。瞧把戲去來麼。却怎的又夾上個梁國安呢。他又幾時忽然跑回家呢。奇怪極咧。馬勝一揚醜臉道。國安俺倒不在意。俺就不服氣小冷子。這時方中。忽然攢眉沉思良久。自語道。俺看國安來意不善。咱大家倒須在意。至於冷田祿。你却千萬須自量。切不可去撥撩他。自討沒趣。一來他是教主心尖兒。親熱熱的小表弟子。二來你長相兒。本領兒。那一椿及得人家。只求他不來尋你的晦氣。便是萬幸咧。馬兄。我勸你煞煞火兒。索性學俺老柳。去巴結人。好的多哩。馬勝一聽。那股醋火兒。直冒得丈把高。若非深夜在道院。險些兒氣得怪叫起來。方中見狀。却暗暗得意。又忙擺

手道好馬兒。你務必俯納鄙言。你我之間。俺能不關照你麼。便以本領而論。你如何敵得冷（句）哈哈。不必說咧。一席話不打緊。馬勝準備挨痛打不題。原來方中狡黠之至。他早存了個坐山觀虎鬥之意。所以拿話激動馬勝。次日馬勝。方在道院中悶坐。只見紅英怏怏慙慙來。他以為一夜工夫。紅英已然變態。因恰值左右無人。便沉着臉兒道。教主大喜呀。俺前些時。聞得田鼻爺（田甘）要來投奔。人家正根正蔓的。還沒到。旁不相干的表老爺。却先到咧。又那等的英雄。又那等的漂亮。可見教務當興。羣英聚會。像俺這飯桶的人。自然提不到話下咧。沒別的。俺只好告退咧。說着大鼻孔一掀。好不難看。紅英情知他醋溜溜的。因笑道。看你這樣兒。還有些不舒齊哩。你曉得甚麼。俺因國安。擅自轉來。所以長氣。你無端拉這小臉子作甚。再者冷田祿來不來。干你甚事。是吃你。是穿你。是擠了你的位子咧。說說。你怎的又沒話咧。

說罷。格格一笑道。你看人家柳方中。怎不似你鷄腸鶩脰的呢。此後有機會。俺還要指揮萬衆。難道都容人來干涉麼。說着眉梢一挑。頗爲凜然。正這當兒。方中暫進。向馬勝一使眼色。向紅英說幾句閒話。便笑道。頃下教中頭目等。聞冷兄到來。好不高興。已訂在明日。就道院跨所中。給冷兄置酒接風。一來大家款洽一番。二來都想瞻望丰彩。並聞武功的緒論。教主不知。刻下咱們教中。業已將冷兄平苗怎的英雄。當一部書似的講說咧。說着。哈着腰兒。向紅英微微而笑。馬勝聽了。却一扭臉。哼了一聲。方中剛要又開談。只見柳升。淚淫淫的暫進。見了紅英。便述國安攔打他一段事。紅英怒道。國安這奴才。好生可惡。這分明是找俺的岔兒哩。說罷。一迭聲喚侍僕去叫國安。方中連忙搖手。因向紅英低語幾句。末後却道。他此時伺候病主。自是名正言順。攔他不得。但是陳兄之病。也沒多日子咧。到那時。只說他侍病無狀。正大光

明的攆掉他。便一天事體都畢。何苦這時嘔氣呢。紅英聽了。氣爲稍平。却笑道。冷田祿來。都是自己人。教中何必客氣置酒。這定是你攛掇的。方中聽了。聳肩一笑。便道。就煩教主轉致冷兄。明天務必賞光。馬勝怫然道。這檔子公份。別算着我呀。我是走背運的人。配巴結人家。走子午運的麼。方中大笑道。不教你出錢。單教你白吃如何。紅英笑道。理他呢。因一蹀馬勝道。我看你敢不算着。說着一望日影。翩然跣起。竟自含笑而去。這裏馬勝長長的出了一口氣道。喂。老柳。你見麼。往時他（指紅英）在這裏。總要耽擱到下午大後。合大家說說笑笑。今天屁股略沾椅兒。便笑迷迷的去咧。哎呀。這種勁頭兒。真個十足。由這裏到宅上。沒多遠。少時小冷子又該（句）咳咳（句）說着。向方中一伸懶腰。呵欠連連。大睡道。昨夜連覺也沒好生睡。這是那裏話起。方中見狀。暗笑的肚痛。便搭趁盪出自尋教目們。準備酒食。並大家準備玩。

弄馬勝。原來馬勝這小子。狠沒人緣兒。自以爲是教主寵人。見了教目等。腆起張醜臉。架兒端足。很覺着夠脚色。所以大家都厭惡他。這時方中微露頑笑他之意。大家無不稱善。便單等明天瞧熱鬧。慢表。且說馬勝見方中。慙去自己沒滋搭味的。歪在榻上。心上一悶。登時沉沉睡去。俗語說的好。心有所思。便有所夢。馬勝夢中。彷彿已打軟田祿。自己依然摟住紅英。趁高興狂逞無度。正在凍狗子似的。朦朧中喊喊有聲。只聽耳邊有人喚道。馬爺醒來。敢是夢魘咧。馬勝睜眼一看。却是僕人來請用中飯。不由惡狠狠唾道。混賬東西。直怎的沒眼色。便是俺尋常困覺。也不許來打攪呀。何況（句）神理入微（句）說罷一翻身。鼾聲又起。直至天晚。方悶淹淹的醒來。這一次是否能續前夢。作者不敢武斷。但見他無聊無賴。坐臥不安。沒奈何喚進晚飯。草草用罷。對燭枯坐半晌。又就室中大踱一回。却微聞院中教目們羣相聚語。無非是

談論田祿。並明日請酒之事。一人道。俺聽說。今天冷爺業已發信向陝省。一封是給陝省教主高天德。那一封却發向甚麼陀山塢地面。交畢得利等人。喚他們都投這裏來。不消說。定是冷爺的好友。（喚畢得利。由閒談插敘。出是省筆法。）一個賽如一個的本領哩。馬勝聽了。越法不自在。方暗想田祿纔到沒幾日。便牽引黨羽。忽又一人笑道。俺看馬爺。便有一人道。悄沒聲的。馬勝起疑。登時悄步趁去。便聞那人笑道。俺看馬爺。這兩天很透着不自在。其實公賣公酒。婆賣婆酒。誰也碍不着誰。一人笑道。這其間沒你的事。你自然會說風涼話。你若是馬爺。保管屬老西的。要哈醋咧。一人道。少說沒要緊。俺只擔憂着明天那兩個主兒（指冷馬）酒場相見。就許打飢荒。一人嗤笑道。沒事沒事。你別看馬爺平日價像煞個脚色。這時恐他沒那股橫勁兒。衆人聽了。都各嘻笑。又亂嘈嘈講說回國安。馬勝也沒心去聽。回到室內。越

想越氣。傾耳街柝。已交二鼓。猛然一陣面紅耳熱。再也按捺不住。想去覘覘紅英待田祿。究竟甚麼光景。又恐見了。越法長氣。沒奈何。和衣歪倒。只是委決不下。良久忽躍然而起。一逕的結束伶俐。直奔陳宅。仍由後牆跳入。這次羣房內。却靜悄悄的。於是由那角門邊。一攀牆。跳落內院。從一株大桂樹邊。蹓進正室前廊。只見茜牕深閉。紅燭光搖。先就簾隙一張。只見絳雲正癡呆呆的坐在外間。喀指甲兒。靠壁下小風爐上。燉着酒餚。案上一具精巧食盒。已預備停當。便聽紅英喚道。絳雲。瞧着酒哇。熱酸了。須不中吃。接着蓮鈎點地。微唱道。你你。長在阿儂心子裏。馬勝暗喜道。這光景。田祿是不曾來。所以他自唱消遣。等俺老馬去當他那個你去。剛要趁勢掀簾。只聽二門外一陣笑語。接着燈光一閃。馬勝趕忙縮身桂樹後。只聽二門吱扭一響。早已進來兩人。提燈下望得分明。正是田祿。携了香雪的手兒。笑語而來。這時簾鈎一

動。紅英早翩然迎出。這一身雅淡晚粧。好不寫意。田祿笑吟吟趨進。便拋了香雪。握住他手兒。馬勝心頭憤跳之間。兩人已雙雙入室。接着香雪也熄燈入去。便和絳雲泡茶奔走。絳雲却笑道。娘還說酒怕熱酸哩。如今沒兩盞茶時。冷爺已來咧。可見俺雪姊公事公辦。這其間沒體已耽擱。香雪睡道。死妮子。等我撕你嘴。俺就怕你胡嚼蛆。所以俺刻不容緩的將冷爺掇了來。紅英笑道。你們別閒磕牙咧。且將酒饌端進來。向西間兒稍息去罷。於是窸窣有聲。田冷兩人笑語之間。香絳兩個已嘻嘻哈哈。趲進西間。須臾東間內笑語益濃。並聞杯箸響動。馬勝這當兒。心搖體顫。竟想賭氣子。去。方待抽身。只聽紅英笑道。明天教目們請你吃酒。不差甚麼。你都曾着的。你看咱教中人。物如此之盛。將來有機會。且有事作哩。王三槐不消說很有意聯絡咱們。只有陝西高天德。俺累次去信。略露挑逗之意。他回書語氣。只是冷冷的。此人

倒頗覺古怪。田祿道：天德爲人深沉，不易測度。便是三槐使人冉金奎等從他那裏赴京營幹，特致三槐聯絡之意。他也沒甚表示哩。但天德剛毅得很。如果有所作爲，倒很是勁脚色。今且不論他人，咱這裏可靠的人物，都是誰呀。紅英道：除柳方中外，還有吳興禮等人。再就是馬勝也還罷了。馬勝聽至此，不由拉長耳朵，却聽田祿鼻孔裏一笑道：柳方中呢？若論機謀策略，總須屬他。吳興禮等，俺還不會會過。只是馬勝那鬆膿膿的樣兒，如何也把來算人物。倒是俺今天旁晚去瞧姊丈，在跨院門首曾見個雄健僕人，委實精神不凡。後來俺問老汪，知那僕人叫梁國安。此人倒堪稱人物。（邪詖人未嘗無眼力。）只是他高亢得很，見了俺乾眙兩眼，竟自走掉。紅英笑道：不料你撞着瘟神咧。他本領倒有些，只是倔强可惱。你莫理他。俺早晚還擡掉他哩。說着蓮步窸窣，似已湊向田祿。馬勝聽田祿貶薄他，越法心如火發。正這當

兒忽聞兩人嘔得嘖嘖有聲。馬勝一聽。那裏還耐得。便不管好歹。從桂樹後躡足而出。就牕隙望去。只見紅英業已羅襟半解。實不坐在田祿懷中。星眸微錫。一手摟定田祿頸兒。低笑道。咱不吃酒罷。於是向榻上一弩嘴。兩人登時牽抱貼起。便就臥榻。馬勝眼光模糊之間。兩人已各緩結束。赤條條的動作起來。一時間許多妙態。不消說都飽了。馬勝饞眼好笑。馬勝只管憤不可當。却還癡念發作。以爲自家長處。田祿當拜下風。那知望到吃緊所在。方知田祿不僅是虛有其表咧。原來田祿自得朱烈秘藥後。已非復吳下阿蒙咧。當時兩人。那番酣洽神情。就彷彿預知馬勝來窺探。故意作得有聲有色。來臊臊他脾一般。登時鬧得滿室中春光撩亂。這時紅英興起。便喚進香絳兩人。都命他裸體登榻。依次兒替代自己。酣戰田祿。馬勝望至此。又知田祿精力巧咧。比自己還勝一籌。大憤之下。不由暗念道。難道俺老馬還屬外

不成。且拚着闖進去。看他（指紅英）如何發落俺。想至此。方要大叫搶進。忽一眼望見紅英那口寶刀。高掛在榻壁上。剎那之間。勇氣已餒。原來紅英雖淫蕩。待教目等却甚嚴厲。所以暱近如馬勝。也不敢冒然哩。當時馬勝氣得不耐再看。只得悄然尋舊路。連躍出宅。回到道院。倒覺疲困起來。一覺睡去。直至日高方醒。便見衆教目們。你來我往。興匆匆的在跨所中。大說大笑。馬勝盪去一望。只見廠廳上。早已鋪設的齊齊整整。東西兩席。居中一席。客位外左右兩座。大家一見馬勝。拍手道。馬兄來得正好。您看這位子。安的不錯罷。少時您合柳兒。便在中席上。左右一陪。代表俺們。陪尊客。須得大人。大物。方顯得大家敬意。再者也教教主歡喜些。您這是不能推辭的了。馬勝聽了。如何有好氣。一言不發。回頭便走。剛至跨所院門。只聽嘯一聲。有人大叫栽倒。正是。

憤餘未暇從容步

狹路偏來譎詐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田祿怒打醜厮兒

紅英巧用脫衣術

且說馬勝方低着頭。跑至院門。冷不妨方中急步趁來。一面嘟噥道。好梁國安。這小子竟要滋事咧。還虧俺去的巧。不然他兩個定打個天翻地覆。管保今天這席酒。也吃不成咧。兩人各出不意。嘯一聲撞個正着。方中脚下一歪。險些栽倒。忙拖住馬勝道。你還向那裏去。少時冷田祿到來。咱就吃酒咧。並且大家推咱們爲頭腦。快快轉去罷。馬勝掙道。俺昨天沒說不算俺麼。方中笑道。屁話屁話。你一躲避。不透着怕田祿麼。說着反一鬆手道。你如果怕他。就請便罷。(妙妙)馬勝叫道。那個怕他呀。難道他咬掉我卵不成。於是合方中暫回廠廳。大家又噪道。如今馬柳兩兄都到。便快快催請冷爺吧。方中

道慢着。俺有句話透給衆位。今天冷某人。可是沒好氣。咱大家言語酬酢間。可得留點神。馬勝恨道。他沒好氣。你猜我呢。哼哼。方中道。你不曉得。俺那會子。向演武院去尋冷爺。羅仁說剛向跨院探病去咧。俺趕赴那裏。你們猜怎麼着呀。梁國安鐵青着面皮。虎也似攔住院門。合冷爺叫喊之下。只管揎拳勒袖。你想冷爺如何容得。只喝道。你這廝還了得。一個緊步躡上去。就要拖他。兩人眼睜睜便要動手。是俺一抖機伶。橫身其中。作好作歹的將他兩人勸開。馬勝恨道。柳兄真有你的。您這份機伶。依我看。是一百二十分的多事。他兩個。無論誰把誰打煞。那一個一抵償。且是妙哩。（因思刻下赫赫之軍閥。未不作此癡想。一笑。）方中道。豈有此理。俺既恰撞到那裏。要一旁袖手。不惹教主見怪麼。今閒話休題。少時冷爺便到。咱且準備招待吧。大家聽了。登時各整衣帽。竟有趲出趲進。看光景已提起精神的。馬勝見了。越法不

悅。只得撇了嘴。呆坐。大家故意價由他身旁晃來晃去。誰也不去理他。少時外面僕人飛報冷爺已到。於是大家爭先迎出。田祿方到院中。已被大家圍定。一個個拱手哈腰。亂成一片。甚麼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咧。甚麼今日一見三生有幸咧。惟有那柳方中更會湊趣。一面給兩下裏彼此指引。一面用大袖給田祿揮衣襟上的飛塵。馬勝從牕中望見。但覺迎出去也不好。不迎出也不好。正在廳中逡巡。田祿等已一闕而入。偏偏方中會張羅。向馬勝笑道。你合冷爺認識的最早。（指馬勝酒肆被折事。）似不必俺來介紹咧。你且合大家款陪冷爺。俟俺分咐廚下。今天酒饌須格外精緻些。（既陪客。又管廚。倒是一位絕好的大知賓。）說着一閃身。竟自盪出。馬勝沒奈何。只得迎上前。向田祿咕嚕了一句。田祿因初入廳中。四下顧盼。竟昂然不甚理會。馬勝見了。頃刻面紅過耳。幸得田祿偶一回頭。隨口道。唷。原來馬兄也在這裏。

說罷只向衆人連連客氣。於是大家就廳房裏間。賓主落坐。馬勝一肚皮不自在。本想鑽在人背後。當不得大家勁推他作代表。便拉向田祿案前。坐下。大家偷望去。一個似玉娃娃。一個似醜巴怪。侍僕挨座進茗之間。馬勝却別轉頭。呆望壁間。田祿却道。怎這兩天。不曾見馬兄。俺那日在酒肆唐突足下。至今還沒謝罪哩。馬勝道。冷兄端的好本領。這纔算的起人物哩。（即用竊聽之語反唇妙妙。）田祿聽了。還沒在意。這時大家。便紛紛誇讚田祿平苗的英雄。因拍手道。如今咱們教中能人。除了冷爺。還須屬咱們馬大哥哩。你但看那天。三個人被冷爺點穴之後。那兩位直困了兩天多。方行動如常。咱們馬大哥。一醒之後。登時便跳鑽鑽的。這其間便顯出能爲高下。勝負常事。誰都有個疎略。不算甚麼。惟有馬兄這副精氣神。委實令人佩服。說着大家一擠眼。哈哈大笑。這一頓恭維中的。很挖苦。弄得馬勝更起了土鼈。

火兒因乾笑道。冷兄是甚等之人。便是本領也。合教主是一個人。（念念不忘此事。）俺這沒出息樣兒。大槩還不如吳興禮等諸位拿來合冷兄比較。不怕造口孽麼。田祿聽了。登時面色稍沉。（漸漸覺察咧。）正這當兒。只見柳方中。禿腦門上。略沾煤塵。匆匆盪進。見大家拱坐。便笑道。今天是大家歡聚。如何客氣氣的。擺滿堂佛兒。說着親給田祿斟了一杯茶。便一屁股坐下來。大說大笑。逡巡之間。廳外侍僕盪進。外間端正酒筵。便請入座。於是大家衆星捧月似的。擁出田祿。賓主謙遜一番。便依次就座。馬勝沒奈何。坐在正席左邊。論理說。該他先敬田祿的酒。但是他這時。望着田祿。恨不得夾生咬兩口。方是意思。眼睜睜。僕人捧上酒壺。他通不理會。相了一會。方中只得擱場。便笑吟吟進酒道。今天咱初次聚會。冷兄且飲個認識盅兒。田祿眉稜一動。瞟着馬勝道。柳兄咱早已認識咧。難道那天在酒肆。柳兄沒在場麼。因向

東西席上一望道。怎的那天那兩位教友不在座呢。想是至今還見怪於俺。這兩位教友。倒好性氣。可敬的緊。（漸起鋒稜）方中忙道。冷兄且喫酒。那兩位究竟不如馬兄有涵養。您看馬兄提起那段事。便佩服的您甚麼似的。馬勝只哼了一聲。通不答腔。於是東西席上。亂吵道。冷爺本領。大家都想瞻仰的。可惜那天俺們不曾見。少時酒罷。一定要請教的。田祿一聽。不由撫掌大笑道。馬兄聽真。無論如何。俺可不敢放肆咧。馬勝聽了。一時間羞妬憤氣。直攻腦門。不由醜臉一揚。拍的聲一撒酒杯道。冷某酒筵之下。如何只管戲弄人。須知俺馬勝也不是好惹的。你當俺真個淹膿膿的麼。（醋意都發矣。）田祿一聽。知自己合紅英秘事。他竟暗含着橫來干預。不由也氣往上撞。方一挑眉。恰好方中遞過一杯酒。說時遲。那時快。馬勝拍案大喝道。好不識擡敬的東西。這算甚麼骨頭呢。田祿大怒道。你罵那個。方中忙道。馬兄這

是怎麼咧。如何纔吃酒便醉。一言未盡。只見馬勝跔起。一脚踢翻椅兒。冷不妨。賣一個烏龍探爪。便抓田祿。田祿冷笑跳起。略仰身。接住他手腕。唳嚟住後一搨。馬勝怪叫。掄左拳當頭便打。田祿喝道。你這廝。且叫你認得冷某。單臂一橫。格開拳。順勢兒斜刺裏一掌刷去。馬勝一支臂。被人搨住。欲閃不得。只聽拍的一聲。面頰上已然命中。田祿不待他喊叫出。那支手又竭力一搨。馬勝哎呀一聲。老實實身形一轉。業已屁股朝了人家。田祿那支手。越往高舉。他越探着身兒往下挫。不消說。尊臀高聳。田祿一脚起處。那管他後跨後腎。只顧亂踢。馬勝大叫道。姓冷的。你爭不成。敢打煞俺。於是破口穢罵。你想一個氣急的人。又爲着那檔子事起釁。不消說。掀騰臭屎缸一般。語涉紅英。田祿越怒。猛一放那支手。下面一踹。馬勝喊一聲。爬跌在數步之外。田祿趕去。頃刻拳脚交下。大喝道。俺便打煞你這廝。方中見打得不成模樣。料馬勝

業已夠受。於是跑過去拖住田祿道。冷兄且請息怒。都是俺們接待不週。且恕過馬兄。看大家面孔吧。說罷咕咚聲矮了半截。於是大家一擁齊上。有的向田祿作揖拱手。有的亂糟糟來攙馬勝。田祿還氣吼吼。屢欲掙打。當不得柳方中一顆頭頂住田祿小肚兒。只央道。千不是。萬不是。都是俺等不善接待的。不是如今冷兄。但撻俺這張老臉子就是咧。田祿不好再逞。連忙扶起他道。柳兄你不曉得。姓馬的今天有些尋俺晦氣哩。這裏馬勝業已鼻青臉腫。委頓不堪。却還掙扎道。好麼。姓冷。(句)衆人忙攔道。得啦。俺的馬大哥說着命廳外僕人。扶了馬勝。便就別室。這一陣亂。大家因馬勝被打。都暗暗心頭痛快。方中連忙向田祿連連陪罪。一面命僕人移好座位道。這是怎麼說。今天被馬兄氣着冷兄。這席酒好不撇扭。那麼咱們便草草用過飯。改日再補酒吧。田祿笑道。豈有此理。難道因他。便阻人興致不成。但是俺冷某席

上揮拳。未免令諸兄見笑哩。衆人道。豈敢豈敢。本來馬兄性兒暴躁些。動不動張口罵人。柳兄是曉得的。你老常常受撇扭氣。那個不知呀。方中聳肩道。咳。俺一身瘦骨架。只好忍氣。冷兄這頓教訓。於馬兄未嘗無益哩。田祿聽了。知大家都傾向自家。十分高興。當時便紛紛入座。歡呼暢飲。直吃至下午大後。方纔各散。那田祿且不歸演武院。便信步來尋紅英。恰好紅英默然獨坐。面有憤色。田祿不悅道。難道俺不該折辱馬勝麼。紅英唾道。沒的胡嚼蛆。你合馬勝鬧猴兒。俺知道了。倒笑得人甚麼似的。那等人。算甚麼。俺却因梁國安竟敢向你無禮。令人可惱。如今咱們偏赴跨院。看那奴才。還敢攔阻麼。並且你兩人爲甚便吵鬧起來。田祿道。國安只說姊丈有話。意在靜養。不許教友等探視。紅英道。難道你不曾說你非教友可比麼。田祿道。俺何嘗沒說。當不得他業已橫眉怒目咧。若非柳方中去尋俺。俺可肯饒他。紅英怒道。如此咱

便去。田祿微笑道：「不必致氣咧。俺的秘藥現在你手。但早早加國安個侍病無狀的罪名。就得咧。（陳敬之死。田祿與有力焉。）紅英聽了。不由舒眉一笑。兩人又笑語良久方散。那知過了數日後。那陳敬病勢。竟似有轉機。原來陳敬雖虛弱已甚。畢竟是壯年人。皆因紅英有意戕伐他。所以纔日就不支。如今國安寸步不離他。一來調護當心。二來又得攝養精氣。所以竟漸覺好些。這時陳敬已覺得紅英用意。便看國安如親人一般。紅英覘得這番情形。已然視國安如眼釘肉刺。偏搭國安加意防閑。不要說香雪絳雲等。偶然入跨院。他定要緊緊跟隨。便是紅英偶宿院中。他雖然攔阻不得。却有一件。這夜院中。便通宵是他履聲。並且移個坐具。就牕外守坐。不斷的問茶問水。紅英便想翫弄陳敬。實實也有些不好意思。如此光景。又是十來日。那陳敬竟越法有轉機咧。飲食之間。不由大增。國安心下歡喜。自不必說。只有紅英滿

擬陳敬死掉後。他好任意胡爲。如今國安這一來。如何容得。却是一時也沒計較。不想陳敬死期已迫。一日紅英方怙悒着除去國安。心下有些不舒暢。方斜倚楊欄。秋波縈轉。只見田祿笑嘻嘻。惹來一屁股坐向他身旁。便溫存道。怎長天大日的。只管發悶。你看近些日教友越增。應該歡喜。外間談起你他多法術。比朱仙娘還強的多哩。今天發悶。你弄個小術兒解解悶。不好麼。紅英推他道。儘管人家不歡喜。你偏來胡鬧。說着身兒一翻。面向楊裏。繡襟一翻。早露出水紅中衣。並軟綿綿臀兒。田祿情不自禁。不由一面撫摸。一面忽想起自己會的脫衣咒語。因笑道。阿姊你既吝教。俺且在魯班門前。耍回大斧。說罷默誦邪咒。聲方絕處。紅英赤條條的跳將起來。一面抓衣蓋體。一面驚笑道。促狹鬼。你從那裏會得這把戲。田祿笑述得術之由。紅英笑道。俺所能法術。都是行軍對壘的大作用。像你這法。只好江湖間變戲法去。說着

結束衣服。跣起來。忽一沉吟。不由拍手大笑道。俺且問你。你看梁國安可惡不呢。田祿恨道。那還用說麼。俺看國安。不但可惡。此人若不去。巧咧。俺在此也立不住脚。若依俺硬作去。早將他殺掉。如今阿姊。便因他發悶。却是癡哩。紅英笑道。硬作來。張肉露骨。究不相宜。今不如這般如此弄煞他。豈不妙相。便是他妻子小二。也是個倔強刺骨。如今一併除掉。好不痛快。說罷。抱住田祿。附耳數語。但見田祿連連道妙。只假住紅英香腮。狠狠一親之間。早掀起無端風波。當時兩人毒計既定。可憐那忠心赤胆的梁國安。還瞞在鼓裏。只顧竭誠盡慮的調養陳敬。睜空兒。慙向家。小二問知主人病有起色。好不歡喜。便先忙忙的焚香謝天。原來他自國安入跨院。調養主人以來。他自憾婦人家。不便侍疾。便每夜裏焚香願天。願減己之壽。以起主疾哩。這日夫婦正在早飯罷。國安方匆匆要進宅。只聽拍拍的有人叩門道。梁大叔在麼。國

安出去一望。便笑道。虧你尋得來咧。怎不坐坐去呢。那人道。俺牢中事忙。不須咧。你老臉色。爲何這般晦暗。真是病牀前的人。都掛三分病。老話兒不會錯的。於是一陣踢躡而去。小二方暗道。這是那個。只見國安。捧着個磁蓋碗。蹇進來。小二便道。方纔是那個呀。國安道。你忙了麼。這便是那個許爛腿。上年他娘死掉。不是咱幫了他數十金麼。如今他丟掉小生意。當了縣裏的小牢頭。（出許爛腿爲下文國安陷獄伏線）前兩日在街坊上。偶然遇着他。提起咱主人的病來。他說白兔兒熱血。能治癆病。所以俺託他尋得些來。於是揭開碗蓋。只見鮮艷艷血色。尙自熱腥撲鼻。原來這許爛腿。雖是市井細民。却落落頗有直氣。但是他好渴盪兒。又好擲個么二三。因此家業破落。窮得要命。及至他娘病沒。竟至無以葬殮。他本想賣妻葬親。却多虧國安周濟了他。後來便夤緣當了一名小牢頭兒。感激得國安。沒入脚處。逢時過節。

總要來看望國安。小二也曾見過的。當時小二笑道：「這許腿爛，真受託得狠。」國安道：「他爲人向來如此，實心眼，直桶性兒。你想混牢獄飯吃，總須黑心爛肝花，方成功。」他當小牢頭，怕混不長久哩。說着，捧定蓋碗，匆匆赴宅。方在跨院門首，只見老汪四平八穩的坐在台階上。一見國安，忙搖手道：「主母冷鼻爺，領了一班鄰佑街坊，方在院內探病，命俺在此知會你，不許進去。」國安怒道：「你不必管，俺如今給主人尋得藥來咧。」說着，飛步蹚入。老汪沒法兒，只得喊道：「國安慢去。」主母有話，一聲未盡。國安早闖入正室，一眼便望見紅英、田祿合街坊三四人正在外間，大說大笑。室外還有四五个教友，探頭探腦。國安見嘈雜如此，不由大怒，方隨手置下蓋碗，氣冲冲向紅英要發話。紅英已冷笑道：「你既自誇侍疾，如何不在院中爭不成，被你誤事。今又不從俺命，硬蹚進來，看你這厮目中可還有個上下麼？還不與我滾出去。」從此後便離

陳宅說罷蛾眉倒豎。從水零零俊眼中。透出一股殺氣。只見國安大恨一聲。向前便闖。正是。

邪正豈能同臭味

獄牢行復見幽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遭誣陷義士入囹圄

解報恩許婆探衙署

且說國安聞紅英一頓排揎。不由怒眦欲裂。便直挺挺向前分辨道。主母如何不明事理。儘管將話顛倒來說。自國安侍病以來。主人病勢如何。須臾不過大家的。國安偶出。亦爲主人尋藥去來。今主母忽來。竟無端要逐國安。難道主母不欲主人好麼。一句話。戳了紅英的肺管子。登時頰簇紅潮。拍案道。你這廝如此放肆。還了得麼。今諸位高隣都在這裏。您看這奴才衆隣佑忙道。梁管家少說句罷。咱大家沒的吵得病人發煩。俺們可要告辭咧。田祿這

時。咕起眼睛。只有冷笑。國安憤甚。便道。諸位莫去。俺尋來兔血。現在此間。說罷。端起盞碗。趨近紅英。方置在案上。想對大家開看。只見田祿。忽然仰視承塵。嘴兒略動。國安向紅英指畫之間。便見紅英嬌喝道。哎。啣。登時驚蝴蝶似的。閃入屏後。這時田祿業已大叱跳起。一把揪牢個精赤條條的梁國安。衆街坊望得恍惚如夢。正在相顧詫絕。紅英由屏後喝道。今高隣都在這裏。這奴才久蓄淫念。今更赤體見辱。他所以託言侍病。便是爲早晚間挑逗於俺。便煩衆位作個證人。送官處治。於是喚進教友。亂哄哄簇定國安。最奇的是國安癡癡症。一言不發。只是胯下郎當。甚不雅相。隣佑等便拾起脫落之褲。給國安圍在腰間。又將餘衣帶了作證。大家方擁出院門。只聽陳敬急喘喘問道。甚麼事呀。紅英道。你不要管。且養病吧。於是由田祿當頭。送國安竟赴官中。這一闕。招得看熱鬧的人。千千萬萬。一時間議論紛紛。這且慢表。且

說小二自國安薨去後。只管覺得六神不安。迴想自盤陀山蒙主人恩養以來。滿想竭忠盡慮。幫主人興家興業。不想主母紅英淫恣如此。主人又堪堪病得待死。果一旦不諱。自己合國安身世。也就可想而知。想得怔怔的。一眼望到室隅。他那把鋼叉。不由又是一番感觸。暗想紅英先時節待自己。也算罷了。只是而今。却改變得說不得咧。方千頭萬緒的思想起落。忽聞有人急煎煎只管扣門。並且高喚道。梁嫂兒。快些開門。小二暗道。這又是那個。忙跑去啓門一看。却是宅裏的舊僕高安。滿面慌憤之色。一腳跨入門。便回身關好。喘吁吁的道。梁嫂兒。這怎樣好。梁兄遭人算計咧。小二猛聞。方驚得張口結舌。那高安已夾七雜八。將國安被送到官之事一說。小二聽了。只氣得渾身亂抖。高安頓足道。這都是冷田祿合主母使的毒計。用邪法兒。捉弄梁兄。如今便借此爲由。攆掉你們。連寸草都不許帶去。只怕少時主母就來封你。

宅兒哩。俺聽空來知會你。好作準備。咳。怎麼好。說罷。連連搓手。小二只掙得一句。竟有這等事。只聽大門外一陣脚步雜沓。赫得高安一吐舌。向後便跑。一面低語道。俺只好從你後門兒溜咧。語聲絕處。門外已打的一片山響。小二氣怔怔一啓門。便見柳升得意揚揚的。跟定紅英。領了幾名新僕。一擁而入。紅英不容分說。劈面向小二便是兩掌。叱道。你兩口兒。作得好事。原來都是狼崽子。快與我乾淨淨滾出去。俺不見罪你。便是情分。說罷。指揮新僕。便要封鎖各室。小二驚氣之下。便朗然道。主母不須如此。今國安既糊塗塗。被捉入宮。俺在勢當去。却是俺蒙主母恩養一場。今只好磕個頭兒。報謝主母。此後俺總須報答主人的。說着。面色凜然。插燭似磕下頭去。紅英方一扭臉。那柳升心頭快活。想趁勢臊臊脾。便猴子似的跳過來。便攙小二道。梁嫂兒。莫多禮。且寬心罷。這檔子事。本來梁兄太放肆些。你想主人如天。豈可欺的。

然而未免帶累了嫂嫂。這也叫沒奈何。俺們合梁兄同事一場。誰不讚歎。且等主母消消氣。俺們不怕磕破頭。定要哀求主母。收你兩口兒回來咧。說罷。夜猫子似的一些牙。方要大笑。只見小二。跔起來一伸手。劈劈拍拍。向柳升小白臉上。便是幾記耳光。大喝道。你是甚麼東西。敢來近俺。此間有你說話處麼。正鬧着。老汪奔將來。傳陳敬之命。來尋國安。這當兒。柳升逞性。掩面怪哭。老汪顛三倒四的亂噪。他所啣之命。紅英大怒。指小二只管喝叱。一時間竟鬧得一榻糊塗。動驚得鄰人們。都登牆覘望。少時小二慨然淚下。向老汪道。汪嬖嬖便煩你替俺叩謝主人。俺不能親去磕頭。只好異日報德了。說罷。翻轉身拔步便走。紅英只氣得向衆人道。你看他這個強樣兒。便見俺攆去他們。不爲心狠哩。正說着。只見小二重復。轉憤氣之中。不由珠淚淫淫。一言不發。趲進室取了鋼叉。嘩嚷聲就地一拄。紅英驚道。你待怎麼。小二冷

笑道。這須不是主人家的。俺一身外。便是這個良伴。此後或有所用。亦未可知。（去的慷慨。已有風蕭水寒之意。）說罷。頭也不回。揚長而去。這裏紅英自有一番指揮。便收沒宅中所有。鎖門而去。不必細表。且說小二。拎了鋼叉。負氣而出。一時間。驚憤萬狀。直蹵出這條後街。方稍清醒。見街上人望了他。都詫笑不已。小二都不理會。當不得市上小兒們。見個少婦。拎着柄明晃晃的鋼叉。都以爲是稀稀罕兒。業已跟在背後。戳戳點點。百忙中有認得小二的。便噪道。這是陳教主家的人。好體面武功。快跟定看耍叉呀。衆小兒一聽。越法都擁來。小二見了。只得拿出裝怪獸的舊樣兒來。邁開健步。一路好跑。直蹵過幾條鬧市。抬頭一望。已到槐柳大院。這所在。都是貧戶所居。人烟稀少。並且樹木最多。外路來趁生意等人。都就寬廠處。各度窩鋪。遠望去。便如穹廬一般。其中流丐小販。無所不有。並有山東侉哥兒們。鐵冶生業。終日價

叮叮噹噹。甚是討厭。當時小二信步來至一家鐵坊門首。坐在一株大樹下。一時間。心如油沸。暗想國安被陷。俺一身有許多責任。總須先尋安身之所。再作區處。只是孤另另一身。又不名一錢。人海茫茫中。那裏去投奔呢。正在焦急。只聽甕聲甕氣的道。某嫂兒。你放心。管保後天這幾件器具。都磨淬停當。小二望去。却是個黑壯婦人。挑了許多零碎新鐵器。大擗步由鐵坊趲出。後面一個媳婦子。抱着娃子送出。但看那媳婦。烏煤吊嘴。便知是鐵匠眷屬。小媳婦送至門口。即便趲回。這婦人將担兒一換肩。自語道。真他娘的有分兩。這時小二垂頭而坐。那婦人忽望見小二身旁那鐵叉。只認是來賣舊貨的。便道。喂。那位大嫂。你這叉敢是賣的麼。他這裏是吳家鐵坊收貨公道。俺給你出脫了吧。說着。哧哧趲近小二。恰好小二一抬頭。那婦人趕忙置下挑担。一把拖住小二道。甯可了不得。你不是梁奶奶麼。怎一個人兒。撞到這

裏小二忙望他。似乎面熟。却一時想不起來。方在發怔。那婦人已笑得前仰後合道。梁奶奶真是貴人好忘事。俺那年沒到府上去磕頭麼。若非梁大叔週濟俺。俺這會子不定尋了那個野漢子哩。小二猛聞。忽悟是許爛腿的婆子。紀大脚。外號兒叫風娘娘。因他性兒直爽。又有把子笨氣力。平日價山漢似的。串走街坊。故有此號。當時小二猛見紀大脚。便如親人一般。不由落淚道。少見哪。紀嫂兒。俺如今（句）大脚道。唷。奶奶怎的委曲咧。小二歎道。俺如今一言難盡了。你家在那裏。俺還有事相告哩。大脚指道。那片碎石砌短牆的小小籬門兒。便是俺家。小二望去。果見半里外。竹樹深處。有數間草房兒。甚是雅靜。於是跼起來。拎了鋼叉。即便隨行。那大脚挑起担兒。頃刻已到。兩人進門後。大脚先拋下担兒。引小二便入正室。小二看這院雖小。也有東西廂房。正室後一片菜園。似乎也有看園的場房。當時兩人入室。彼此間不

暇敘禮。小二便置下鋼叉。滔滔汨汨。一說國安遭陷之由。並自家見逐之故。許大脚不待詞畢。業已氣得亂跳亂罵道。真他娘的沒世界咧。誰不知陳二娘娘那種浪張致。他們教中。沒夜沒日的乾髓髒事。如今倒打一耙。却來誣梁大叔。偏他娘的而今官府們。都是渾蛋。但看王立猷的小婆子。被教友等玩弄了。他還沒事人似的。便是榜樣咧。說着抬起一支大脚。緊緊鞋子帶。一面吵道。您餓了。廂房中有米。柴草水甕。鍋灶兒。都在後院。勞您自家便去收拾。說着忙忙跣起。抖抖衣衫。向外便跑。小二忙道。紀大嫂那裏去。大脚道。縣衙前那羣蛋蛋子。(指公人)俺都熟識。今且探探梁大叔再說。於是梗起頸兒。但見那小纂兒。晃搭搭如飛而去。(像煞個風娘娘)這裏小二發怔一回。就後院中飲口冷水。暫壓火氣。只見菜園中。果有幾間房。鎖在那裏。不由暗想國安。一時間既被誣到官。不消說。總須監押。這饘粥供給。却是吃緊。

俺只好暫住此間。慢慢設法了。只是俺赤手空拳。這便怎處。想得心煩意亂。便坐在靠後牆一塊石上。出神好久。眼望日色。業已西陲。却忽聞牆外兩人。踢躡而過。一人道。好硬掙漢子呀。幾句話。頂得縣官。只噎氣。一人道。這纔叫國亂顯忠臣哩。你看陳二官人。鬧了一輩子。如今被他渾家那歪邪骨。弄得七亂八糟。而今一個樑柱似的梁國安。又復被陷。我看陳家。倒眉定咧。小二聽了。方在動心。只聽先一人道。可歎金剛似的漢子。搯入牢獄去咧。不消兩日。就須折磨下幾斤肉來。你看這片房。便是許牢頭的。這塊肥肉。却不一定便落在他的口裏。一人道。折磨算甚麼。我看梁國安。小命兒都懸人手咧。可是百花亭戲裏。八拉鐵頭有話。他兩個這一擠眼。便沒了我咧。（見崑劇指紅英田祿。謀除國安）小二聽了。幾乎想喚住人家。探探底細。方是意思。正這當兒。只聽紀大脚大喊道。原來梁奶奶在這裏發呆哩。俺跑進來不見你。急

得俺甚麼似的。說着咕咚咕咚跑到面前。只是抹汗。小二忙問道。俺丈夫怎樣咧。大脚道。如今好了。你放一百個心。如梁大叔掉一根汗毛兒。俺就不依那天殺的。（奇語突兀）說着奔赴水甕。拾起長瓢。咕嘟嘟灌了一氣。忽一攢眉。就甕後蹲下身。解褲便溺。淅淅的好半晌。方長出一口氣。跼起道。說也好笑。這泡溺漲的人小肚生痛。可恨縣衙前。再也沒個僻靜所在。而今可舒齊咧。（寫紀大脚又躍然紙上。解如此行文。絕無呆板之弊）於是一面繫褲。一面合小二蹩入正室。便張牙舞爪的一述所探情形。原來國安到官後。經田祿寫了呈辭。送上堂去。那官兒見國安神色迷惘。明知是教中弄玄虛。但他却怕教中勢大。只得向田祿道。此人既被他主母送官。呈中情節。想必不虛。但他似乎迷惘。怎生研問呢。田祿道。此人畏罪。故作此態。但用些冷水來激他。自然清醒。那官兒命人取到水。還未潑洒。田祿口內。已似乎默默念誦。

官兒偷瞧。越法明白。逡巡間。水方沃去。國安已一個寒戰。登時醒轉。一看自己形狀。百忙中摸頭不着。因大叫道。俺方在主人病室。如何却到公堂呢。官兒喝道。你這廝不畏天理。竟敢赤體犯上。今被你主母送到案下。快些實說。莫待拷問。因將呈中情節。喝問大概。國安聽了。頃刻氣得面色都青。忽見田祿不由頓悟。所以因大叫道。大老爺明鑒。俺主母現爲教主。善弄法術。那個不知。小人性子倔强。抵觸主母。誠然有之。若以這等淫邪之事。誣罪小人。小人卽不足惜。難道就不爲陳姓顧惜麼。此中委曲。小人卽便屈煞。也不欲說。却有一件。冷田祿萬萬不能證俺。官兒道。不但冷田祿。還有許多隣證哩。國安越法明白。因瞋目向田祿道。人要天理良心。俺侍病多日。不曾有甚麼隣佑來看望。如何俺方偶出。便齊齊來些隣佑。難道預知今天該出甚麼事體。先來作見證麼。田祿道。你在大衆之下。現已赤體被捉。還分說的是甚麼。官

兒道著哇。國安叩頭道。如何大老爺只聽一面之辭呢。也該訪查小人的素行纔是。官兒聽了。登時噎得乾貼眼。這時堂下觀者。不由都暗地指截田祿道。你但看這小模樣子。便知合陳二娘娘是怎麼回事咧。正這當兒。那官兒却模模糊糊的分咐道。且將梁國安釘鐐入獄。待俺慢慢拷問。可歎國安。還待分辨。那官兒已拂袖退堂。當值人役。不容分說。便將原衣給他穿好。吆喝着取到手靠脚鐐。一一服事起來。這時田祿眼看着國安入獄。方欣然慙去。回報紅英。兩人又有一番算計。這且慢表。當時紀大脚就衙前東探西問。略得梗概。便有人打趣他道。想是紀大嫂。貼乾孤老。沒得油水咧。總盼俺許大哥得這件關差。你快給俺個嘴兒。俺合大牢頭袁三哥說個情分。總還可以的哩。大脚唾道。放屁。你看俺孤老多。且給你媽媽拉兩個去。一路渾笑。大脚信步。暫向獄前。方在那裏探頭探腦。恰好那大牢頭袁三。兇神似的。帶了兩個

夥計。從獄內。趲出。亂吵道。這種人。一百個沒成頭。今天東排第三囚房。開着。該許爛腿值差。如今差事下來。他還沒影哩。你等快向左近酒館中。抓他去。夥計等方要拔步。恰好許爛腿歪戴着帽兒。廠披一件破長衫。被着雙破鞋。從獄牆左邊。歪歪刺刺的。趲來。便道。袁老總。什麼事呀。袁三頓足道。俺的許爹。你真把人嘔殺咧。於是拖了許爛腿。大家又趲入牢門。大脚見此光景。不由暗幸道。天可憐見。梁大叔落在俺丈夫手中。還好些哩。於是坐在縣門照壁前。給他個老等。公人們向來都見慣他的。也不理會。等了好久。却見冷田祿。合一個堆腮縮項的公人。一面價喊喊喳。由身旁而過。但聽田祿道。今便拜託。轉達袁老總。俺便在縣前某茶室內專候。那人道。就是吧。於是匆匆回身。直趲入獄。須臾。合袁三匆匆出來。竟赴縣前。大脚雖是婦人家。公門中許多鬼蜮。却瞞不過他。不由暗驚道。這定是陳家那浪娼根。要買囑牢頭。毀

掉梁大叔。俺那天殺的。如果屬猴兒拉稀的。壞掉腸子。沒別的。咱須驢的朝東。馬的朝西咧。思忖之間。業已大午以後。大脚方急燥得蚰蜒似的。只見許爛腿。滿面憤色。頂了一腦門子汗。由獄內匆匆跑出。一面直了脚子跑。一面歎道。咳。這是那裏說起。大脚忙喊道。喂。當家的。這裏來。爛腿聽了。四下亂望。一眼望到照壁。忙跑過來道。喲。你來得正好。俺正要向家去。囑咐你點事。如今你在此。到省俺一踰腿。說罷拖定大脚。回頭便跑。正是。

漫嗟豪傑偏遭難

惟有屠沽解報恩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二下

玉田 趙絳章著

第九回

探囚牢夫妻慷慨 換獄舍郎舅猖狂

且說許爛腿，急匆匆拖定他渾家，向獄牆後便跑。招的衆公人都大笑道：「您兩口子，老夫老妻的，怎還都十八似的。那股勁兒一發作，便這等情急就地，下得了陰寒，不是頑的。那麼到俺班房中，關個門兒罷。大脚等不暇理會。兩人直到獄後僻靜之所。爛腿蹀脚道：「你看真是人有旦夕禍福。今早俺還給梁大叔送兔血去。如今他就遭事咧。大脚忙道：「這事兒俺已都知。因將遇着小二一節一說。爛腿恨道：「陳二娘娘好副狠心辣手哇。好在梁大叔既巧值俺該管。梁奶奶又在咱家。還算幸事。如今俺囑咐你，就是梁大叔的飯食。從明早起，便天天送來。至於獄內照應，都有俺哩。大脚喜道：「這便纔是人應當。」

報恩的。梁奶奶算交給俺咧。說着四外一望。悄語道。你可留神大牢頭攛掇你作手脚哇。因將方纔見田祿等情狀一說。爛腿恨道。且叫這般狗男女作夢去。俺許爛腿。雖吃牢獄飯。還有些人心哩。何況梁大叔那番恩意呀。大脚聽了。十分放心。便一氣兒跑轉。當時小二聽大脚說罷。略爲神定。大脚道。你只管放心。明天且跟我望望梁大叔再講。小二不由連連稱謝。大脚道。俺們受惠還少哩。須臾日落。大脚便忙碌碌掌上瓦燈。將担來的鐵器一件件擦磨。小二道。你弄此作甚。大脚道。不瞞你說。俺當家的不會弄沒天理的錢。只仗着一份工食。如何能養家。俺十指又如捧掇一般。不會拈鍼納線。所以俺給鐵坊內作這磨工。尋點錢添補日用。小二稱歎道。真是公門裏好修行。像你夫婦。也就少有大脚笑道。罷啣。甚麼好修行。那現世報。（指爛腿）不過是個怪物罷了。他的親叔子。久在京營中混。也嫩得個小小武職。便是這

次額經略平苗。他叔子隨營叙功。也升了千總職分。前幾月來信。叫他赴京。想看機會。安插他在營中混。他臉子高腆。一百個不耐煩去。只說是人須自食自力。你說這不是賤骨頭。沒造化麼。（爲下文國安亡命赴京伏線）

小二一面聽。一面隨手也搽磨鐵器。那手腕兒。且是煞溜。大脚道。噫。梁奶奶。在宅裏時。享用慣的。如何也會作粗笨營生。小二歎道。俺當初甚麼勞苦。沒受過。因將自己在盤陀山。被陳敬恩收來。許多事一說。不由慨然泣下。道。今俺主人遭羣陰搆難。看來凶多吉少了。大脚勸慰一番。直至更深。兩人方同榻安歇。大脚鼻息數轉。業已沉酣。只有小二。一時間憂思如潮。再也睡不去。既念國安。又愁陳敬。直到半夜。還是清醒白醒。正這當兒。只見大脚蹶然坐起。一翻身跳下榻。向外便跑。小二只認是他尿急起夜。還沒理會。少時却聽得後院中。唏溜嘩拉。柴草響動。於是披衣起來。就堂屋後門。向外一望。只見

大脚光了身兒。從殘月之下。曳了一捆柴草。便奔飯灶。撲拉聲扔在灶前。身兒一隨。坐將下去。竟將頭一低。紋絲不動。小二不解其意。蹙去一望。只見他鼻息沉沉。依然睡去。便喚醒他。問其緣故。大脚楞怔怔的道。怎麼天還沒亮。麼俺恬着早早炊熟飯。給梁大叔送去哩。小二聽了。不由感激淚下。方知大脚是撒了個大楞怔。於是合他入室。重復困倒。這次小二却朦朧睡去。不多一會兒。天光大亮。小二驚醒來。只見大脚業已揉着頭兒。炊飯停當。並有支新荆籃兒。置在案上。小二連忙起身。草草結束。大脚道。不忙呀。這當兒。縣前想還沒人哩。咱且梳洗梳洗。省得人見了。說咱們風娘娘似的。一句話說對了景。不由自己也笑咧。於是兩人取過奩具。各端臉水。小二不消說是無心膏沐。妙在大脚這副晨粧。也簡單的狠。不過將草鷄窩似的頭。略爲扞扞。撩起面水。來個猴兒洗臉。一搗撒。就停當咧。須臾粧畢。大脚忽起坐不安。摸摸

肚皮。又揣揣胸口。唸誦道。老天加惠。這當兒可別叫俺不自在。逡巡之間。忽跳起來道。呵呀。俺的梁奶奶。難道你就不餓麼。一句話提醒小二。頃刻覺肚皮內空碌碌的。原來昨日兩個人都忘掉用飯哩。（小二憂心。大脚熱心。一時畢露。）說到這裏。便有挑眼的道。這不是兩人慌得忘用飯。我看是作者先生。彌補漏空哩。作者道。拿吃飯點綴書。此例不開自我。你看雪芹先生那部小說。大王紅樓夢。單拿吃飯作節目哩。當時紀大脚。忙盛得飯菜。先盛了尖尖一碗。遞給小二。自己剛舉箸。吃得一口。只見小二落淚道。俺夫婦倒生受你了。大脚那口飯。方下咽。連忙捶胸道。噎煞俺咧。梁奶奶別只管悽惶。你一身還搨着狠重的担兒。如何合肚皮過不去。快些提起精神。辦事要緊。小二聽了。不覺陡增毅氣。又搭着肚皮。真也有些不作主咧。於是一氣兒吃了四五碗。方纔放箸。大脚喜道。這便纔是說着另端正飯食。置在荊籃內。小二

見了。便要提携。大脚早已跨在臂腕上。兩人厮趁出開。大脚反鎖停當。只見旭日瞳朧。已高三丈。大脚道。這當兒去。正是晨光。於是遮遮掩掩。直奔縣前不提。且說國安。押入囚牢。幸逢許爛腿當值。那大牢頭袁三。看着爛腿將梁國安置在東排第三囚房。便大模大樣的發話道。梁主管。你是關門頭的人。平日價交朋結友。水也似用錢鈔。那個不曉。却有一件。像俺公門中苦哈哈的朋友。你却白不肯瞅一眼哩。如今怎樣。你自己思忖吧。咱們見雕放箭。單看你出手怎樣哩。說着瞪起牛眼睛。喝爛腿道。這就看你手段咧。爛腿忙笑道。俺都曉得。這點點事。還用老總掛心麼。於是一整面孔。將國安緊鎖在蹲柱上。直待袁三漫罵去後。他方掩上囚柵。一鬆那鎖。命國安坐在葦薦上。然後歎道。不想梁大叔。竟遭這等誣陷。你放心。等俺探探陳宅情形。並您家。再作區處。國安慨然道。俺家下料無善狀。只是俺主人定死於羣陰之手。說

着兩目一張。赤如燦火。爛腿道。您且寬懷。且看官中怎生發落吧。過幾天。開釋出也。未可知。於是服事國安。甚是盡意。直至出逢大脚。得知小二被逐之事。並田祿合袁三鬼崇神情。他心下不由怙愾。暫回來。向國安憤憤一說。國安夷然道。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俺家下被逐。早在俺意料中。至於彼等要絕俺性命。俺國安有命在天。恐未必盡如人意哩。說罷。反一陣冷笑。須臾薄暮。獄官來收過封。登時燈火慘淡。鈴柝四起。各囚室中呻吟號泣。好一派慘厲光景。國安却依然高臥荐上。鼻息如雷。次日一早。爛腿方服事國安。用過熱湯水。只見一個同夥。向他弩嘴道。喂。你那口子。尋你來咧。怎還領着個媳婦子。咱們頭兒。（指袁三）正在門首跳猴哩。爛腿道。許是梁奶奶來咧。急匆匆跑到獄門。一眼便望見小二。楞怔怔站在大脚背後。那袁三却腆起一張兇臉子。大跳道。俗語說。牢獄不通風。這所在要隨便出入。要俺們幹鳥麼。大脚

撇嘴道。罷啲。你這副嘴臉。快收起來。你這牢門。是屬娼婦口的。有錢就張。沒錢就閉。又通風透雨。出出入入的。胡嚼蛆。難道出入了你婆子。那兩扇門兒。麼。你等着。這點勾當。都在老娘身上。却有一件。等你婆子下小人兒的當兒。我也有法。叫他不通風。別的公人。便笑道。這可了不得。袁三哥。你快給他通一傢伙罷。大脚笑道。放你媽的屁。你媽纔叫人通哩。說着。領小二昂然直入。袁三乾眦兩眼。竟無如何。原來大脚。還善收生。合公人們。都有個小稀溜。當時爛腿。引大脚等直入第三囚室。大脚是來慣的。却不理會。惟有小二。乍到這等所在。抬頭一望。好不驚心。只見衆囚舍。便似蜂房。那種污穢狼藉法。不堪入目。這時正值清晨出風。（牢中暫放犯人遊行。謂之出風。）大家蓬頭赤脚。便如一羣餓鬼一般。有的靠牆箕踞。有的三五遊行。還有說說笑笑。表示他是硬漢的。見了小二等。都光着眼亂望。小二怔忡之間。便見爛腿撲奔

一所囚房。回頭道。梁大叔便在這裏。小二聽了。心如油沸。剛奔到柵門。只見國安頓得那條長索。嘩拉拉山響。大脚登時趕着爛腿道。好哇。你這現世報。爛腿忙道。你不曉得。大家眼目。如何不瞞瞞呢。兩人紛紜之間。小二早奮身奔入。一把拖住國安。竟自言語不得。頓足良久。然後揮淚道。咱夫婦遭此誣陷。這便怎處。國安道。事已至此。只好暫耐。你在外邊。頂要緊須探訪主人情。形。俟俺一朝出困。說不得。只好將主母一切淫縱。胡爲直稟主人。那時俺拚了性命。也要驅除田祿之輩哩。小二憤然道。難道襄陽官府。便沒個持公道。的。如縣裏只管含糊。俺便向府裏遞狀如何。國安道。你好沒分曉。王立猷現方縱逞教徒。咱們誣枉。豈能伸理。今不必自擾。且觀動靜。俺看官中將俺定甚罪名。俺所慮的。就是咱家主人。兩人只顧深談。小二一回頭。只見荆籃兒。置在柵內。大脚夫婦。却躲向一旁去咧。小二知他等恐防自己談話。便一面

將飯食捧給國安。一面將大脚許多好意一說。國安聽了。若有所思。便道。你去探訪主人。恐招那厮們的耳目。倒不如便託紀嫂兒。更爲妥當。小二道。正是哩。丈夫在許兄值管中。也算幸事。國安沉吟道。只恐他值管換人。然而這也是意中事。此間你不必常來。快些去吧。正說着。大脚也便趲來。於是國安深致謝意。竟力促小二等出獄而去。那大脚趲回家。慨然以探訪自任。從此供給國安。都託了許爛腿。他便不斷的暫向陳宅左右不提。且說紅英。誣陷國安之後。一時眼釘肉刺。忽然都去。好不暢快。便一面命田祿買囑袁三。就獄中害殺國安。一面合田祿馬勝等。大肆淫樂。更以餘興。黪戲陳敬。原來馬勝。自料鬧不過田祿。這當兒業已淹淹郎當的軟化咧。那知袁三這小子。是兇猾之尤。且會吃長遠食兒。暗道。這種肥實買主。是等閒遇不到的。俺一朝作翻國安。還弄甚鳥。俺且穩住買主。教他在俺手中。常常滋潤。給他個猫鼻

上抹腥。自然乾不着俺老袁哩。於是當初次在某茶肆。合田祿交代當兒。他便欣然道。俺的冷爺。您有甚麼不明白。俺這一行。若說一顆心不歪在胯骨上。連我也不信。只要您大手大把的。凡事好辦。却有一件。咱作事莫急促。不露馬脚方妙。這其中筋節兒。俺是知道的。不然。今天來個活跳跳的囚犯。沒得三天半。便向外拖死狗。也透着不夠公事呀。況且姓梁的。硬頭強腦。不是甚麼善岔兒。須得俺慢慢擺佈。須先折磨他硬骨架。倔性子。然後餓的他塌了腔。弄的他眼睛發藍。屁股怪叫。（奇語）這患病情節完備。報上堂去。直待四老爺。（典史）並管獄二爺查驗過。並胡亂經官醫診過病狀。然後俺方可放手作事。您想這事兒。急的來麼。田祿道。如此說。由你去辦。說着從懷內掏出五十金。道。這點小意思。你先收下。隨後陸續再送。袁三一見。登時沉吟。遲疑半晌。然後接過銀包。道。冷爺既出手咧。俺爲交朋友。搭上一注。

也須算着。您想合獄夥計們。都有點綴。稍一不到。定然出岔子。再如報病當兒。開銷更大。如四老爺。並衙中管獄二爺等。那一個不睜大眼睛。張大口。單等這白花花的大東西。然而這時且不用提。只要您老明白下情。虧不了俺們。便是咧。於是兩人別過。袁三這廝。好不從容。便將五十金。自入腰包。隔了兩天。又起發了田祿數十金。好在紅英揮金如土。並沒注意。袁三大悅。以爲國安。竟是奇貨可居。所以一任爛腿去服事他。寬假他。並不過問。轉眼間。半月有餘。那袁三已陸續擠金。三四百兩。這時陳敬病勢。業已一息奄奄。宛轉牀褥。跨院中。只一老汪。那紅英脚步。便稀稀的咧。陳敬自國安來侍病的時光。已有些覺察紅英。如今紅英更肆無忌憚。有時節田祿在座。兩人便公然眉目傳情。陳敬方恍然自己一向瞞在鼓裏。於是日盼國安。真如望歲。紅英只謊說國安。仍去稽察分廠。却一面裏催促田祿。叫袁三下手行事。不想袁

三只是支吾。紅英終是女人家。不諳世故。倒是田祿。揣度着袁三用意。便尋着袁三。打開牕戶說亮話。命他不出五日。結果國安。一總兒賄賂他五百金。袁三欣然道。就是吧。當時兩人別過。且說國安。屢得許爛腿。悄悄報陳敬病重消息。這日方合許爛腿。談話悶坐。只見袁三。橫着眼。蹙來。道。梁主管。莫怪我。說你是乾鍋爆豆。俺沒造化。想你的好處。如今却有人替你打點咧。沒別的。請你高遷一步。說着。喊道。老六這裏來。一言未盡。只聽破鑼似的。猛應一聲。便有個黑魃魃的漢子。生得鷹準鵝睛。從西排最後的囚房。大捩步。蹙來。爛腿一見。不由暗暗叫苦。原來這漢子。叫耶六。曾一脚踢壞他娘的脅胛。就是袁三的小舅子。兩個人狼狽相倚。一般心狠。耶六這小子。平日價不在獄中。只偃在袁三家下胡混。並合他姊子。不清不白。吃着一份小牢子的工食。專爲袁三擺佈人時。他去當劊子手。當時爛腿忙道。這差事。俺值管得好好的。

不須換人吧。袁三喝道。你真個不覺照麼。你看梁國安。被你值管以來。倒保養的好膘頭咧。有這樣舒齊所在。你也值管俺兩天。從此便不勞尊駕哩。這時耶六業已拉定國安項索。狠狠一頓。不想國安挺然一揚頰。登時牽得耶六向前一撞。耶六罵道。你這死囚。手起處。向國安左頰。便是兩掌。國安方怒道。你這厮。袁三從後面。早又拍拍兩脚。一路推擁吆喝。三個人竟奔那西排最後囚房。望得個許爛腿。只是發怔。又不敢便跟去瞅。逡巡之間。只聞國安厲聲大罵。並袁三跳喊發威。便見耶六兇神也似奔出。就房外牆上。摘下大拇指粗細的紐藤鞭。不容分說。一翻身。搶入房。但聽刷刷抽打聲中。那國安罵聲。也便越法起勁。爛腿頓足暗歎道。這便怎好。忙蝎蝎螫螫。趁到那囚囚外。向裏一望。只見袁三高坐在柙牀旁檯兒上。連連喝打。國安已精赤脊背。被高吊在屋梁上。那耶六藤鞭。正抽得呼呼風響。這時國安業已皮綻血

流。却咬定牙關。一語不發。袁三喝道。今日教你嘗個甜頭兒。以後有你受用的哩。於是命耶六住打。那蹲柱旁。一切設備。早已停當。是臭哄哄一桶大糞。距蹲柱一尺來遠。兩人一齊動手。由梁上解下國安。便就索兒牽就蹲柱。他們是練就的手法兒。只一瞬之間。便將國安繫牢在柱。那姿式兒。非蹲非坐。只腳尖稍爲著地。額兒揚着。腰兒哈着。兩腿拳着。簡直的一段身體。弄成三道彎。天地神聖。更難受的。便是那支屎桶。正對鼻頭。熱騰騰木樨香。薰的人幾乎氣閉。其名叫作猿猴獻菓。正這當兒。袁三忽張見爛腿。便喝道。這裏沒你的事咧。快些躲開。爛腿陪笑走進道。俺是請老總示下。東排囚房。接收甚麼人呢。說着向國安一使眼色。袁三罵道。快閉了你那鳥嘴。幹你的去。因吩咐耶六道。這廝是根扎手刺。你須小心在意。說着腆起大肚皮。昂然而出。爛腿直跟到獄門外。袁三方道。接收甚人。且不忙。你且等俺分派罷。原來爛腿。

明知沒人接收得。他這是搭趁說話。探探袁三口氣。是否還容他在獄。以便設法維持國安。當時爛腿聽袁三說罷。心下稍安。先就同夥中。一探問移換囚房的情節。盡知田祿紅英一番秘謀。不由嚇得一身冷汗。暗想道。這節事。須瞞不得小二。快去知會他。大家想主意。實出無奈。先叫他向府裏去遞冤狀。也是緩兵一法。於是一面沉吟。一面撒脚便跑。剛轉出照壁後。只見一人飛步跑來。不容分說。拖住爛腿便走。正是。

莫笑脚下並匆匆。須知各懷心腹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許爛腿大鬧蕭王祠 梁國安夜奔槐柳院

且說爛腿。方轉過縣前照壁。却被大脚一把拖住。直奔向僻靜之所。爛腿道。了不得。這便怎好。大脚道。咳咳。真個糟咧。偏偏他又。(句)於是兩口兒一

齊眈眼。不約而同的。都忙問道。難道這檔子事。你知道了麼。爛腿急道。甚麼呀。大脚也道。俺又知得甚麼呢。俺是跑來告訴你一段事。爛腿躁脚道。巧咧。俺又何嘗不有事要說給你們哩。（寫兩人急遽之狀。神化之筆。）兩人這彼此一頂板。再也弄不清爽。末後還是爛腿頭腦略清。便道。先說你的。大脚道。俺這兩天。腿都跑爛。爛腿隨口道。放你媽的屁。你說脚跑大。我還信些。（涉筆成趣。妙妙。）大脚也不理他。接說道。只探訪得陳二官人那病勢。日重一日。陳宅舊僕。一概攆掉。那陳二娘娘。合田祿等。成日價在演武院中廝混。今天早晨。俺又趲向陳宅大門前。只見新喪榜牌。業已擺將出來。爛腿驚道。如此說。陳二官是死掉咧。呵呀。俺的梁大叔。大脚道。說來也可歎。陳二官至死。還不知梁大叔被陷在獄。只當他又出外稽察。二官臨死當兒。已皮包骨頭。活鬼一般。那二娘娘。禁止人不許入視。竟連老汪也攆出來。那二官拚命。

了一日夜。長號國安。聲音道啞。後來忽然無聲。二娘娘方領人進去一看。那二官已翻跌在榻下。光着身兒。死掉多時咧。說着咬牙道。你說二娘這爛污貨。不欠敲麼。爛腿猛然道。這段事。梁奶奶想已知得咧。大脚拍手道。你還不曉得哩。他如今已病了兩三日。只是昏昏沉沉。有時囁語。有時清醒。似乎是氣鬱過甚。所以陳二官的死信。俺還沒說給他。你看這死信。可以告知梁大叔麼。爛腿聽了。登時一陣撓頭搔屁股。沒作理會處。大脚只當他是因小二病倒。心下發煩。便麼。你快別不大氣。人家（指小二）便是病在咱家。也未見得便吃嚼你一輩子哩。並且人家自到咱家。也沒袖手吃現成茶飯。不是攬點針黹作。便幫我磨鐵器。便是供給梁大叔。你當都我的錢鈔麼。你百不想想。你又沒錢。我又不曾抓乾孤老。隔個三兩天。俺便給你幾串錢。準備梁大叔的飯食。這都是梁奶奶所得的工賞哩。人家還惟恐久住不便。巴巴自

在菜園房兒內居住。你如何便這等嘴臉。（小二自任饘粥一節。隨筆補出。都泯痕迹。）爛腿搓手道。你胡吵的是甚麼。如今你聽我說。於是將國安方在危急情形。一一述出。大脚不聽。猶可。一聽此話。登時噪道。這還了得。我看事已至此。陳二的死信。還瞞梁大叔夫婦作甚。索性一古腦兒。都告知他們。梁大叔也好自作準備。梁奶奶便急速去告府狀。不然。那六那廝。恐就要下手哩。爛腿忙道。悄沒聲的。就下手。還不至於。他總須擺佈得人。不差甚麼。先呈病狀。惟今之計。俺先去望望梁奶奶。再作道理。於是兩口兒。一氣奔到家。只見小二。困臥在園室中。正在寒熱交作。張目一看。爛腿夫婦。竟不大認得。依然沈睡。爛腿便道。看光景。是氣憤鬱結。陰陽相搏。你快些請醫來調治好。他再說別的說罷。合大脚來至自家屋內。只見壁上。掛着柄亮晶晶的短刀。二尺來長。十分鋒利。又有一柄精緻七首。置在案頭。爛腿信手拈起七首。把

玩只見鋼口絕好。是新出冶的。便道。如今梁奶奶患病。你還有暇作磨工麼。大脚道。這不是鐵坊裏的。這是人家梁奶奶未病之先。忽的看那鐵叉。只管沉吟。便叫俺將那叉。拿到鐵坊中。毀打了這兩把刀。爛腿隨口道。他用刀作甚。說着。摘下短刀。猛的心中一動。便道。這刀兒俺且帶去。倘那六那厮早晚間發作起來。俺便攔他幾刀子。給他個喇嘯一跑。找俺叔子去。（爛腿無意藏刀。却爲國安應用。自家準備我叔子。却又成下文打發國安亡命。極變幻靈動之致。）大脚道。正是。正是。這種沒天理的鳥所在。也不是人住的咧。你看這一對渾楞兒。這副俠情熱念。也就少有。古人說得好。交道在屠沽。又道是。惟有屠沽解報恩。可見市井廝養中。儘多壯士哩。當時爛腿心掛國安。便藏好短刀。跑回獄中。先向自家值房中。藏好那刀。瞧空兒遙望國安。又被人家擺佈到小點籠裏。將頸兒拉得挺長。囚房外有兩個那六的心腹夥計。

正在那裏裝模作樣。這時天色業已傍晚。四下一瞅。却不見耶六。爛腿不由心下怙憒。暗道。難道他今天便去報病狀麼。這事兒真要急促。逡巡間。覷近蕭王祠。只見許多小牢子。正圍着耶六。在祠外廠柵兒下。大說大笑。一人道。咱這些時。口內幾乎淡出鳥來。今晚咱大家給耶爺賀喜。明天又是蕭王爺的生日。照例的晚半天便放假。大吃二喝。這兩場酒。咱總須渴他娘的。耶六聽了。合着兩支兇眼。一面捶着胯骨道。算了吧。這姓梁的。真是茅廁石頭。又臭又硬。嘔得人火雜雜。一肚子氣。沒得高興飲酒咧。並且這等鳥差。算甚麼喜呀。一人笑道。你看耶爺。真會鬧。這股子勁兒。真沉的住氣。卽差事不消說。袁爺分給您彩頭兒。損死了。也得二百兩頭。白花花四支整寶。人了腰包。他還說算甚麼喜呢。又一人道。耶爺放心。俺們今晚是誠心致賀。並不是繞灣想吃嚼您。您合袁爺。簡直說是一個人兒。說着向大家一擠眼。正色道。俺這

話不差吧。(暗諷耶六淫姊)只要您在袁爺跟前。多照顧俺們兩句話。便甚麼情分都有咧。何在乎這場酒。只管客氣呢。耶六笑道。既如此。俺便領情。先發話的那人。大笑道。還是你會投耶爺的心縫兒。三言兩語。耶爺那顆心。便撲答聲放下來咧。衆人亂笑道。好尖嘴子。這便該單罰你一席酒纔是。難道耶爺便這等小氣。真成了四方腦袋。但鑽錢眼咧。爛腿聽了。且喜有機會。可報告國安一切。便悄悄回到自己值房。靜候消息。約摸有一更多天。早聽得耶六合大家。在那廠棚下。歡呼暢飲。爛腿不敢怠慢。剛悄悄盪出值房。事有湊巧。恰好一個夥計。拖了耶六那兩個心腹。嘻天哈地的走來。夥計道。那死囚既上櫃牀。還怕跑掉不成。你不去吃渴。可是愁哩。耶爺少時酒足後。趁着高興。一定向文廟後。睡自在覺去。你還怕担不是麼。原來袁三家下。便住在文廟後。距獄甚近。爲的是往來捷便。當時爛腿。趕忙向回裏一縮。三個人

已牽扯而過。爛腿暗喜天與其便。忙奔至國安囚房前。仔細一望。又是一怔。只見牢中小使兒。叫淘氣的。正坐在門首。槪着嘴。自家報怨道。俺連偷個菓兒吃的命都沒有。方想趁他們大吃二渴。睇空兒去抹抹嘴頭。偏又將人安在這裏。爛腿趁勢道。真也叫人氣不平。你一個孩子價。苦哈哈的。他們連這點體諒都沒有。你只管儘力子去偷吃。俺替你看守如何。淘氣一聽。登時長起精神。跳起來道。敢是好哩。好許爺等俺回來。你再走哇。爛腿道。就是吧。一語方罷。淘氣已跑出老遠。這時更聽得廠棚內轟飲如潮。於是爛腿連忙進柵。先剔亮壁上油燈。從慘黯黯光中。早望見國安直挺挺被收臥在柵牀上。遍體傷痕。甚是可慘。一睜眼望見爛腿。不由聳然。却是言語不得。原來他嘴內還堵着塞口。爛腿這當兒。左顧右盼。心頭滿跳。先將他嘴內塞口掏出。急說道。如今梁大叔先莫吃驚。俺探得兩個消息。甚是不妙。怎麼辦呢。於是急

匆匆將陳敬已死。並紅英田祿秘謀一說。國安猛聞。氣痛交併。頃刻顏色大變。長呼一口氣道。呵呀。俺的主人。兀的不痛煞國安。爛腿忙戰抖抖。掩住他嘴。道。如今大叔性命要緊。且趁這班狗男女去吃酒。等俺放掉您。大家跑他娘的。說着東張西望。便想尋石頭來砸。國安略一沉吟。明炯炯虎目亂轉。憤然道。不須如此。俺何苦又累及你。只要有機會。俺自能脫此牢籠。你且看俺饒過那個。爛腿一聽。猛然想起國安。原是個虎也似的漢子。便道。如今却巧咧。只明日便是蕭王的生日。他們照例的放假吃酒。便俟明晚。看機會行事如何。國安方道得一個好字。只聽門外咕咚咚有人跑來。爛腿忙給國安堵上塞口。剛一脚踏出門外。那淘外氣已笑吟吟兜了許多菓餅跑。到便道。好許爺。真虧你作成俺。他們預備的中飯。啾個冷子。都被俺摸來咧。你老不得一個兒麼。爛腿道。俺不吃咧。於是暫回值房。一面盤算明天怎的行事。

一面又頃聽國安動靜。虧得郎六吃得醉醺醺。攬他姊子去困覺。當夜國安得以安然。次日爛腿爬起。先就獄牆。端相良久。只見高聳聳上插荆棘。更沒有著手之處。暗想梁國安。雖有超聳本領。這等高牆。恐怕要費手脚。正在思忖。只見兩個掏拉圾的街工。携着掏具走來。一人道。你也爽利點。拉個主顧。那一人道。毛老八。你真想不開。俗語說官工慢慢磨。你便一傢伙給他掏清爽。他不會給雙份工錢的。爛腿向前一問。却是因今天蕭王生日。獄內潔除。並掏漉牆下通外的大陰溝。原來這陰溝向裏口兒。平日價用石塊砌牢。只留碗大一孔。以備洩水。惟有掏漉時。方纔掀動砌石。爛腿心中一動。暗想這倒也是個機會。却不知今天能否畢工。於是跟街工覓到那裏。只見毛老八楞頭楞腦。頃刻價動起手來。那一人便唾道。難道你吃了硬鍋鍋頭。怕存食麼。咱且歇一霎。打甚緊。今天不完。還有明天。明天不完。還有後天哩。說着賭

氣子放下掏具。一屁股坐在地下。由懷內掏出根短烟筒。敲火便吸。爛腿趁勢走進。便合他東拉西扯。不多時。那毛老人將掏具一丟。也嘻了嘴。湊過來。於是爛腿一面變着方兒。耽延他們。一面端相那陰溝出路。直至將午。街工方啓起砌石。爛腿看光景。今天定不能畢工。暗暗心喜。便一逕的趲向家。看那小二病勢。依然昏沉。大脚問知國安準備越獄情形。拍手道。好好。如今除此也無別法。但是你作手脚。也須小心。倘被人看出破綻。須不是耍處。約摸三四更左右。梁大叔便可到咱家。俺且靜聽消息吧。於是爛腿匆匆跑回獄。便見衆夥計。業已割肉打酒的亂作一處。袁三合郎六。都換了簇簇新的衣服。在蕭王祠前。晃來擺去。祠前香燭祭品。都已停當。是少顏落色的一對磕頭了。(燭名)七長八短的一束香。中間一方掀皮露骨的瘟豬肉。左配一只五癆七傷的瘦母鷄。右配一尾屈脊撇肚的乾鹽魚。還有兩根大牢棍。繫

着裏脚似的紅布條，分靠在案神以前。據說這兩根牢棍，狠關乎大牢頭的
一年利市。這時合獄各色人等，不多時都陸續四集。用竿兒挑起一掛短爆
竹，倚在祠前槐樹上。爛腿知要行禮咧，便趕忙攙入衆中。袁三斜睨日影道：
這當兒四老爺沒來，定是事忙，不來行禮。正說着，請四老爺的人跑回來道：
四老爺沒空來。袁老總便行禮吧。於是袁三率衆叩頭畢，爆竹碎訇，鬧了一
陣。只見更夫雜使人等，拿出了喝夜的怪嗓子，向袁三似乎賀祝，又似聲諾。
登時七手八脚，將祭品等物撒去。原來這項東西，例歸他們享用。至於大小
牢頭等，這天吃酒，端的是肉山酒海哩。當時爛腿退下來，先瞧空遙望國安。
居然沒受擺佈。因這天算個喜慶日，合獄人犯都邀寬假。又暫到陰溝前，只
見街工們，正歪在地下，死狗似的睡中覺。砌石方啓完，掏漚積穢，還沒動手。
這時天色已到未初時分，爛腿暗喜須臾袁三週巡獄中，分附道。這晚半天

就該放假咧。你等一切行動。並晚上吃酒。都須小心。衆人笑道。你老放心吧。但請回宅去快活。這裏都有俺們哩。於是袁三笑迷迷。去這裏大家。頃刻亂作一處。有的說笑亂唱。有的攢聚賭博。還有趁空溜出。尋獄左近的私窠。子小娘兒的。惟有爛腿。有事在懷。在自己值房中。反倒頭酣睡。以便蓄足精神。夜間作事。既至醒來。業已掌燈時分。祠前廠棚下。也便擺列酒饌。大家都在那裏圍着。郎六說笑。爛腿一問袁三。還不會來。暗喜今晚事成八九。便趁空先。蹓向陰溝。只見果然工沒完。那溝口兒。只用幾塊浮石暫堵。又望望國安囚房前。還是淘氣在那裏。沉吟一回。打定主意。便蹓赴棚前。敷衍大家。當時大家就座。歡呼痛飲。一個個酒到杯乾。箸落如雨。不多拇戰角勝。各換大杯。伸出拳頭。都恨不得戳倒人。却是喊出來。便如蠅子嗡嗡。因在牢獄重地。按理說飲酒都不許。何況喊叫拇戰。但是大家飲興。却不因此少減。爛腿隨

意應付。時時留意。直至二更將盡。大家已渴的惺惺着眼。舌頭硬槪槪。口內
禽娘禽娘的亂罵。還不見袁三到來。耶六便道。咱俺這酒也夠咧。不差甚麼。
散吧。莫誤正事。大家噪道。不要緊。來來來。再豁個通關。便由耶爺那裏起。
難道而今像說書唱戲似的。還有劫牢反獄的事麼。於是紛紛擾擾。又復攪
起酒來。爛腿趁勢。悄悄溜出。這裏大家都不理會。正在拚命的鬩飲。只見提
燈一閃。四老爺便衣。整來。後面跟定一個僕人。並袁三。原來四老爺。因今晚
獄中放假。特特加查一次。袁三在家。酒足飯飽。本想合老婆睡咧。因四老爺
忽然加查。不能不來。當時大家一見四老爺。都蹣跚踉跄起。四老爺拉起官腔。
分咐幾句。小心仔細的話。便微拈鼠鬚。邁起鴨步。由僕人前引。就各囚室。巡
過一週。仍由袁三恭敬送出。便命人關好獄門。上了大鎖。梆鑼響動中。值
更人迭相警喚道。小心著。便有人接應道。知道了。那聲音幽遠沉慘。好不難

聽。且說爛腿溜回值房。不多時聽得巡邏發動。並不慌忙。他知這些更夫。照例的巡兩轉。便尋所在。去打坐更。今天大家都在廠棚吃酒。他自然是向棚左近坐打。爲的是一聲聲送入他們耳朵內。好顯他勤於職事。這光景說來。似乎好笑。不知如今許多的作官人。那一個不在上司跟前打坐更呢。要說是悃悃無華。悄沒聲的去盡心愛民。誰肯賣這份呆氣力呀。當時爛腿頃聽一回。果然不多時。那片梆鑼。只管在棚左近。敲得起勁。便連忙取出櫃鑰。直奔國安囚室。方惦算沒法誑開淘氣。只聽黑影中。淘氣低聲道。許爺再作成俺偷些菓餅吧。爛腿一聽。頃刻便是個機靈。便忙道。俺這會子。酒多破肚哩。你去偷菓兒。沒多大耽擱。不須俺去看守咧。說着向左一隱身。似奔茅廁。暗瞧淘氣。也便竟奔廠棚。爛腿暗道。謝天地。今天機會種種湊巧。於是三脚兩步。奔到國安囚室。這次國安雖鎖在櫃牀上。口內却沒堵着。當時兩人一見。

各不暇語。爛腿取鑰。開了櫃鎖。你道櫃鑰。怎便這般投簧。原來爛腿在昨夜。已經留心那鎖。是甚麼樣式。今天回家時。便在市上照樣兒買了一把。當時國安略爲活動。一躍而起。切齒道。如今可惜。只少把刀劍。爛腿猛想起那把短刀。便道。巧咧。俺值室中現有一柄。只是刻下那班男女。（指田祿紅英等。）勢派既盛。又有本領。梁大叔雖是英雄。畢竟孤掌難鳴。依俺看來。不必去撥撩他。且投俺家中。再作區處罷。國安慌忙中。也沒入耳。被爛腿拖了。剛趲出囚室。沒幾步。只見遠遠的一個小黑影兒。直奔將來。爛腿驚道。淘氣轉來咧。這便怎處。國安道。不打緊。你且閃開。於是爛腿暫奔僻處。好國安真有胆智。一翻身。復入囚室。就門後蹲身伏好。須臾。淘氣一脚方踏入。國安一伸腿。登時撲哧聲。鬧了個狗吃屎。淘氣方罵道。真他娘的晦氣。已被國安跳出一把按牢。淘氣剛叫道。了不得咧。一聲未盡。國安抓起一把土。先堵牢他嘴。纔

提鷄子似的。提上榭牀。咯噔一聲。上了鎖。弄得淘氣。只好乾咕眼。國安都不管他。便尋着爛腿。直奔值室。爛腿方從暗中。摸着那短刀。遞給國安。只見廳外燈火一閃。兩個夥計。吃得蹣跚。跟把臂而來。一人模糊道。郎六惦着他姊子。不照面。也還罷了。怎的三晃兩晃。咱老總也沒影咧。難道他們還鬧個連牀會麼。怎的咱也插一骹膊。纔寫意。那一人道。別胡唛咧。國安聽到袁郎兩人。不由殺氣橫飛。方暗想他兩個。定是都在文廟後外宅中。少時俺出獄。先結果那厮們。逡巡之間。兩夥計已到廳外。爛腿想去關門。又恐反露破綻。於是急中生智。趕忙將國安向榻下一推。自己歪身在榻。只作睡去。這時提燈已至室外。一人喚道。喂。許兄睡了麼。有涼茶。快給些渴渴。今天吃酒多。喉嚨乾得生烟哩。那一人便拖他道。人家睡的好好的。你來麻犯。甚麼意思。你要茶。等我撒給你一大泡。並且還是熱的。巧咧。還掛着好體面的酒味。冲你一

下子。管保喉嚨不燥。一人笑罵道。放屁。喉嚨便乾煞。咱大家總須啓發老總。再弄一席彩輿酒吃吃。俺聽說那筆款子。人家業已交清。限三日之內。要結果姓梁的哩。爲甚麼咱老總。今晚那當兒纔來呢。便是在陳宅演武院中。合那俏皮小夥。並那小娘兒。（指田祿紅英）交代此事。跟老總的三兒。向俺說。那小娘兒那張致法。就不用提咧。真是若要俏。一身孝。活脫就像秦雪梅吊孝的樣兒。瞞着那小夥。合不攏嘴兒的笑。直至送出咱老總。兩個人又携手回院。你想夜間光景。還用說麼。正亂着。脚下一蹶。人倒燈滅。兩個人連笑帶爬。鬧了一陣。這纔蹣跚踢趔去。聽得個梁國安。暗暗咬牙。爛腿頃耳良久。見沒動靜。這時已有三鼓左右。便合國安奔到陰溝口。兩人一齊動手。頃刻搬開堵石。爛腿道。梁大叔此去珍重。咱明天相見。再作商議罷。俺家在槐柳大院。那路徑您是知得的。國安應諾。一伏身。由陰溝蛇行而出。這裏爛腿。更不

再堵浮石。便悄然盪回值房。潛聽動靜。慢表。且說大脚。這夜裏靜候消息。直至五鼓將半。還不見國安到來。正在煩燥。只聽牆頭上。刷拉一響。似有個黑影兒。撲到房外。大脚忙道。梁大叔麼。推門一望。却是個大野狸子。見了他。哧哧豎尾作威。一拱爪兒。躍登屋頂。野風吹過。隱隱聞人語嘈雜。大脚驚忙中。開大門四望。只見一簇火光。飛也似向槐柳大院奔來。須臾已近門前。大脚趕忙縮身。關上門。由臨街高牕。向外偷張。只見四五建僕。各持刀棍。擁着一個勁裝伶俐的俏娘兒。提刀跑來。忽一擺明晃晃鋼鋒。約住衆人。沉吟道。俺明明見那厮。向這條路逃下來。却怎的不見呢。衆人噪道。也許逃向岔路。冷爺已向岔路上趕去咧。如今馬爺傷勢不輕。不如且回頭料理馬爺。趕緊報官捉人爲妙。這片所在。小門小戶的人家多。料也藏不得人。那俏娘兒點點頭。於是火燎向回路一捲。雜沓而去。張得紀大脚。好不小心頭亂跳。原來那俏

娘兒。正是紅英。當時大脚。料國安業已出獄。方從黑影中。蹶向菜園。想望望。小二。只見一條黑影。颼的聲從菜畦內鑽出。大脚罵道。浪狸子。又來嚇你娘哩。只聽黑影答話道。紀嫂兒麼。俺梁國安在此。這一聲不打緊。登時嚇得大脚一哆嗦道。呵。梁大叔你好大胆。你幾時鑽進來的。他們趕你不着。方轉去哩。一言方盡。只聽有人大喝道。好哇。你誠心害人。俺可肯放過你哩。兩人聽了。不由大驚。正是。

方逞無明飛殺氣。

又從睡夢動驚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國安越獄復主仇

馬勝貪淫遭狙擊

且說紀大脚。剛要合國安。蹶向正室細問。所以忽聽有人喝叱。細一頃耳。却是園室中小二。夢嚙。大脚忙道。如今大叔。且望望梁大嬪再講。您兩口兒。一

個身陷牢獄。一個病魔纏身。真也是一步災難。於是合國安推門入去。先敲火點燈。國安一望渾家。止不住英雄淚落。只見小二蓬頭垢面。昏沉沉臥在榻上。四壁空空。却有些未完的針黹。亂嘈嘈置在榻旁。國安近前。摸他頭額。却火也似的發熱。兩目偶張。仍然閉緊。國安慨然頓足道。看來此病非旦夕能愈。但俺這當兒。却顧不得你咧。大脚忙道。梁大叔且自寬心。慢作計議。於是取牀袂衾。與小二蓋好。逡巡之間。業已五更將盡。兩人捱入正室。國安將帶血短刀。向案頭一擲。憤然道。不想事不湊巧。却便宜了冷賊。於是滔滔汨汨。說出一席話來。原來國安由陰溝爬出後。幸喜沒人覺得。頃耳一聽。四街上靜悄悄的。那文廟後。是條短街。離獄雖近。却須大寬轉。繞向衙左。國安思忖一番。便施展跳聳能為。颼的聲躍登人家屋脊。一連幾躍。穿過幾家。向下一望。便是一帶矮房兒。便如衆星拱斗一般。環依文廟。這些住戶。大概都是

下等土倡。專作公人們的生意。不論晝夜。大開方便之門。專給公人們。息勞解乏。放放色勁兒。頂闊氣的纏頭費。不過二百老錢。但是學官衙舍。也夾在矮房中。因爲廣文先生。清苦得狠。衙舍塌壞了。只好租居民房。當時又有種流行話。是淫風合文風。有密切關係的。所以各州縣。凡文廟左右。總是些土倡。比戶而居。這番原理。雖然離奇。但是證以而今的文明進步。便男女防撤。鬧出許多的新奇風月事兒。只怕當時那句流行話。竟有些道理了。當時國安。略爲駐息。輕輕跳落。一氣兒繞過文廟。早望見袁三宅舍。便撲進牆左邊。略略頃聽。一翻身躍入牆內。只見二門雖閉。從垂花門樓上。還浮出燈光隱約。却聞得有個婦人。歪聲浪氣的道。小翠兒呀。你將狗關在後院。便在後院房中睡罷。說不定人家冒失鬼似的跑回來。便須偎在你房中哩。便聽得一個丫頭。一面打呵欠。一面笑道。你老人家。有的是本事。大海大量的。都收容。

了不好麼。又找尋俺們作甚。這會子高情大意的送人情。只怕明天一轉臉。便搭拉的一布尺長哩。婦人笑罵道。等我撕你那張肥嘴。於是步履響動了。頭嚙嚙的叫着狗。那聲音已入後院。接着簾鉤微響。吱扭聲一掩門兒。婦人笑道。今天獄中吃酒。俺只當你不來了哩。一男子道。俺酒已吃得八成。不想四老爺溜進去。所以我瞋空兒也便溜出。不然你合姊夫這時光。一旬一婦人唾道。賊形兒。今晚你姊夫已將那筆錢弄到手。等我合他說。多分給你些。却是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絆着姓梁的。可是小事哩。今天獄中。大家都渴的醉貓似的。你該格外小心。不溜出來纔對哩。男子笑道。俺本想不來。只是一時間困不去。所以信脚又來咧。婦人一笑。便聞一陣子掃榻安枕。窸窣有聲。國安聽至此。怒不可遏。便提輕身勢。一聳身抓住牆檐。身兒一旋。業已偏落院內。只見正房東間內。燈火明亮。趨就牕縫一張。只見那郎六正赤條條。

仰臥在榻。婦人却廠披短衫。光着白生生下身。坐在榻後馬桶上。一面笑道。你只知合姊子要錢用。你那裏曉得。俺合你姊夫。怎的磨嘴皮呀。如今案頭上那包銀兩。約有五十多兩。便是前兩日。你姊夫給人家下傢伙（牢頭得賂。鬆犯人刑具。俗爲下傢伙）得來的。如今俺把給你。等你應分的錢到手。須先還此項。再者你也老大不小的咧。儘管浪蕩到幾時。有了錢。別胡花了。也該積攢些。說房老婆。成個人家。難道你佷靠姊子一輩子不成。耶六笑道。像俺們這等陰隲。還想作甚麼人家。如今現成成放着姊子。不但不用俺給養。還養活着俺。俺現鐘不打。倒去鑄鐵。俺還沒愁透空哩。再者俺這營生。結仇落恨。說不定這顆腦袋。一言未盡。只聽房門吶嚦一聲。耶六方驚問道。誰呀。就這聲裏。國安飛步搶入。一把揪住耶六辮髮。短刀一起。便攔在他頸兒梗上。這一傢伙。冰涼挺硬。嚇得耶六倒抽一口涼氣。抖着道。梁大叔。梁祖宗。

這通不干俺事。都是俺姊夫袁三。(句)國安喝道。俺正尋袁三那厮。他在那裏。郎六道。他還在。(句)一個獄字沒出口。國安手勢一按。郎六手足一札煞。頭顱滾落。咕嘟嘟項血噴出。國安就榻幃上。略拭短刀。一望那袁三老婆。依然高坐馬桶。沒事人一般。原來業已嚇癡咧。國安走去。一掌拍醒他。喝道。如今袁三。究竟在那裏。你若虛言。俺便是一刀。婦人道。他他真在獄未回。不然俺兄弟。他敢。(句)國安喝道。沒人倫的東西。俺今不屑殺你。却也饒你不得。於是揪住髻兒。提到榻前。割帳帶將他綑牢。堵上他的嘴。不管三七二十一。舉起他。向郎六尸身一拋。拔步要走。忽一沉吟。竟取了案頭銀兩。揣在懷內。一逕的越牆而出。側耳獄內。並沒動靜。於是施展開飛行術。直奔陳宅。他在獄中。竊聽兩個醉夥一番話。知田祿紅英。都在演武院中。所以並不遲疑。直奔將去。不想馬勝這小子。活該倒運。緊趕慢趕。却去挨頓刀子。原

來馬勝自屈服於田祿之後，也只得去學柳方中，抱人粗腿。紅英本沒厭惡他，所以他還能合田祿平分春色。自陳敬死掉後，他越法去巴結田祿。演武院已成他三個人取樂歡笑之所。馬勝是沒一日不去踏腳的。這日晚上，紅英將賂金交付袁三，心下暢快，便合冷馬兩人置酒歡飲。一面調笑，一面談起教務興旺，好不有興。馬勝便道：像梁國安這種人，真是找死。你想教主將來還要幹驚天動地的事兒，豈是尋常娘兒們。容人拘束，你一個奴才家，還擱倒那裏去。說着，向田祿笑道：所以俺如今咬破這顆豆兒，惟有拜倒教主鞋尖兒下。漫說教主就是教主，心坎兒上溫存，眼皮兒上供養的人。俺一般不敢擽着他哩。呵呀，冷兄，你那頓拳頭，教訓的俺，好不親切有味呀。說罷，聳起肩兒，哈哈大笑。將田祿面前冷酒一飲而盡。糊獠似斟上熱酒道：冷兄，吃杯熱酒。冷酒入肚，不自在的。又隨手用袖兒給田祿彈彈肩塵。紅英見狀，心

下頗覺舒齊。便笑道。這便纔是。都是自家人。爲甚麼見了烏眼鷄似的呢。你不怕人家捶你。只管吊猴兒。（俗謂滋事也）馬勝笑道。俺可不那麼渾蛋。咧。紅英聽了。登時杏眼斜睨。咬着唇兒。似嗔似喜的道。咱們打開板壁講亮話。無論他是誰。只有聽俺指揮的。若都任性兒吊猴。咱連這教務。也就不幹咧。（隱然渠魁口吻。所以成亂）說着斜軀香軀。微微含笑。那淺暈梨渦。被酒力一烘。早透出幾分春色。馬勝見了。登時心頭痒悻悻的。便趁勢連灌數杯。趨着脚子。跔起來。跑向榻歪身便睡。其實他心頭清醒白醒。微開眼縫。便見田祿向紅英笑道。你看他不肯去咧。那麼今夜。俺尋香雪困去。難爲他方纔跳花臉兒。也須給他個面孔。可惜俺那秘藥。今夜沒處用咧。紅英笑唾道。快去吧。明天莫忘掉催促袁三辦正事呀。田祿應諾。便匆匆一逕出院。這裏馬勝聽得田祿履聲方絕。便一咕嚕爬起。不容分說。竟跪倒紅英膝前。冷

不防。倒將紅英嚇了一跳。因笑道。你這鬼八卦。俺早明白。如今田祿去咧。又裝這醜樣兒作甚。馬勝道。我的娘。請你將那秘藥。賞俺用些不好麼。就俺這本質。再用了藥。可知妙得緊哩。紅英聽了。只好格格的笑。當不得馬勝涎臉得兇。只抱定紅英腿膝。再也不起。紅英笑道。爲你這廝。還須俺到內宅去取那藥。說着腿兒一抬。將馬勝鈎將起來。兩人倚偎坐定。又吃過幾杯酒。都有些春興勃勃。於是紅英翩然起出。這裏馬勝便喚過門房中俊僕羅仁來。撒酒饌。這羅仁只有十八九歲。生得柔媚。便像個女孩子。自入陳宅。便成了大家的弄童。當時羅仁撒罷酒饌。便泡茶掃地。剪燭鋪牀。一面合馬勝說說笑笑。馬勝酒後本沒正經。又因紅英慳去良久。還不見回。他便隨手抱住羅仁。一陣肉麻。酒後之餘。馬勝如何肯安生。那羅仁也不敢違拗他。不消說。兩人醜態百出。一個是姑作消遣。一個是不容不從。馬勝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直

鬧的體倦不支。方合羅仁沉沉睡去。如今按下這裏。這且慢表。且說國安提短刀飛奔陳宅。那演武院本是宅西的跨所。他便直奔西牆根。他知田祿住室。還在廠廳之後。便一逕北奔去。從疎星耿動中。望見廳前那株老槐。便駐足略爲頃聽。一聳身躍登牆頭。恰好那老槐一支橫柯。離牆頭不過二尺來遠。國安就牆上穩穩氣息。雙足一迸。業已雀兒似飄落柯上。不想樹上有個老鴉巢。當時撲刺刺一陣驚噪。國安忙就枝葉茂處。隱住身體。待了一霎兒。方想緣樹而下。直奔廳後。只聽二門口有人唧噥道。真喪他娘的氣。小羅子只管不來。俺一個人兒。業已毛不登時。（恐懼之意）這羣瘟鴉兒也來嚇人。等俺明天掏淨鴉雛兒。且燒肉吃。說着呵欠連連。趲向門房。國安聽語音。是小僕祥子。當時也不去理他。便悄悄下樹。竟奔廳後。他雖一腔義憤。因田祿紅英武功絕倫。却也不敢冒昧。當時國安提輕步勢。便如蜻蜓點水一望。

牕戶業已下幕。那燭影兒還哧哧亂閃。再望到室門。却虛掩在那裏。於是國安一挫身。趨就門右。先偏着身兒。用刀尖一點那門。只聽吱扭一聲。國安趕忙竦身挺刀。目無旁瞬。夜行人的規矩。除投石問路外。這一着兒。叫作叩洞引狼。因爲敵人偷或覺察了。趁他冒然出戶當兒。便可刺取其首。當時國安拉回架式。不見動靜。不由暗喜道。合該俺國安爲主復仇。於是慢慢推開門。先探進短刀。四外一揮。然後趁勢湧身而進。一擺刀。掀起裏間軟簾。眼光到處。不由怒從心起。喊一聲奔將去。唳唳便是一刀。只聽呵呀一聲。早有人健躍而起。正是。

滿擬一刀兩除憾。

誰知有李代桃僵。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紅英奮勇追壯士

許牢荐客赴京營

且說國安挺刀搶入裏間。便見榻上。並臥着一雙男女。女的俏臉兒。側現於外。那髻髮却爲帳幃遮住。那男的掀鼻張口。仰着個醜臉子。却是馬勝。國安大怒。略爲沉吟。短刀一舉。噹啷聲。觸響帳鉤。大喝道。且先結果你兩個。聲盡刀落。唳嘹嘹。紅光崩現。只一剎那間。馬勝却一聲怪叫。赤條條翻落榻後。但是肩項之間。早以鮮血淋漓。原來榻後面。有道布幃。幃後面另有一間雅室。却有後牕。當時馬勝。幸從夢中驚醒。猛見國安。短刀已到。虧得那刀短些。他又忙向裏一翻。所以只斫傷肩項。當時馬勝翻落後。不暇他顧。方撕掉一片布幃。說時遲。那時快。國安已繞榻趕到。刀勢一挺。向馬勝後心。便刺。馬勝情急。喊一聲。躡出布幃。一回手抖動幃布。向國安當頭。沒命的一拋。也是他命不該絕。只國安撕擄那布的當兒。他颼一聲。躍登牕案。拍嚓一脚。踹落牕戶。那牕樞的斷岔兒。參差支柱。便如鋒刃一般。馬勝逃命要緊。便咬咬牙。向牕

洞一鑽。只聽哧拉一聲。馬勝通身便如刀剗。血人兒一般。大叫着跌翻牕外。頃刻間痛極漸暈。那如國安轉向堂屋後門當兒。一眼望見榻下頭顱。却是羅仁。不由氣憤得略爲發怔。只管按刀沉吟道。難道田祿等不在此間。及不在此。一定是在內宅。須作速趕去。正這當兒。恰好馬勝呵呀醒來。不管好歹。向院後牆便跑。國安猛聞殺氣又起。忙由堂屋後門。挺刀趕去。馬勝見事兒不妙。只得把心一橫。一眼張見靠牆廁所有把糞叉。於是抄在手。轉身對敵。這一路吆吆喝喝。早驚動內宅中紅英。原來紅英跑去取秘藥。只見香雪等還沒安歇。一問田祿。香雪道。他到此。吃了一盞茶。說是要尋那個袁三交代事兒。紅英聽了。料是催袁三早些行事。便合香雪閒談一回。又慢慢尋出秘藥。方要拔步。猛聞演武院中似有人喊了一聲。他只當是馬勝撒酒風。也沒在意。不想接連着砰訇亂響。少時竟喊喚越兇。竟有國安的語音。紅英大詫。

百忙中摸頭不着。便匆匆摘下寶刀。不暇從前邊轉繞。便一逕的蹶出內宅後門。西去數十步。便是演武院的後牆。這時確聞國安大喝道。好你一班混賬男女。同謀害我。又擺佈煞俺主人。不要走。且先拿你開刀。紅英一聽。料是獄中有了岔子。於是一擻香軀。登時躍入院。只見國安一口刀。上下翻飛。已將馬勝殺得萬分危急。馬勝手內只拿着半截短棒。還在那裏支持。一見紅英。忙喊道。快。快。快。來。說着。踉跟一撞。直挺挺僵臥於地。這時紅英。一擺刀。連忙接戰。方喝得一聲。好你這奴才。國安短刀。火雜雜就地一斫。躍起丈餘。大呼道。主母聽真。這時國安。喚你一聲主母。便盡俺爲僕之誼。從此你我主僕義絕。呵呀。田紅英。你端的須還俺主人命來。（凜凜義憤。足泣鬼神。）說着。虎也似奮勇撲上。這一路縱橫擊刺。竟將紅英殺得手慌脚亂。說到此。這情節似乎不合筭兒。怎麼呢。紅英那等武功。斷非國安能敵。豈有手忙脚亂之

理。讀者諸公。且試猜其中緣故。也讓做書的喘喘氣兒。於是有的道。這不難猜。定是紅英酒後疲乏。或是自陳敬死後。越法恣意淫樂。弄得沒精神吧。又有人道。不然。不然。紅英本天生怪物。所稟異人。酒色如何能困他。想是猛見國安。又驚又訝。又夾着是個悶葫蘆。因此諸念紛乘。所以獗猝間。整不起精神。作者道。這兩番說法。雖也沾譜兒。却還似是而非。古人說得好。師直爲壯。曲爲老。你想紅英所作的傷天害理的事。幾句話被國安當面喊出。剎那間。良心被刑的當兒。他無論是怎樣的悍猴人。一定精神上暫時萎靡。況且國安義憤填胸。生死不顧。不論武功。便是那壯烈之氣。已足使紅英手忙脚亂了。再換個話兒說。便是國安理直氣壯。紅英賊人胆虛哩。閒話少說。且說紅英聞國安一番話後。不由氣餒。却是一轉眼間。悍氣立振。將寶刀舞動。真賽如風鳴雷掣。不消數十合。國安如何當得。正在危急。只聽廠廳前一班健僕

喧呼而來。火燎之光也。便上燭空際。原來那門房中的祥子。聞得鬧事。也便去喚集健僕咧。當時國安被紅英逼得走頭無路。馳逐間已近後牆。紅英喝道。那裏走。一刀斫去。國安健跳。從斜刺裏用一個燕子穿雲式。一擡身躍登那靠牆的毛廁。紅英一縮步。方要跟上去。猛見院中火光亂抖。健僕忽喊道。冷爺麼。快些救起來。紅英心頭略一模糊。腳勢一慢。那國安趁勢便越牆而去。這裏紅英急於追去。當不得衆健僕只管亂喚。甚麼冷爺馬爺。鬧的紅英略爲沉吟。及至忙越牆趕去。只見國安已去得老遠。於是脚下加勁。苦苦一追。原來衆僕不曉得馬勝在院。只認是田祿幹了捍咧。當時大家救起馬勝。只見已渾身是血。氣息僅屬。於是分兩人扶馬勝入室安置。其餘健僕早開了院後門。順着紅英喊喝之音。一路趕來。且說紅英施展開陸地飛行的本領。和衆健僕一氣兒追過幾條街坊。剛走到岔道上。一座石坊前。只見田祿

由縣前那條路上。飛奔而至。大叫道。壞咧。如今梁國安越獄殺人。現在官捕業已四出追輯。咱須準備他作手脚。今你等（句）紅英忙道。俺正是去趕那厮。田祿聽了。更不答話。忙奪過健僕手中一把刀。紅英道。你我快些分頭去趕。田祿身形一晃。已向那條岔路。這裏紅英依然率衆前進。原來田祿去尋袁三。正值縣衙前公人喧鬧。那個四老爺。禿着頭兒。披一件女衫兒。慌得鞋都沒穿。正在獄門前。揪住袁三。只管大批耳光。哭着亂跳道。俺在部裏當供事三十多年。你太太給人當老媽兒。只差着沒管上坑。熬油似的。纔燻到如今前程。被你這厮。輕輕送掉咧。田祿大詫。就人一探聽。偏巧那人是個黏皮帶骨的慢性先生。因笑道。你這相公。三更半夜裏。不去困自在覺。打聽這沒要緊作甚。他們（指四老爺袁三等）平日價。慣給人小鞋穿。也該有人給他小鞋穿穿。您瞧着。明天丟官革役。都該回家抱娃子去咧。田祿忙道。到

底是怎麼回事呀。那人笑道。其實也不算回事。不過縣官耽點處分行套海捕的公文。也就一天鳥事完畢。便是今夜。有個獄中人犯。不知怎的。竟忽然脫了梏牀。反將個看守的小牢夥。置在梏牀。他竟從陰溝內鑽出去咧。可笑袁三。這當兒纔查覺。正說着。獄前又一陣亂。便見一個衙中幕友。合管獄二爺。由獄中勘查了。匆匆而出。這時縣捕。也便帶領夥衆。各執器械。打起亮子。分路而去。田祿急問道。咳咳。這犯人姓甚麼。叫甚麼呀。說說那人笑道。你們讀書人。倒是急性子。也須容人想想。因搔首道。想起來咧。說起此人。狠有名頭。咱襄陽意氣朋友。提起他來。都豎大指。便是陳二官人門下的主管。梁（句）一語未盡。只見田祿。回頭便跑。招得那人倒笑道。你看年輕人兒。多麼古怪。他審賊似的問俺半天。剛要說張三李四。他倒跑掉咧。且說田祿。一氣兒轉向陳宅。便怕的是國安要作手脚。恰巧在岔路口。正遇紅英。一見紅

英樣兒早已有些瞧科。所以草草數語。便分頭去趕。如今且說國安。由那岔道。直奔槐柳市。雖然脚下如風。當不得紅英飛行甚速。屢次回頭。見紅英相距越近。幸得紅英跟前。有火燎耀目。反倒有碍瞭遠的目力。須臾將到槐柳市。這所在竹樹最多。國安一折身。隱入道旁一片竹林。身兒一伏。鑽入叢篁密篠中。方一屬息。便見紅英等風馳而過。直奔街市。這裏國安不敢久停。恐他蜷回搜覓。細看穿出竹林。便是一條蜿蜒小徑。直通那街市的後身兒。十分幽僻。於是國安出得林。便奔小徑。那小徑合街市大道比起來。是個弓絃勢。當紅英剛入街口。國安已到大脚家後牆邊。急忙跳入咧。當時國安說罷。便跼起向大脚。深深一揖。道。俺夫婦承你兩口兒。諸凡維持。刻骨難忘。只好異日圖報。今許兄不能便來。俺也不及面別咧。說着由懷中取出那包銀兩。置在案上。道。今俺在袁三家中。取到這不義之財。便留作房下給養之用。他

生死由天。俺也管不了許多。說着提起短刀。就要拔步。大脚忙道。梁大叔可是氣愣怔咧。這當兒官中連夜追輯。想正鬧得馬仰人翻。沒的既脫了鉤。又撞入網。況且您投奔那裏。也須定個方向。您快定定神。等俺那口子回來。大家從長計議。正說着。喔。喔。鷄聲業已唱動。大脚道。您看天光。就要大亮。這會子。官中公人們。正在風風火火。如何去趁他高興。官中辦事。都是屬王八撩蹶子的。有前勁。沒後勁。只要事兒一冷。便沒人管閒賬咧。國安聽了。只得耐性暫待。他在牢多日。備受苦楚。這時身體一倦。便就廂室中酣然一覺。直至將午方醒。忙問爛腿。還沒來家。大脚懷着鬼胎。惟恐爛腿。或露馬脚。不是要處。方緊緊鞋脚。囑國安好生留意。自己溜溜瞅瞅的踏出門。想赴縣前。探探消息。只見鄰舍家兩個小厮。拉手跑過。一見大脚。便喊道。呵呀。許大娘。了不得咧。俺許大叔還沒來家麼。今夜獄裏跑了差使。並且大牢頭袁三的影子。

郎六。也被人割掉頭。俺聽說官兒着急。已押起個牢頭來。可也不知是大的。是小的。(嚇煞)大脚聽了。方嚇得腿子發軟。只見那個小厮笑指道。你平白的嚇許大娘作甚。兀的不是許大叔來也。說着兩個人風馳而去。大脚忙望時。果見爛腿。慢條厮理的奔家而來。一只手中。提了一串油炸燴。一只手提着酒瓶。更掛着兩尾鮮魚。還顛頭播腦。口內亂唱道。

有酒須醉襄陽春。有錢慢道可通神。呀呀唔。君不見。惟有感恩並報怨。千年萬載不生塵。呀呀唔。得。

一路胡唱。笑吟吟。暫進家門。先向大脚一飛眼風。然後道。來了。吧。(指國安)大脚點頭。兩人厮趁進門。大脚連忙關好爛腿。將所持物件。遞給大脚。然後撲答聲。坐在院石上道。呵呀。俺的佛爺桌子。如今俺腔子裏。纔似乎有心咧。大脚道。你只管不來家。俺正在發慌。却被小行子嚇人。這麼一跳。這當

兒心似馬抓。難爲你還弄些吃食物來。爛腿道。你曉得甚麼。俺這故示從容。正是避人眼目。不然你由獄中慌張馬似的向家跑。那還了得。作公的那眼睛。好不歹毒哩。正說着。國安由廂室趨出。爛腿一見。連忙搖手。於是三人相與入室。國安先逃罷自己出獄後的作爲。爛腿道。可惜昨夜。只拿郎馬兩個當了災。如今袁三。現已被押。官中現正文各處。便是陳二娘娘。今早便遞了呈辭。說您謀刺主人。誤傷馬勝等情節。這當兒。只宜潛伏。聽聽消息。再作道理。您如果沒處投奔。俺倒有個所在。刻下俺叔子。現在京營。等俺給叔子寫封信。您投向那裏。倒也不錯。刻下額經略平苗旋師後。提拔起楊遇春一班人。都是龍超虎躍的脚色。現方大整營務。刻意來材。梁大叔這等本領。如到那裏。還愁沒生發麼。說不定。將來發達了。鬧個十來品的大武官作作哩。大脚笑道。你還有心搭腸胡謔哩。既有十來品的大武官。爲甚叔子叫你去。

你倒似懶驢上磨呢。爛腿笑道：俺這等草料，會甚麼呀？但是梁大叔去時，還須更易姓名，只好臨時再說咧。正說着，只聽外面有人喚道：許頭兒，官兒傳喚哩。爛腿大驚，忙跑去。先就門縫一張，只見却是值堂的公人。逡巡之間，那公人已叩得門一片山響，爛腿只得硬了頭皮，連忙啓門。公人道：官兒升堂咧。喚你就去。爛腿忙一整神，陪笑道：是是。那麼您且歇一霎罷。公人道：不得閒咧。咱就走吧。說罷，立楞着三角眼，狠透魑魍。爛腿沒法兒，只得請公人暫候。連忙跑回，向國安道：如今官兒喚俺，怕那事有些不妙。梁大叔千萬小心，不可輕出。因向大脚道：俺去後，你隨後也到縣前，探俺消息。倘有不妙，急速告知梁大叔。趁今夜黑夜裏，逃赴北京便了。說着手忙脚亂，尋了半張舊紙，又從大脚奩具中，摸了半天，摸出指頭大一塊畫眉的烟墨，吐口唾，就案角便研。這時大脚忙從針黹包中，尋出一支描花樣的禿筆，倉慌中一拔筆帽。

筆頭兒又掉咧。正在忙作一團。那公人又叫道。喂。老許呀。別只管慢騰騰的咧。袁頭兒等。並淘氣。早就到堂。竟等着你哩。（嚇煞）這句話。不打緊。大脚登時抖着吐舌道。這光景。你去不得咧。你合梁爺。快從後門逃走。有甚麼事。待俺合他們鬼混去。（大脚俠氣。正復可敬）爛腿一面搖手。一面顛巍巍。拈起筆頭。胡亂醮墨。便白字連篇的寫了數行。自在體兒的字。只是寫到國安名字。只急得他抓耳撓腮。再也想不起改個甚麼名兒好。偏搭這時。那公人又扣了兩記門。大喊道。你這不是安心麼。爛腿猛然有觸。因奮筆寫道。今有姪友安國。哈哈。你看這位先生。搜索枯腸。出身臭汗。只將國安倒了個個兒。畢竟沒想出一個字來。然而已預爲國安馳驅皇路之兆。這份才情。也就很難爲他了。當時爛腿。草草寫畢。折疊停當。方交給國安。只見那公人。三兩步。跑入院。大脚連忙跑出去。擋住室門。道。喲。怎麼咧。誰家沒有內外呀。公人

發話道。豈有此理。快些吧。許大爺。若再磨坨子。（俗謂耽延）俺跟你挨頓屁股板子。纔不值哩。爛腿一見。忙由大脚肘下冲出。連連陪笑道。老弟莫急燥。俺因方纔買了兩尾魚。囑咐你嫂子整治整治。今晚咱哥兒倆喝個夜酒如何呢。公人道。得咧。俺的許大爺。你真是房上發火。都不着忙。說罷拉了爛腿。如飛而去。這裏國安合大脚。好不怙憊。國安憤然道。紀嫂兒不必着急。如果事兒發作。俺定當赴官自首。決不牽累許兄。大脚道。您快別作此無益之想。俟俺少時去探。自然明白。說罷忙忙炊飯。合國安用罷。到園室裏一看小二。仍然昏沉沉似睡似醒。便隨手取了原服的藥方。準備打藥。囑咐國安。緊閉門戶。便匆匆直奔縣前。這裏國安一面照應小二。一面提心跳胆的。且候消息不題。且說紀大脚。邁開健步。一氣兒趲到縣門。只見衆公人。三五成羣的正在大堂前。趲出趲進。時或交頭接耳。大脚仔細望去。偏偏其中沒個熟

識的人正在躊躇。便聽得二堂上吏役吆喝。刑杖響動。並挨打的哀號之音。紛紛並起。大脚一聽。不由心頭亂跳。便向一公人陪笑道。大叔辛苦咧。今天大老爺審的甚麼案子呀。那公人一瞅大脚結束。知是城關左近的人。便笑道。咱們都在城關住。難道昨夜鬧的天都翻轉。您通不曉得。這便是因獄內跑差那檔子事。老爺疑心大小牢頭們。說不定便有合該犯通氣。並得賂縱放等事。所以今日重刑嚴訊。一經訊出。登時便是個掉腦袋罪名。大脚聽了。不由一個整顛兒。呵呀一聲。只見一個公人。用大帽子搨着汗。匆匆跑來。正是。

乍聞險語動驚魂。

又見隸人傳戲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脫樊籠僑裝亡命 聞警信泣血尋仇

且說大脚方驚得要溺褲。失聲道：「呵呀！真利害！」只見那來的公人向說話的公人道：「老哥脩點好，替俺點點班去。」王八蛋說瞎話。俺從老爺升堂，直着脚子，點到這當兒，兩支鳥腿子，又麻又木，外掛着酸漲痛硬哩。說着，望見大脚登時作鬼臉道：「呵呀！大嫂子，你來的真真妙，煞個人。快給俺捻捻搭搭，叫俺舒服一下子吧。」便是教俺叫你聲小媽兒，都使得。大脚仔細一望，却是壯班上的劉姥姥。諸位聽明，這可不是醉臥怡紅院的老太婆。皆因此人，是個諧裂鬼。見人便開頑笑。每逢城關裏扮演社火，姥姥背外甥那檔子，會定是他一個人兒跳猴。（按該劇只一人裝飾如醜婆子，戴假面具，負木娃，持大紙扇，圓如笠，且舞且擊扇，蓬蓬作鼓聲。）因此人都呼他爲劉姥姥。他且是臉愁皮厚。每逢在關帝廟前，遇着人，必要謙遜道：「家裏待茶呀。」因俗呼關帝爲老爺之故。人家方笑道：「你這嘴臉，只好給黑將軍（周倉）作老婆如何。」

唐突關帝呢。那裏曉得。他暗含着長上兩輩去。將人罵透咧。他少年時。大年
初一。給大姆嬸嬸等拜年。綑着臉子。恭敬敬作出要叩頭樣兒。諸嬸姆隨口
道。攔裏兒吧。（攔字俗讀爲高。攔禮與高禮音同。當時諸母。蓋命其高禮。如
長揖之類。不須下跪爲禮也。）他躊躇道。攔裏兒。怕使不的吧。諸姆嬸道。使
的呀。他道。既這麼說。俺就給您攔裏兒。說罷。一揖便跑。諸姆嬸細一咀嚼。攔
裏兒三字。不由又笑又罵。當時大脚。見是劉姥姥。若在平日。心裏板也似的。
自然是口給交禦。惟恐不工。但這時光。大脚却來不及。一望先那個公人。業
已去了。便一把拖住劉姥姥。向僻靜處便跑。劉姥姥低喊道。你們快來呀。如今
世界顛倒顛。這婆娘要强姦俺哩。衆公人望見都笑。大脚也不理他。直拖至
馬王廟後。劉姥姥道。這所在沒人來。還不可以麼。大脚忙道。收起你那貧嘴。
我且問你。如今俺當家的。到堂怎樣咧。可還沒有牽累麼。劉姥姥正色道。俺

雖平日價口裏噴糞嚼蛆。今天您爲正經事。問到俺。俺可不敢胡說白道。實告訴您。俺出來的當兒。俺許老哥正合淘氣。粗頸子紅臉的分辨哩。淘氣那小子。一口咬定。說鬧事的前一夜。許老哥曾替他看守了一霎兒犯人。鬧事的那夜。他去偷菓餅。又遇着許大哥。形狀倉皇。要去出恭。及至他偷菓。哲回。便被犯人網捉咧。許大哥只說這兩件事。如何便見着合犯人通氣呢。老爺聽了。喝道。你們這班人。都犯着嫌疑。俟俺仔細查訪。逃犯在城關潛伏。都未可知。今且須重責你們。說着拍案喝打。大脚道。呵呀。劉姥姥道。大嫂別忙。那當兒。俺因腿子跖的實在不作主咧。值刑人上堂時光。俺已臉子朝外。溜將出來。你若問這頓板子。落倒那位屁股上。俺可不敢妄語。袁三自然在堂。還有別位小牢頭。都在研問之列咧。正說着。只聽大堂前人喊道。劉頭。於是劉姥姥高聲忙應。如飛而去。這裏大脚。怔了良久。暗想官兒有查訪城關之語。

自己家中。淺門窄戶。偷被作公的。揀着踪影。那還了得。須素快打發國安上路爲妙。想到這裏。匆匆回步。剛到大堂前。只見四五公人。架定袁三合淘氣。呻吟而出。都被打的一絲兩氣。大脚不暇細看。便一氣趲轉家。向國安一述情形。國安慨然道。既如此。俺須自首。豈可累及許兄。大脚道。不須如此。俺料俺丈夫。不過跡涉嫌疑。大不了只有羈押幾天。或枷打示懲。倒是您作速赴京爲妙。國安聽了。不由仰天長歎。大脚道。梁大叔不必掛念。這裏梁大嬸。都有俺夫婦照應哩。國安歎道。俺並非爲此。俺爲主刺仇不成。如今那厮們。既經此變。定作準備。一時間不能快意。所以可歎。大脚勸慰一回。連忙趲到窮市上。給國安置備一份行頭。挨至天晚。用過晚飯。便將國安裝扮起來。頭戴黑黃色硬簷舊毡帽。穿一件褐色破短衣。下身是土色粗布大脚褲。足踹多耳草鞋。背了個小包。裹帶了短刀。手持一根未經刮磨的細鐵杖。又取竈烟。

就他面項之間。略爲搽抹。裝畢一看。活脫是個鐵坊中的伶俐學徒。大脚道。少時您混出城去。倘有人盤問。只說是槐柳大院鐵坊中人。便萬無一失。國安應諾。向大脚深深致謝。便要拔步。大脚連忙取過那包銀兩。道。您盤費沒帶。如何便去。國安道。俺只帶十餘金。便足用咧。其餘都給紀嫂留用。說罷。打開包。取起幾錠碎銀。裝入包裹。大脚也不謙讓。只道聲珍重。相送出門。眼看國安身影兒踽踽去了。方十分歎息。將要關門。只見國安重復蜚轉。大脚猛然想起。不由失聲道。您看俺糊塗煞咧。如何忘了梁大嫂。可惜他這會子。依然昏沈。竟不能夫婦敘別。國安道。俺竟不必去看他咧。將來他那病。幸而得好。俺有幾句話。便煩紀嫂寄語。須知俺梁國安主仇未報。此心不死。日後倘得際遇。定然爲主復仇。好在他（指小二）亦受主人深恩。定知俺這番用意。（微逗下文。小二兩刺紅英）還有一節。俺主人若下葬後。千萬囑咐他

消消去哭奠一番。因俺國安不能親來哭拜了。說罷。虎目中痛淚直瀉。正這當兒。却聽小二軟軟的吁了一聲。大脚道。好巧。梁大嬸似乎醒來咧。萬一他清爽能認人呢。於是合國安直入園室。只見小二還是模糊糊。一睜眼望着國安。似乎笑了笑。將那飛蓬般的頭。就枕上偎一偎。兩支手一撫心口。（點出同心之意。）忽的兩臂一奮。瞑目大叱。拳頭一伸。恰好枕畔壁上掛着一面鏡兒。這一來。被打落地。竟跌作兩半清光。（夫婦永訣之光。）國安見狀。只有長歎一聲。回頭便走。大脚跟送去。關好門戶。這一夜驚驚聳聳。既掛念爛腿。又怙憊國安。百忙裏還須料理小二。鬧得通夜不寐。次晨絕早。先跑向縣前一探聽。知爛腿昨天並沒受刑。不過須監押些日。大脚放下心來。便到押所。探看爛腿。趁勢將國安已去一說。爛腿道。好好。他遲延着。也怕是鬧是非哩。如今幸得陳二娘娘正忙着料理夫喪。又有些教務纏繞。他一定不暇。

促官輯人。並自己派人訪查哩。但是梁大嬖病不見好。俺又一時出不去。咱家中只好你自己當心咧。大脚點頭。當卽離了押所。趲轉家下。便逐日供給爛腿飲食。並押所費用。又一面求醫藥調理小二。過了數日。竟漸覺清醒。大脚因他初愈。受不得大驚惱。便索興將國安許多事。並陳敬死信。暫且瞞過他。過了幾天。聽得袁三在獄。自戕死掉。他婆子席捲所有。跟所歡快活去咧。耶六那具分家的臭尸骸。埋在城外官地上。也被野狗拖爛。大脚暗暗念佛。這且不提。且說紅英。那夜裏會着田祿。兩下裏都不見國安。只得匆匆轉回。一面斟酌報官。一面掩埋羅仁。細看馬勝傷勢。真也不輕。一支眼睛。也被髑樞扎瞎。這小子爲獨眼先生。要試秘藥。不想弄的自己倒成了獨眼先生咧。當時大家亂至天明。道院教徒們。早聞信都到。一個個磨拳擦掌的道。這還了得。竟有人敢尋咱教主的邪岔兒。現在王立猷的姨太太。合咱教主要好。

況且又有馬兄的關係。最好教主請他攬撥王立猷。立刻閉城。挨戶搜查。俺們便各備快馬。分頭去趕。還怕梁國安。跑上天去麼。衆人都鬪道。妙妙。於是雄赳赳一齊跳起。就如戲場上打手們。各抖廠衣。亮台風兒一般。柳方中拈定鼠鬚。微笑道。諸位安靜。方纔你們這片話。老實說。不夠一句。縣中應管的事。如何攙向府裏。並且加上府裏的姨太太。還火雜雜的閉城搜戶。你們想像回公事麼。你們又快馬咧。分路咧。只管胡吵。這不是打草驚蛇。催着姓梁的遠颺。或深藏不出麼。衆人不悅道。依你怎樣辦呢。方中道。依我看來。國安無端脫榷越獄。定有助手同謀。巧咧。便是獄中執事人等。這一層須密密稟官追究。如能究出同謀之人。國安定有踪迹可尋。再就是咱們須不動聲色。悄悄踰訪。還有一節。更須注意。國安爲人。堅毅不屈。說着微矚紅英。合田祿笑道。俺料他雖傷馬兄。還未必心下釋然。此後還須防他再弄玄虛。說罷迷

齊兩眼。只管沉吟。（料事如見。便見賊材。）大家一聽。狠覺有理。因笑道。柳爺真不愧江漢先生之稱。方中得意道。不必謬讚。如今不久。咱教中又是壇會之期。接着便辦陳兄喪葬大事。這熱鬧堆裏。大家更須留神。衆人聽了。無不佩服。方中真個趁空兒。親見縣官。陳明須追究同謀人之意。所以縣官提到一班牢頭等人。胡亂研問一陣。便是這夜二更多天。一個教友。就城關左右。悄悄偵察。在城門洞內。遇着一個精壯男子。結束如鐵坊中人。行步之間。頗覺忙速。因漫問道。朋友從那裏來呀。這時光出城作甚。男子道。俺向城外鐵坊裏看訂些貨物。便是方從槐柳大院來。教友一想。槐柳大院。本多鐵坊工作。因此略不致疑。兩下裏交臂而過。（國安遠矣。）過得幾天。壇會期近。各路教目。如吳興禮等一班人。並許多男女教徒。都紛紛四集。登時襄陽城中。熱鬧非常。再搭着各教目。一檔檔釀金備祭。鼓吹喧填。不斷的先向陳宅。

致奠。各木廠商夥等。也便你來我往。鬧的紅英等十分忙碌。便沒暇去催官捕兇。按下慢表。且說小二病勢日好一日。已然清爽如常。問起國安。大脚只說是依然在獄。小二又好些日沒見爛腿。以爲他是事忙。却見大脚。每日必出。有時還長吁短歎。便連給鐵坊工作。都沒精打彩。小二暗想。他生活本不寬裕。如今俺夫婦又累了他。也難怪他心中發悶。便催促大脚。向鐵坊去取鐵器。以備磨刮。大脚笑道。梁大嬖不必多心。你只養病要緊。俺並非愁念日用。小二道。真個的哩。俺那柄叉。本毀作兩柄刀。如今俺只見柄七首。莫非那一柄。鐵坊中隱藏起來。您何妨去取鐵器。趁勢問問他們呢。俺那叉的鐵質甚好。被他們昧起來。倒覺可惜。大脚聽了。不由失口道。那短刀。他拿去咧。小二道。誰呀。大脚忙道。左不過是俺那口子罷了。如今想還在值房裏哩。小二聽了。也沒在意。便隨手搽抹的那七首耀眼爭光。長歎一聲。連連點頭。大脚

暗想道。他夫婦都是剛烈性兒。但看他忽然打刀。這其間許就有用意。如果他再得知陳敬死掉。並國安行刺亡命等事。他火性一發。定要還去報仇。如今那陳二娘娘氣勢如此。簡直是白送性命。不如等俺丈夫出押後。掉個謊。便送他直赴北京。方爲妥當。如此一想。越發瞞得小二結實實。那知有一日。大脚又赴押所。小二偶然趲出望望。恰好鐵坊中那媳婦子也抱着娃子。跼向門首。兩人便湊向一處。兜搭閒話。那媳婦道。梁嫂兒。一病這些日。面寵兒都消瘦咧。真是人時氣不順。竟鬧糟心事。不想你們當家的。又鬧了這麼一檔子事。小二便道。人該有牢獄之災。想也是命宮注定的。如今俺只盼老天開眼。將他放出咧。那媳婦道。甯可吓煞俺咧。難道你當家的大鬧牢獄。血淋淋殺了兩條人命。在逃無踪。你竟不知麼。小二猛聞。真賽如晴天霹靂。竟呆在那裏。張口不得。那媳婦是個快嘴婆。那知輕重。於是將國安那段事。一五

一十說了一遍。小二猛聞。方覺得天旋地轉。只聽一陣鼓樂聲。悠揚宛轉。順風吹來。那媳婦道。明天便是陳二娘娘開壇會之期咧。這便是赴會的教友們。先去吊奠陳二官人哩。這句話。不打緊。只見小二顏色慘變。掙了半晌。然後道。你說甚麼。難道俺主人業已死掉了麼。那媳婦道。可知是沒活着。如今不久的。就要發殯哩。正說着。那娃子撲喳一聲。疴起屎來。那媳婦唾了一口。慌忙跑入。這裏小二蒼茫四顧。只覺天地異色。模模糊糊。蹙入室。深思良久。不由慨然跳起。便匆匆結束。揣起七首。一逕的關好前門。竟由後園牆角邊。悄悄跳出不題。且說紀大脚在押所耽延許久。匆匆捱回。只見東坊西街十分熱鬧。一處處鼓樂祭擡。都是向陳宅去的。教友們在街上吆吆喝喝。橫冲直撞。大脚暗想紅英如此氣概。真不易剪除。逡巡間。又遇着兩個鄰舍家娘兒。來瞧熱鬧。硬拉大脚。一同隨喜。大脚沒法兒。只得跟他們到教壇門前。走

了一遭。無非是人山人海。擁擁擠擠。並些奇裝異服。鬼眉崇眼的教友。大脚也沒心細看。這一耽擱。業已日色平西。便一氣兒跑到家。扣門良久。沒人答腔。大脚暗想。定是小二在園室裏困着咧。便忙趲向牆後。喚了半晌。依然沒人。大脚燥將起來。便挪兩塊石頭。一墊脚。由牆頭爬將進去。先向園室一張。不見小二。於是前後尋遍。通沒影兒。不由心下起疑。便跑向鄰舍家一問。也都沒見。正沒作理會處。恰好鐵坊中那媳婦也趁了來。便道。俺那會子。還合他胡謔了半天哩。怎的便尋不着他呢。原來你這個梁大嬸。有些傻頭傻腦的。他當家的鬧事跑掉。他也不知。他主人死掉。他也不曉得。俺却都向他說咧。一言方盡。只見大脚道。呵呀。俺的小媽兒。你可坑煞俺咧。正是。

方擬周旋離患難。

誰知平地起風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義動鬼神初飛霜鏢 聲滿天地一闋蓮花

且說大脚聽那媳婦一番話。知事兒洩漏。小二定不安生。當時呵呀一聲。趕忙跑回家。先一尋小二楊頭。那柄七首業已不見。於是越法瞧科。這時天色業已掌燈時光。黑魃魃的不便去追尋。自己枯坐怙懣。越想越不妥。只急得他滿屋裏亂轉。沒奈何胡亂睡下。只覺耳根畔。又似有人驚呼。又似街坊上人馬亂跑。便如那夜裏。由牕內暗窺紅英追國安一般。便這等驚怔終夜。曉色甫分。連忙爬起。託鄰家照看門戶。即便去尋小二。虧得他兩支大脚。十分得力。不大工夫。已踏遍幾條街巷。這且慢表。且說小二。昨日主意決定後。跳牆出來。一逕的直奔陳宅。隨路上買份香楮。拿在手裏。到陳宅抬頭一望。不由萬感攢心。熱血如沸。只見門楣貼白。出出入入的。都是些教友們。有的張小二一眼。却沒人來理他。小二方要闖入。恰好柳升從裏蘊將出來。一見小

二登時攔阻道。你到此作甚。小二大怒。只搶上前一推。柳升業已鬧了個後坐兒。柳升大叫。衆僕人紛紛都出。猛見小二。不由都相顧驚異。小二道。俺一向流落行乞。不知主人病死。今俺來哭拜一番。略盡主僕之誼。巨耐柳升攔阻俺。說着兩行痛淚。如雨而下。衆僕歎道。梁大嫂莫怪俺說。你不如省些事罷。如今梁國安又鬧了那麼檔子事。你還哭拜主人怎的。沒的那主兒（指紅英）知得了。有許多不便。小二道。梁國安自作自當。不關俺事。俺主僕之誼。總要盡的。俺不但哭拜主人。還必須弔唁主母哩。說着滿臉悲痛。向內便走。衆僕見此光景。只得一鬩兒跟在後面。不住的紛紛議論。只見小二望見靈堂。便踉跟撲將去。大呼道。俺的主人。你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俺這片心。但望主人陰鑒。從此國安報主無力。却是俺盤陀山中一名難女的責任了。說罷。撲地大哭。聲震堂壁。這番哀痛。好不蒼涼悲壯。衆人見了。正在相顧動

色。便見小二忽的止住哀痛。一面價焚化香楮。一面昂首四望。道。今俺主母。既不在靈前。定在內室哩。衆人聽了。也沒在意。以爲他隨口說說。也便去咧。那知小二站起來。忽的一聲長笑。向內便走。衆人忙喚道。你且住步。主母（句）一語未盡。小二已大抄步。撞入內院。恰好香雪從室內覓出。猛見小二一副異樣臉色。十分可怖。方驚道。你怎麼。（句）小二笑道。咱相別沒多時。難道你也不認得俺咧。主母在那裏。快說來。俺要拜見哩。說着又笑道。難道俺出了陳宅。便是外人麼。俺一般自己會尋。於是闖然入室。東張西望。這時內院門外衆僕。已大呼道。你這是怎麼說呢。如今主母。忙得甚麼似的。現在道院。小二聽了。又復一笑。即便轉身出來。又到靈堂前徘徊一回。衆僕七嘴八舌。連連促去。他却心慌不忙。就靈前掃過地。又焚上一炷香。然後又哭又笑的逡巡走出。衆人望得驚驚詫詫。正擁小二闖至大門。恰好田祿一步

到小二格瞪聲止住脚步。兩目一張，賽如閃電，微笑道：冷鼻爺麼？說着一手探懷。（險煞）忽點點頭兒，揚長而去。田祿摸頭不着，一問衆人，方知就裏。不由笑道：這婦人想是窮無所歸，有些失心樣兒咧。大家胡猜一陣，也便丟開。及至晚間，紅英由道院趲轉，合田祿在演武院中款款情話，忽見柳方中匆匆趲進，紅英攢眉道：明天壇會等事，左不過照例舉行，你便斟酌去料理吧。如何這當兒，還來麻犯人。方中笑道：俺却不爲此，只因有件要緊事，合教主商量。前些日川中王教主三槐，又復來信，說川督某人現已去任，新換總督名阿弋色，便是和坤門下的一個大大的清客。此人是篋片脚色，那裏曉得甚麼疆務吏治。抵任之後，先將劉清撤省候用，所以川中教務進行，十分得手。刻下王教主正大賑貧民，以收人心。您若無遠志，便罷。要不甘居王教主之後，這賑貧儀惠一段事，也該趁時料理纔是。好在陳兄喪葬在卽，遠近

觀聽十分傾動。這正是天大機會。依俺拙意。便說是陳兄遺囑。就他葬事之前。俵惠鄉里。大散金粟。這等一來。管保人心歸附。教務日興。將來或有變動。管保咱們振臂一呼。從者如市哩。您想刻下的政治武備。並大小官吏。除了酣嬉不事事。便是掊斂虐民。咱教中若趁此收買人心。一旦有變。數十萬之衆。可一呼而集。那時節聯結川陝教會。北向以窺中原。軍鋒所指。不難勢如破竹。難道只許古來有個金輪皇帝麼。(武則天)說罷。指手畫脚。哈哈大笑。原來樂和、冉金奎等。自拜訪高天德後。便北赴京都。用重金賂通和坤。教他借端罷去那現任的川督。您想和坤權勢炙手可熱。要擺佈外省大吏。真不費吹灰之力。於是授意他門下走狗。現居台諫之職的。輕輕的條列那川督幾款。無非是鷄蛋裏找骨頭。一道封章。上達九重。不消幾日。便將那川督罷任。繼任的阿弋色。本如嚴分宜門下的趙文華。當時自然趨承意旨。辭別

和相之時。早牢記了劉清大名。所以到川之後。一反前任所爲。不但劉清撤任。便是稍爲正氣的官員。也大半陸續去職。另換他一班鐵鏡手。各處裏大刮地皮。弄得川中有天無日。盜賊橫行。飢民日衆。三槐趁此。便一面開拓教務。收攬飢民。又一面遣人多持金貲。一半兒交結阿弋色的心復官吏。一半兒各處遊行。宣傳他許多好處。因此三槐教友。遍於全川。那聲勢日盛一日。那冉金奎。又順道聯絡滄景一帶的教友。却在京南林姓教友家中。耽擱了許多日。這林姓教友。單名一個清字。生得黑面長軀。精通拳棒。家貲富裕。正在少年。他起初原係土豪。在本地面上。弄些經紀牙行的夠當。疎財好交。人有緩急。往往千百金脫手便去。因此在本地頗有遊俠之稱。却是任意濫交。久而久之。那庇盜並藏亡命等事。便在所難免。官中雖稍聞得。因這時和相當權。官兒們都學成好好先生。誰來管閒賬。所以他居近京都。竟能恣肆自

如他每至京都。除燕市酣歌外。定要去兜搭那個西山活佛妖婦李氏。浸潤日久。所以他竟信服的了不得。暗含着也作了教徒。直北一帶教友們。他便算是頭兒腦兒咧。因此金奎承三槐之命。特地去聯絡他。（順筆帶敘出林清簡潔之至。）當時柳方中。這陣恭維。不但紅英聽了。一身飄飄。如在雲眼兒內。便連田祿也都高興非常。因笑道。將來教主果膺天命。柳兒怕不是個開國元勳。連俺冷田祿。也要弄個異姓王作作哩。方中笑道。別關了門兒起國號咧。教主若有意賑貧。俺便趁各教目齊集當兒。分咐他們分頭準備。便就咱教中累年所積的進款。再提用些各木廠中所盈餘的款項。只怕也就足用咧。原來陳敬那片木廠商業。自梁方經理後。累年以來。十分興旺。要提用幾萬銀兩。並不爲難。（梁方爲主理財。却如此用去。可歎。因思自來蓋臣謀國。府庫充實。大半爲後來宵小濫耗也。）紅英笑道。就是這麼辦去。吧。你

不用蠋蠋整整的。俺不同尋常小氣婦人。方中蘊出。這裏紅英等。依然剪燭傾談。紅英忽笑道。你看那小二潑婦。好不自量。今天下半晌。他忽然撞向道院。要面見俺。吃俺命人將他攆掉。田祿笑道。你還不曉得哩。那會子他還硬闖到姊丈靈前。哭拜一番。還硬生生。慙到內室去尋你。後來大家說你在道院。他方佯佯狂狂的去咧。我看他是窮得有些失心樣兒。來求見你。料是還想喫舊鍋兒粥。也未可知。紅英聽了。不覺心軟。便歎道。論小二本沒甚麼。都是梁國安那厮帶累他。俺如今想起。自你姊丈由盤陀山帶他到家以來。合俺耳鬢撕磨的這些年。如今他流落無歸。也覺可歎哩。（爲下文兩釋小二伏線。）兩人談至更深。方纔安寢。次日紅英。又詢問衆僕。昨天小二哭拜情形。十分歎息。挨至下午大後。紅英方合香雪絳雲。各紮括得仙女一般。各騎馬直奔道院。準備夜裏登壇講道。紅英當頭。一路上垂鞭緩轡。只見遠遠

的有一個藍縷丐婦。蓬頭垢面。用舊帕包了頭額。餘帕四垂。僅露兩目。拄着一根柴棒。隨路顧盼。似乎撥尋拉圾堆兒。只在英紅馬左右。追隨不已。英紅望見道院。一緊轡頭。後面香絳兩人。也便緊跟下來。三騎馬。方到院門。紛紛拋鐙之間。只見道院執事人等。紛紛辟易。更一面喝道。這是甚麼所在。這貧婦還不快去。紅英望去。便見那丐婦。步履如風。搶到跟前。不容分說。雙膝跪倒。大號道。不想今日。小二還能見着主母。但望恕俺一切。還祈收錄。紅英猛驚得一退閃。仔細望去。只見小二面目。憔悴不堪。煤垢狼藉。不由心頭老大不忍。因說道。你爲國安所累。今也不必再說。俺雖不能再收錄你。你既到此。俺便矜恤你些便了。說罷。方命執事人。去取錢米。只見小二大叫道。且待俺謝過主母。說着。丟下柴棒。奮身一躍。一回手掏出亮晶晶的匕首。用一個猛虎撲食式。向紅英分心便刺。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紅英用一個旱地拔葱。

勢。颯一聲躍起丈餘。身勢一飄。業已落向小二背後。小二一刀扎空。兩目都赤。急忙挺刀翻轉身。紅英一足騰起。那明亮亮的鋼鞋尖兒。早已挑向他腹陰之間。小二忙縮閃。只聽哧一聲。挑穿前襟。小二轉怒。便力揮七首。風旋而上。好紅英。赤手縱橫。巧拒直格。還沒得三五合。紅英覷準小二手腕。一脚踢去。噹啷啷七首落地。小二大哭道。主人有靈。快來相助呀。說着一頭撞將去。紅英喝聲那裏走。側身一閃之間。趁勢下面一腿橫掃去。小二大叫仆地。香絳兩個一齊上。早將小二牽捉停當。小二這時。惟有怒氣勃勃。瞑目坐地。紅英喝道。你這厮。想是受了國安主使。又來胡爲麼。小二慨然道。俺受主人厚恩。自應給主人報仇。何須受甚麼主使。難道你盡殺主人。敗壞陳氏。不自覺得麼。紅英大怒。不由拾起那七首。要搶去殺他。忽一沉吟。反歎道。小二你伺候俺一場。爭不成俺便手刃你。但你這番愚志。也委實可憐。憑你本領。何必

來弄手脚。今俺放却你。若不自量。再被俺捉到手。那時却說不得咧。說罷。擲還他七首。便喝香絳。放掉小二。小二站起來。舒舒手脚。更不一言。拾起七首。揚長自去。於是道院門前許多人。無不相顧驚譁。及至柳方中聞信跑來。小二已去得遠咧。方中道。教主不該放掉他。此人堅毅之性。不下國安。安知他不再來胡鬧呢。紅英笑道。那妮子有何能爲。沒的咱捉他送官。又張揚的到處皆知。咱方要收攏人心。若便處置了他。不透着咱小模小樣的麼。方中一想。倒也有理。於是丟開這事。依然興匆匆開壇講道。不題。且說那紀大脚。這日遍尋小二。腿都跑直。只是不見。下午當兒。他隨路買些食物用了。又直着脚子。跑向城外幽僻處。隨尋隨呼。鬧得脚痛口乾。十分難受。便一屁股坐在城濠邊柳樹下。暫爲歇息。須臾天光向晚。遙望襄江中風帆點點。殘陽遙掛。大脚暗想道。我也真糊塗咧。小二既挾帶七首。忽然撻去。定有用意。我應向

陳宅左右去尋纔是如何。這般海尋起來。想到這裏。方要轉去。只見兩個魚販。提着酒瓶。揹着空担兒。說笑而來。一個道。真也看不出。那貧婦就有這等的胆量志氣。刻下陳教主。是何等烏穀。他便去虎頭上捉虱子。那一個道。甚麼話呢。梁國安的妻子。還會弱的了麼。大脚一聽。連忙站起來。攔着陪笑道。你二位談得甚麼稀奇事呀。小販道。事兒稀奇的多哩。因將小二那會子刺紅英一段事。草草一說。聽得個紀大脚。目定口呆。小販又笑道。俺方纔因見他。暫向教場後。所以俺兩人偶然談起他來。說着笑吟吟。厮趁。暫去這裏大脚。登時兩脚如飛。奔向教場。及到那裏。業已暝色四垂。大脚鰲鷄子似的兩支眼。東張西望。只見教場後。一堆一聚。都是些貧民窩鋪。還有幾處頽毀的土窰。突峙於深濃暮色之中。大脚忙喊道。梁（句）忽又頓住口。便喊道。大嬸呀。大嬸呀。原來他因梁字。恐別人聽了。或有不便。好在自己語音。小二是

熟聞的。不想剛喚過幾處窩鋪。只見一個兇實實的流丐。從窩鋪鑽出道。這裏沒大嫖。却有大叔哩。說着邪眉瞪眼的。趲向前。狠不彷彿。原來襄陽地處五方。莠民所聚。此類惡丐。也是一種。此類人名雖爲丐。暗地裏却無所不爲。可惡得狠。便是後來紅英起事。也因襄陽這所在。特別的浮囂雜亂。纔易於暴動哩。當時大脚一見。唾一口匆匆。還聽得後面大笑道。好個婆娘。就是底兒沉些。（謂大脚也。）大脚一想。這等所在。小二如何撞到此間。心下一急。便慌張馬似的。趲向破窰前。猛聽得窰內。小二喚道。紀嫂兒麼。俺在這裏呢。大脚不暇他語。蹂脚道。我的媽。一聲未盡。小二業已迎出。暮色中雖望不清爽。但見小二。穿一身藍縷衣衫。居然丐婦。當時大脚拖牢小二。道。咱有話到家說吧。您累俺一夜沒合眼。今天又跑了一日哩。不想小二脚似生根。紋絲不動。反不容分說。將大脚拖進窰內。兩人就地坐了。小二先將自己跑

出後的事。一一叙說罷。然後歎道。俺如今既知俺主人兇耗。如何還能苟生。海枯石爛。此仇必報。好在俺丈夫已奔京都。倒去俺一樁牽掛。俺從此自作主意。行踪無定。不但不能跟您回家。便是俺的行踪。您也不必牽掛咧。但您拯救俺一番厚意。只好來世圖報了。大脚聽了。不由熱淚交流。便道。梁大嬖。你爲主復仇。俺也不攔阻你。但凡事也要三思。刻下陳娘兒那氣。不如且避避他。俗語說得好。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你還是跟俺回去。等俺丈夫出押後。伴你入京。尋着梁大叔。從長計議。纔是。小二慨然道。那審利害三思四思的。都是沒血性的人。借口之談。俺雖是三縉梳頭兩截穿衣的女人。家。還定要爲天地間留些正氣。至於生死禍福。俺自離主人家以來。早置之度外了。大脚聽了。又是讚歎。又是苦勸。小二那裏背聽。大脚沒法兒。索與便陪他在窰。更深之後。疲極睡去。不想他奔馳一日。通沒暇吃麼。入夢之後。那五臟神。

就有些不安生起來。不住的咕嚕嚕作鬧不已。虧得大脚疲乏不堪。一任肚兒內呼庚呼癸。他不過在夢識中。抓肉包兒喫。直支撐到天光大亮。方纔醒來。一看小二業已影兒也無。大脚恁歎一番。料小二意不可回。只得自行回家。慢慢偵察小二動靜。這且慢表。且說小二恐自己行動有累大脚。所以不欲隨他轉去。當夜趁天光將亮。便拋了酣睡如雷的紀大脚。一逕的出窰而去。從此乞食城關。渾無定在。朝冲市塵。暮宿古廟。受盡了淒涼苦楚。漸漸的蓬頭飢面。衣不蔽體。無復人狀。小二都不理會。依然意氣不衰。沿門托鉢之餘。便隨口編了兩支蓮花落的歌兒。就大街小巷間。條條唱動。以當叫化。其詞道。

落拓復落拓。勁節詎畏嚴霜爍。妾家本居盤陀山。廬墓依母何清
白。無端邂逅受人恩。移植朱門欣有託。儂家夫婿何桓桓。厮養

未足減顏色。何期妖牝索人家。主人一旦蒙其惡。莫邪干將本雌雄。誰云大義無巾幗。哩哩。蓮花落。

落拓復落拓。豫子何人報智伯。漆身吞炭殊精誠。國士橋邊劍光作。儂雖弱女義當爲。劍花會向仇頭落。江漢之水流湯湯。載儂精心與毅魄。峴山之石不可爛。賤妾寸心亦無懦。哩哩。蓮花落。小二歌聲悲壯。情詞悽惋。襄陽人大半都認得他。見了的無不流涕歎息。爭將食物來周濟他。正是

義聲能動荆襄地。

正氣常留江漢間。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埋俠骨靈感青楓枝。來奇士隱覘白蓮教。

且說小二唱歌乞食。轉眼間過得半月餘。這時陳敬喪事臨近。又因爲下葬

前三日大賑貧民。便在道院旁高搭賑棚。分百十個能幹教友。各司其事。這等舉動。當地官吏人等。如何不會來捧場湊趣。一來是恭維紅英。二來借彈壓爲名。賑務中略一沾手。多少總落些油水。是不會有虧吃的。縣官兒。是不消說。自然須會同他辦理一切。便是太守王立猷。也竟揮如椽之筆。用四六句子。作了一道捐募富戶助賑的啓文。直將紅英誇得如古之女懷清一般。這消息傳之遠近。所有飢民。無不額首相慶。距賑日還有三五日。那四方貧民。業已一隊隊携男抱女。陸續而來。鬧的大家相逢。不作別語。惟有陳二寡婦四字。喊得震天。原來飢民們。還有好些不知紅英便是白蓮教主的。只知財主陳二寡婦來放賑。所以如此相語。不想這四字流傳開去。直到後來紅英教亂。大家還是說陳二寡婦。造了反咧。推原這四字的來頭。便是這時光鬧出來的。且說小二。在這半月。幾次價窺伺道院。並探偵陳宅左右。滿想

趁隙行事。或逢紅英出入。便可得手。那知柳方中合田祿。好不狡黠。早已囑咐兩處人。但見小二。即便攆開。所以小二。竟自無隙可乘。他細一尋思。總是面目未改。人都認識之故。於是一橫心。自作準備不題。且說紅英。自開過壇會後。便忙碌着備款。派人操辦賑事。早將小二拋在腦後。不幾日。開賑期屆。這日紅英想掩人眼目。便先命田祿。將陳敬遺像。請入紫亭中。一面奏動笙簫鼓樂。抬赴賑棚。自己隨後。便換了渾身縞素。帶了香雪絳雲。都打扮得琼花玉樹一般。由柳升等素衣素冠。在前開路。一行人竟赴賑棚。方出宅門。只見夾道觀者。業已人山人海。縱觀不足。還要沿路追隨。便似一條人浪。可着街坊灌去。兩旁店肆裏。也便堆得人如千座佛一般。那鄉間的老太婆等。不由都合掌讚歎道。您看這娘娘。不像白衣菩薩臨凡麼。怪得這樣大發慈悲。普賑飢民。真是修得好得好。俺只祝他明日添一大堆胖娃娃。有的便笑道。甯

可了不得。您這份口孽。一定要入十八層阿鼻地獄。差一層兒都不成。人家是個規規矩矩的寡婦家呀。你沒見方纔紫亭中的影像麼。那便是他丈夫。老太婆聽了。登時自己左右開弓的打了兩個嘴巴。大家見了。不由都笑。就這紛紛擾擾之中。紅英等已轉過兩條街坊。不多時。望見賑棚。只見衆飢民層層密密。携男抱女。都是瓢兒似的臉色。鶉兒似的衣服。嘈嘈雜雜。擁擁擠擠。一見紅英等到來。都闐一聲擁上來。圍得風雨不透。寸步難行。便有當地地保。合官中派來的人役。各執老大皮鞭。搶上來一陣吆喝。方纔趕開。須臾紅英等。到得賑棚總門首。只見一列九間大棚。各有執事人。料理簿籍錢米。領賑人。東進西出。不許混雜。中間棚內。高供着陳敬影像。案旁坐位。便爲紅英休息之所。中棚對面。搭起一座小小高棚。却是縣中幕友。和戶房書吏等人。這時正有位幕友。拉起聲調。念那棚中上的題額道。博施濟衆。便大讚道。

貼切得狠。只是口氣稍大些。正在紛亂。紅英已翩然暫進中棚。那幕友登時伸着長頸兒。眼睛都直。卽忙命左右。拿自己名片。前去道意。那紅英接了片兒。一面用纖手捲弄。一面向去人道。有勞貴上。前來帮忙。俟事後再謝。今便原帖請安吧。說着交還帖兒。那幕友聽得鶯聲嚶嚶。業已骨軟筋蘇。及至去人轉來。喜得他跳起來。奪過那名片。便把向鼻頭。狠狠的嗅了一陣。然後笑吟吟折疊起。揣入懷內。便一迭聲對衆人大讚道。你看人家陳教主。如此氣魄。並不小看人。咱們當朋友的。給這等人帮忙。便三天不喫飯。也不覺餓哩。（描寫刻毒。）不提這裏胡噪。且說紅英進棚後。略爲歇息。便命香絳兩人。就像前焚香奠酒。自己盈盈拜罷。又到各棚中。巡視一番。這時放起賑米。人聲喧喧。蜂屯蟻聚。好不熱鬧。紅英回到中棚。方坐在靈案旁。飲茗歇坐。背後是香絳兩人。一色的雲鬟高揭。縞衣翩翻。一個執拂。一個捧定黃函的白。

衣聖經。大家從外面望着。真似一尊活菩薩一般。（紅英慣以色身度人。卽謂活菩薩可也。一笑。）正着當兒。只聽棚前一陣喧鬧。便聽得執事人等喊道。你這東西。敢是瘋子。你既頭天沒註冊。俺可憐你。一般給你份錢米。你還不快去。又要面謝教主作甚。若這些人都面謝起來。只怕明年今日。還放不完賑哩。正亂着。棚前人衆都喊道。打打瘋婆子來咧。於是亂嘈嘈一陣顛滾。正這當兒。那幕友望得分明。便亂喊道。你們這羣公人們。幹麼來咧。難道專來擺樣兒麼。還不快拴起他來。紅英覺得詫異。剛要跼起去看。只見棚前衆人一閃。霍的跳入一個奇怪貧婦。亂髮四飛。便如個獠頭獅子。一張漆黑的臉。外掛着刀割的血痕縱橫。五官不分。身上衣服。七零八落。滾頭的泥母豬一般。只見他。望着影像。先點點頭。哇呀哇的舉聲一號。撲翻身便奔紅英。紅英一怔之間。那怪婦將左手所持米袋一拋。右手一回。明晃晃掏出匕首。一

挺手腕。直奔紅英。便聽唳唳一聲響。椅背立裂。再看紅英。早斜刺裏躡出丈把遠。倉皇間隱在棚柱後。那貧婦拔刃趕去。兩毗都裂。剎那之間。兩人風圍似繞柱三匝。這時棚內外雖萬日睽睽。却倉猝間都如木偶。恰好田祿聞信。飛步搶進。貧婦大怒。錚一聲飛刃刺去。田祿頭兒一低。撲答聲。却將帽兒穿落。紅英喝一聲。奔到貧婦背後。橫掃一脚。登時踢翻。田祿趁勢按住他。這纔捉下。當時那貧婦大呼道。俺報仇不成。惟有一死。却須容俺痛哭主人。說罷。瞑目臥地。紅英等聽得語音。方知又是小二。田祿怒道。你這厮累次行刺。俺就殺掉你。說着搶起七首。紅英沉吟道。俺單單恕過於他。看他還有甚麼能爲。說罷。慨然命田祿拋還他七首。並解其縛。小二站起。忽向紅英下拜道。俺合你恩自是恩。仇自是仇。俺蒙你教俺武功一場。理應拜的。但俺報主之心。頗慕豫讓擊衣之義。你如不肯。俺也只好費恨地下了。你想紅英雖然淫邪。

却是個英伉非常的女子。見小二說到這裏。不由意氣發動。因大笑道。好好。俺便如你意。難道俺就不及趙襄子麼。說着真個脫下外罩約白衫兒。遞給小二。小二接了。仰天大笑。頃刻持七首奔至影像前。叩頭大痛。真是淚盡繼血。說甚麼崩城杞婦。這時影像前。忽的靈風肅然。吁吁喁喁。一陣響突的滴溜溜。一個小旋風。捲上棚頂。望得大家恍恍惚惚。竟有些毛不登的。正這當兒。便見小二跳起來。蹙踊長號道。主人有靈。這便是俺盤陀山中窮女子報恩之日了。說罷。挺七首惡狠狠連刺白衫。趁勢回肘橫鋒。只向項下一抹。紅英軟洋洋的失聲道。呵呀。就這聲裏。小二已咕咚栽倒。大家圍攏來一看。只見小二面色如生。還似乎微微含笑。再看紅英。俏龐兒竟自滲白。似減華色。於是大家暗暗稱奇。這陣闕。連各棚執事人。都大半聚攏來。竟弄的不能放賑。柳方中也趕了來。急切間沒作理會處。正在擾亂。只聽人叢中。一人道。唔。

呀。竟有這等事。這沒有別的说法。只作爲瘋婦攪亂賑廠。自家抹了頰子。由地方呈報到官。俟官兒驗過抬埋便了。依我說。陳教主竟請回府。這裏有我們辦。不會錯的。說着拱肩縮背的擠進來。直着兩支追色的眼。向紅英連連拱手道。您請。您請。方中一看。却是那個幕友先生。因讚道。還是師爺肚內有經緯。如此。教主就請回吧。幕友得意道。甚麼話呢。咱們常朋友的。肚兒內若沒抽展。只好竟挨東翁的窩心脚了。於是也不等公人。竟自家跑向棚門去。亂喚地方。正這當兒。忽覺左肩上。綿軟軟手兒。撫了一下。回頭一望。却是紅英。含笑道。有勞先生咧。一語之間。口香散馥。一股甜甘甘氣味。也不辨是唇香。是舌香。竟舒舒服服。鑽入他鼻孔中。紅英背後。香絳兩人。也便秋波慢轉。笑得甚麼似的。這一來。那幕友可自在到雲眼兒去咧。於是張起瘦臍膊。連喊閃開。他平日價一脚邁出。定要忖忖尺寸。如今却連顛帶跑。竟將紅英等

引至街坊上。還逼定鬼似連說道。請吧請吧。直待紅英等倩影去遠。他還只管搔首自慶。那知香絳兩人。是笑他這塊糟豆腐。是怎麼做的哩。當時柳方中等。便依幕友之話。一面命地方請官驗尸。一面仍督各棚執事人放賑。慢表。且說那紀大脚。自那日由破窰暫回家。終究放心不下。隔了兩天。癡心指望小二或還在窰內。跑去一望。却是個空。後來在陳宅左右。偏僻所在。却曾遇小二兩次。勸他跟自己去。小二只是不依。十餘日後。索性見不着他咧。原來小二這時。業已毀身滅形。狀如瘋婦。所以大脚便劈面相遇。也認不得。及至紅英放賑這日。大脚偶從押所。看望爛腿回來。剛走到大街上。只聽後面鑼聲響亮。回頭一望。却是縣官兒。輿馬如飛。打着大紅傘蓋。匆匆過來。大脚連忙避路。因自語道。官兒這時忙忙的。難道是親赴賑棚彈壓麼。便有人道。赴賑棚。是不錯。却不爲彈壓哩。如今晚年光。真沒好人走的道咧。像陳教主

大賑飢民。作這等大善事。偏偏還有人想殺掉他。於是將小二行刺。並死掉一段事。說了一遍。大脚猛聞。只驚得撒脚便跑。一路上便聞人紛紛議論。道梁國安兩口兒。真是好些的。大脚一氣兒蹺到賑棚。只見官兒業已驗罷尸。將要上轎。值役公人合地保。正在那裏領了官給的薄棺。裝掩小二。大脚橫着膀子。擠進一瞅。登時嚇得冷汗直淋。只見小二披髮如鬼。項血淋漓。面上剝毀得一榻糊塗。只有眉目之間。還彷彿是他形狀。大脚心痛非常。不忍細看。不禁不由。隨了衆公人。直赴掩埋之所。須臾蹺出西城。穿過兩條街坊。便沿城濠。向北走了三里多地。已是山公祠的地面。這所在林木參天。甚是幽靜。相傳便是古時高陽池的遺趾。那山公祠。蓋在一座小小土岡之上。岡後一片官地。土饅頭彌望皆是。便是官中掩埋尸骸。並異鄉人厝埋之所。當時大脚。淚愔愔的遠遠瞅。公人等捩擋都畢。一闕散去。他這纔蹺近葬所。止不

住淚下如雨，便撮土插草哭拜畢，細一望這所在，茂艸連天，亂墳叢雜，不由暗想道：此間日久了，一個墳頭如何辨識？想罷起尋良久，要弄個標識，無奈連片大些的石塊都尋不着，恰好覓到一株大楓樹下，便隨手折下枝粗枒，插向小二墳頭，姑作標記。準備着爛腿出押後，再弄個小小石碣，以備將來指示給國安。當時在墳前又徘徊良久，方纔掩淚回家。不知不覺，暫向小二所居的園室，瞻望一番，又是一陣傷感。須臾入夜，大脚悽惶惶自己安歇下，反來覆去，只恍惚小二還在面前，因唾了一口，方要朦朧，忽聞庭中颯然吹過一陣微風，刮得牕紙忒忒亂響，隱隱綽綽，似聞有人作歌道：

浩浩愁，茫茫劫，鬱鬱千秋化碧血。毅魄俠魂不可滅，九年之

後昭吾節，血食江漢光奕葉。

大脚猛聞，方在頃耳，只見門簾啓處，小二含笑而入，業已光頭淨臉，衣履飄

然。向大脚道個萬福。道。此間不久當淪於豺虎之域。九年而後。方見日月。那時咱們還有一段因緣哩。大脚喜極。跳起來的道。原來梁大嬾嬾還好端端的哩。說着撲去一拉。只聽咕咚一聲。大脚道。呵。栽煞我咧。睜眼一看。自己整個兒顛落榻下。案上那盞半明不暗的燈。已顛巍巍紫熒熒。結了個鬼眼似的燈花兒。似乎是瞧着他。聽聽銜柝。三記已過。大脚毛森森爬將起來。好不詫異。仔細一想。又不由暗暗點頭。道。小二義烈如此。自然當死而爲神。這所在。田紅英如此作鬧。還怕將來不闖大亂子麼。只是他分明說九年之後。還合俺有段因緣。難道他還能還陽回生不成。若果如此。真成了謫書俚影。倒給趙煥亭老先生。添了好體面書書料咧。哈哈。諸君不必笑詫。這是作者替紀大脚設想哩。不然。在紀大脚當時。真個便知民國年間。有這麼一位。不飛不鳴。落落拓拓。合筆鯉蠶魚搭夥計的趙煥亭。一肚皮憤世傷心淚。以

戲語出之。可爲一哭。這豈非笑話本。糟糕傳。還講甚麼作書呢。閒話少說。當時大脚胡思亂想的疲倦起來。只得放倒頭。一覺安眠。次日起來。忽見許爛腿。徐徐盪來。大脚喜問情由。知己開釋出押。於是方要述說小二爛腿歎道。俺早就聽得人說咧。等消停些。俟接到梁大叔到京之信後。再與他去信。說這檔子事不遲。大脚點頭。於是又述昨夢之異。並想給小二立石碣。爛腿細測夢境。也沒作理會處。便道。夢兆且不須提。倒是石碣標識。須得立的。然而這當兒。事體未冷。咱就去立標識。許多不便。少時俺先去拜奠一回。却是正理。兩人一面說。一面作飯用畢。大脚三不知早買來香楮。由爛腿挾了。夫婦厮趁出門。街衆望見。便笑道。許大哥大喜呀。今天出押咧。你兩口兒。莫非是燒香還愿去麼。又有合大脚頑皮的道。燒香了愿。第一須要潔淨。俺大脚嫂。自許大哥在押後。自己乾晾了這些日。好容易大哥回家。不消說飯都

不迭吃。先須辦那檔子事。要說是準潔淨。哈哈俺不說咧。大脚罵道。小猴兒。老娘心裏沒病。由你胡嚼舌根去。一路渾笑。兩人直出西城門。不多時過得山公祠。方到官地頭上。爛腿道。咱就此焚化吧。省得招人眼目。於是焚香化楮。爛腿忽想起自己老娘。蒙國安給賞殮葬。不由哭得悲悲切切。大脚也便陪哭良久。然後兩人趲近小二墳前。不由都詫歎非常。只見昨天插的那楓枝兒。竟自青葱葱生根活咧。並且那枝稍一順兒北向。便如小樹一般。（微逗下文。小二顯靈護國。小二是本書中極出色人物。故加倍以精彩寫之。且見本書勸孝勵忠之正旨。）於是爛腿歎道。你看梁大嬖。真個有些靈氣。這楓枝兒好不異樣。這便是絕好標記。更不必再立石碣咧。於是夫婦趲轉。爛腿依然逐日值役。只日盼國安來信慢表。且說紅英當日自賑所趲轉。精神恍惚。如有所失。只連日沉沉困睡。直待三日賑畢。方纔精神復原。這時馬勝。

業已創愈。滿身上便如刻畫。接着田甘花子一般。由蒙自投奔了來。紅英問起他家鄉產業。早已一乾二淨。紅英甚怒。便數落他一場。那裏有好眼瞅他。便命他在宅中。吃碗閒飯。那知一種人有一種人契合。馬勝這小子。偏合田甘說得來。兩人便不時的一處廝混。不多日。紅英一干男寵。已被田甘探聽得明明白白。不消說。見了田祿。自有一番溜溝子。舐屁股的光景。爲日不久。那夏氏畢得利等一班人。自接到田祿相招之信後。也便匆匆投到。紅英既尋常視之。又因陳敬喪事在卽。沒暇理會理他們。只分咐田祿。叫畢得立等。在道院供奔走之役。不多幾日。陳敬發殯期到。頭三天開吊受奠。那喪儀之盛。官民赴吊之繁。已然風光熱鬧的不可開交。不想四方飢民。既受賑濟之惠。便有當地的歪紳劣生。借此大大抱紅英的粗腿。一來出頭操辦。既多少可以得些油水。二來借此接近教主。便是以後調唆訟事。架架官司。都是占

便宜的。這等名利兼收的勾當。豈肯白放過。於是不約而同的各就本地。上歛了錢文。製就白緞白綉的旌傘。他那裏有工夫去查飢民的眞姓名。便撿過一本百家姓。從頭抄起。胡亂撰上些名兒。寫在旌傘之上。（倒好似如今辦選舉的公民冊子。由執筆的隨便造人。一笑）又都想了四字的題額。無非是惠我肌黎。廣種福田之類。各處一聚攏。就有數百具旌傘。就陳敬發殯這日。大家便靴乎其帽。袍乎其套的。鼓樂喧天。都送將來。老遠一望。一片皓白。直遮斷兩條街。百忙中軟輿如飛。前面是俊僕揚鞭辟道。後面是雛鬟款段追隨。却是太守王立猷的愛妾。也去送殯。這一番熱鬧。直然的說不了許多。須臾鼓吹嗆。那陳敬靈柩。方趲近南門口。正在萬衆避道。田甘這小子。也在靈柩旁。粧模作樣的當兒。只見一輛小轎。後跟一個朴實實的老僕人。由城外匆匆進來。轎中人。有四旬年紀。相貌清癯。精神炯炯。遍體行裝。頭載

七品官帽兒。似乎是個委員模樣。這時抬槓頭兒。在靈柩之前。紅英素輿之後。要抖個飄兒。正拉起身段。敲動響尺。口內左轉上眼的喊起號兒。不想來轎之旁。有一個鄉裏人。拉着個大叫驢。那驢猛聞響尺。一驚之間。亂跑亂掙。那來輿無處退避。逡巡之間。業已撞到柩前。槓頭兒方喊道。慢着來。不想田甘這小子。一向在姊子跟前。得不着臉。如今趁此。想露露面孔。於是闖上前去。抓住那來輿前桿。向輿中人大罵道。禽娘的。瞎眼東西。你看這是誰家發殯。你就敢如此胡撞。休要惹俺性起。將你拴在道院裏。慢慢處置。說着用力一搯。前面輿夫一個蹶斜。登時輿歪人倒。輿中人趕忙站起。方冷笑道。你是那個。那老僕已喘吁吁搶上前。一面向扶定輿中人。一面向田甘發話道。你這人好沒道理。皇家路。大家走。便有冲撞。如何便出口傷人。難道這裏沒王法麼。田甘跳罵道。放你媽的驢子屁。甚麼王法咧。皇家咧。干俺們教門中鳥。

事說着。向老僕劈面一掌。虧得與中人一拉老僕。算是沒打着。與中人不由大笑道。好奇怪。怎離省會這麼遠近。便另是一個世界。難道本地官長們都睡着了麼。正這當兒。恰好紅英命與夫掉轉與兒。大叱道。田甘不得無禮。俊眼一漂。那與中人眼光亦到。彼此間都似一沉吟。紅英與兒又已掉轉。隨後靈柩也便滔滔並發。直出南門。張得那與中人好不詫異。只得登輿自去。直奔府衙。這且慢表。且說紅英。這日料理葬事都畢。業已日色平西。許多人紛紛回宅。鬧得那條街上。遊人如蟻。紅塵四合。直至掌燈時分。依然茶肆酒館中。座客如雲。大家口內。沒別的話。只有談講陳宅喪儀之盛。那陳宅斜對門兒。有一家齊整茶肆。名叫福泉清。尤其熱鬧。三五個茶夥計。正在穿梭價照應座客。只見一人。徐步而入。便帽長袍。結束雅潔。茶夥一望。只當是府縣衙中人。不由登時足恭道。師爺今天閒暇呀。咱裏間廳上有雅座。不省得閒人。

聒吵高。那人隨口道。不須咧。此間就好。因信步揀一座位坐定。茶夥趕忙泡上茶。方要照應他座。只聽西座上有人喊道。喂。老李呀。（指茶夥）你別只管看人下菓碟。俺坐了這麼大半天。白沒人理。便是現到蒙山頂上採茶去。也該回來咧。這要是陳二寡婦宅裏甚麼冷爺咧。馬爺咧。外掛着還有甚麼國舅田爺。他們一班人到此。憑良心說。你是個甚麼樣兒。座客聽了。不由都笑便有人道。你這張嘴。真挖苦。冷爺馬爺也罷了的。那田甘那厮。在他姊子家吃碗瞪眼食。還值得提在話下。你也真會俊樣他。還皇親國舅的胡噉。西座那人正色道。你不信。將來陳二寡婦那小娘兒。他若不闖大亂子。你就剗俺的眼睛。他在這裏。教黨四布。任意橫行。不消說。便是四川王三槐。陝西高天德。他都是聯絡聲氣的。近來俺有位朋友。從四川來。說起四川刻下。狠有亂象。三槐的教衆。差不多遍於全省。橫行胡爲。一言難盡。川督阿弋色。一概

不管屬吏承風。自然没人去多事。只有一個劉清天。如今又閒在省寓。倘川中一但有事。你白想想。咱這裏會沒事麼。那客人聽了。不由微微一點頭兒。於是又有人道。你無論怎麼說。田甘那厮。總不是人物。倒是今天被他欺侮的那與中人。狠有氣度。你看人家。就不合他一般見識。俺看那位。似乎是省裏的委員們。客人聽到這裏。不由微扭臉兒。只顧低頭吃茶。這裏衆茶客。依然高談闊論。不覺各徵所聞。將紅英教務中事。並淫縱等情。一一談論起來。末後一人。低語道。說了半天。總是本地縣官。通似木頭疙疸。若是劉清天。在這裏作官。便是一百個陳二寡婦。他敢開壇聚衆的胡鬧麼。你看四川的大教目。少說着也被他敲殺了十來個咧。又一人笑道。咱這縣官。雖不提。總還端得住官架子。你看府尊大人。平日價縱容着小婆子。在道院中胡混。還不算。並且今天紮括得狐狸精似的。前去送殯。這更豈有此理了。大家聽了。

不由大笑。正在紛亂。只見一人禿着頭兒。提着寬袍襟。一脚踏進。大家一擠眉頃刻靜默。有的便忙忙會茶錢。那茶夥早笑面虎似的迎上道。柳大爺麼。雅座上吃茶吧。那人搖首道。不須咧。俺道院中朋友們。沒人在此麼。茶夥道。沒得的。那人聽了。轉身便走。由那客人坐前經過。彼此望了一眼。那人趲出數步。又回頭望望。方纔去了。這時滿廳茶客。也便紛紛各散。只賸下那客人。還在沉吟品茗。茶夥趲進道。真是人多嘴亂。方纔大家若不緘口。被後來那位聽了去。就有許多不便。您老還換換新茶呀。那客人道。不用了。俺且問你。方纔那人。莫非是教中人麼。好個落拓長相兒。茶夥笑道。你老莫小看人。他樣兒雖不驚人。那一肚子雜耍兒。也就少有。陳二寡婦佈置教務。大半是倚仗他哩。此人機謀百出。狡詐非常。所以教門中。背地裏雖無所不爲。外面上却講經勸人。竟鬧些大仁大義。卽如前些日。陳二寡婦。大賑肌民。也便是此。

人的主意。您猜他何所取意。吓。那客人笑道。無非是收攏人心。沽名釣譽罷了。茶夥道。着哇。你老好高才。您看陳二寡婦。還特地搨出陳二官的影像。將賑飢善舉。歸美亡人。像煞是知禮道表的。那裏曉得。就是他耍了陳二官人的命咧。那客人詫異道。怎麼呢。茶夥笑道。您老如此高才。有甚不明白的。您看陳二寡婦。那小模樣兒。可像個安靜女人。便是方纔。大家吵的甚麼冷爺咧。馬爺咧。連着方纔後來的這人。一古腦兒。都是他的男寵。陳二官若活着。他畢竟不能任意舒暢。所以他撒開了合陳二官一親熱。這一來。陳二官就交代咧。俗語說得好。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催君骨髓枯。你老聽明白了麼。那客人沉吟道。原來他竟這樣兒。也可稱爲人妖了。俺且問你。方纔那落拓樣兒的人。叫甚麼呢。茶夥道。此人自稱江漢先生。名叫柳方中。那客人聽了。不由哈哈大笑道。好個江漢先生。柳方

中哈哈。他便叫柳方中。於是蹣跚起。會了錢鈔。方要拔步。只見提燈一閃。一個老僕蹣入。引了那客人。徐徐而去。這且慢表。且說紅英。送殯。蹣轉。當晚合冷柳等料理些事務。畢。忽想起田甘。無端罵街。想要責叱他一番。命人去尋他。却早同馬勝胡撞出去咧。方中道。田老弟。常在福泉清吃茶。俺且望望去。方中去後。一直的也沒蹣轉。紅英合田祿。又說起今日所見的輿中人。狠有氣度。大家猜測一番。紅英便留田祿在內室。公然同宿。兩人自由自在。好不快活。次日紅英蹣赴道院。合方中料理些教務。方中有一事暫出。紅英信步。蹣向白衣神堂。只見裏面收拾的莊嚴燦爛。爐香靜裊。不由想起教務興旺。好不快活。因逡巡蹣向後院花園散步。只見嫣紅姹紫。一半枯焦。靜悄悄。也沒人兒。不由暗嗔道。這花園。俺是命羅有高經營的。他如何這般懶惰。可笑田祿。還聒吵俺。派他些好事體。便是蒲三利。俺派他領人役洒掃道院。也不

見得勤幹。看來都是些沒成頭的人。沉吟間。分花拂柳。迺至一架紫藤花下。忽見一對彩蝶兒。翩翩飛舞。若卽若離。紅英大悅。便放輕脚步。想要捉住他。一直趁到園室牕外。那蝶兒忽一掠翅。飛過圍牆。紅英微笑。方要轉步。只聽室內羅有高大的一個呵息。道呵呀。老弟呀。你幾時來的呀。毛腰撇屁股的營生。（謂掃地也。）弄清爽了麼。一人道。怎麼叫清爽吓。丟手就算完。這長天大日的。你也不怕睡扁了腦袋。也該提點精神纔是。紅英細聽語音。却是蒲三利。羅有高道。蒲老弟。你光會說。你叫俺怎麼長精神吓。咱夢想不到。千山萬水。趕到這裏來。弄他娘的這等營生。被人家瞧的。屁也不值。你看畢老哥。還罷了的。雖一般沒人拿着當擦屁股的紙。却還因夏嫂兒合冷爺要好的緣故。還能吃香渴辣。不短錢用。像咱們。當這份苦差。便苦極咧。如今想起來。好不悔煞人也。你想咱們在陀山塢的當兒。憑着本領抓錢用。自由自

在那些不好。卽如有耍胳膊的朋友。或受了傷。或傷了力。便該尋到我咧。俺挖挖墓子。取取顱骨。配他娘的些金瘡壯力的秘藥。少說着。也賺他百八十兩大銀子。再如好藥子的財主闊少們。自己那話兒。不爭氣。便該尋到你咧。你隨便拐摸幾個小人兒。取取卵丸。配些耍藥。也就白花抓到銀子。像如今不用說咧。等雁似的。等到月份頭上。領點工食銀。顧了肚皮裏。巧咧。就顧不了肚皮外。偶然向冷爺訴苦楚。他又是個大裂裂的性兒。只叫咱們忍耐着。說着憤然擲牀道。咳。我真他娘的幹夠咧。（爲下文紅英肆淫用羅蒲伏線。）三利道。你不用着急。咱們長長工夫慢慢的性。給他個老等。沒有一百年不開張的油鹽店。就許有請教到咱們跟前的時光哩。你看教主。刻下這局面。一天大似一天。真個的便閒煞了你我麼。紅英聽了。不由暗喜的芳心躍躍。原來這當兒。他合田祿所得的秘藥。業已無多。正需配製。便是將來

舉事。那金瘡壯力等藥，更是不可少的。怙愾之間，即便悄悄回步。剛到神堂前，只見一個僕人，手持名刺，匆匆尋來，道：「原來教主在這裏呢。」正是。

語秘乍聞方注意。

客來不速又驚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說妖婦改刊白衣經

開亂兆大鍊修羅法

且說那僕人止住脚步，向紅英道：「啓上教主，現有一人，外面求見，說着呈上名刺。」紅英一看，却是湯無畏三字，上註着三個小字，是心教徒。思忖一番，不解其意，便漫問道：「此人甚麼形狀？」僕人道：「狠有氣度，看光景像個官幕中人。」紅英點頭，一面命僕人去請，一面整頓向客廳相待。不多時，只見僕人引那客人已進二門，果然威儀嚴整，氣像不俗，纔看官靴，長袍馬褂，顧盼間精神四映，望見紅英，立候在廳階下，連忙趨步而進。賓主相遜，進得客廳，即便見

禮落座。僕人獻了茶。紅英帶笑道。妾以一凡庸女子。猥蒙見訪。不勝榮幸。今觀尊客。不似做處人。敢詢仙鄉那裏。見訪何事呢。說着仔細瞧那客人。只覺面善得緊。客人道。俺原藉浙江。素好說劍讀書。也曾遨遊南北。而今却拘促轅下。聽鼓省垣。說來委實惶愧。今見教主。以一弱女子。竟能創立偌大教務。可見是非常奇女。將來定有非常事業。越發令俺鬚眉男子。漸愧無地。今過寶山。自應來見金面。須知俺湯無畏。雖涉仕途。却志不在此哩。說罷哈哈大笑。紅英聽他語氣不俗。一面遜謝。一面水零零眼兒。只管端相他。無畏便道。俺此來。一則晉謁。二則謝昨日冲撞靈輿之罪。三（句）紅英驚笑道。呵。對不住。原來尊客就是昨天輿中那人麼。俺教下人粗魯無狀。得罪的緊。說罷站起。深深萬福。無畏趕忙還禮道。教主磊落英多。怎還拘此小節。拘小節者。不能立大事。却非俺無畏來見之意了。紅英聽他語有斤兩。不由暗暗怙

憊道。此人語氣倜儻。倒也可怪。因湯問道。尊客名刺上。註心教徒三字。莫非刻下除俺們白教之外。還有甚新教麼。無畏大笑道。如今除貴教。應運合天之外。那裏還有新教。俺是服膺貴教。心儀日久。又因拘促仕途。無緣近接。所以題心教兩字。以誌嚮慕之意。紅英大悅道。那麼尊客方纔語氣未完。那三則。或是有意於敝教麼。無畏道。正是正是。俺正要親叩神堂。虔心入教。還有許多鄙愚之見。要爲芹曝之獻哩。紅英大喜。便一面命人先去神堂前。整理香燭。一面合無畏品茗談話。細問起來。方知無畏。是鄉榜出身。由大挑班兒。分發湖北。是個卽用知縣的職分。到省未久。這次却因奉尋常例差。來到襄陽。那無畏議論風生。口口聲聲。慨歎仕途污濁。說到痛快處。竟拍案道。如今奸相當權。朝政混亂。到如此地步。飢饉連年。盜賊蜂起。萬民墮於水火。真有時日曷喪之痛。可惜便沒個非常人物。來革故鼎新哩。說罷。一蹀紅英。慨然

長歡。(漸漸來撥撩了。)紅英也自是狡黠之尤。如何肯便露底裏。當時只微笑道。尊客既在仕途。便有致君澤民之責。將來身居顯要。自然治理的國泰民安了。何用長歎呢。無畏笑道。這却不然。如古之房杜魏徵等人。他爲何不作情之名臣。偏要輔佐唐家呢。可見是國基已壞。國運已衰。竟是無從著手了。而今沒非常之人便罷。如若有之。俺也不管他是外國人。是中國人。男人也罷。女人也罷。俺定當輔佐他創一番天大世業。(咄咄逼人。)方顯得俺湯無畏滿腹經綸。一腔豪氣。說着站起來。手舞足蹈。哈哈大笑。紅英佯作失驚道。尊客快快謹言。倘被人聞得了。大大不便。無畏笑道。俺非莽漢。除在道院中。教主跟前。俺豈肯如此放言。(語語機鋒。妙妙。)紅英聽了。不由也豪氣颯起。小鼻翅兒一擡動。微笑道。不瞞尊客說。俺這道院。委實怕不着甚麼官吏哩。不但官吏。便是皇。(句)無畏大笑道。可又來呀。紅英笑道。且別談

沒要緊。請尊客且拜過神堂吧。於是陪了無畏。便赴神堂。無畏草草拜過白衣聖像。按例說須教主宣講幾句聖經。入教的跪而受禮。名爲領經。當時紅英笑道。宣講本爲開示愚人。今尊客如此通達。領經一節。竟可不必了。無畏道。雖則如此。俺倒要細看看經中道理。於是將所供聖經。恭敬敬請到旁座。坐下來細看。但見他流覽絕快。掀那書篇兒。便如迅風掃葉。紅英只得陪坐。不由暗笑道。究竟讀書人。免不得秀才氣。難道俺這聖經。還缺欠甚麼道理麼。但見無畏那一番目下十行之概。又不覺驚服他的才調。少時。無畏看畢。一言不發。恭敬敬合上聖經。置在案頭。却微笑道。原來是篇秀才文字。不足動人。更不足以聚人。看來白教之興。也是倖運了。紅英聽了。不禁詫異非常。道。這經中勸人信神行善。又頗揉合釋道兩家的精意。也稱得起道理完備了。無畏笑道。論道理。不過如此。難道教主立教之意。除說道理之外。便無其

他的作用麼。說着眼光一閃。直注定紅英俏龐兒。這句話不打緊。便如投籃鑰匙一般。登時啓開紅英的心房。忙笑道。尊客既如此說。定有高見了。無畏道。依俺愚見。教主既創立白教。第一先須闢除這勢力最大的儒教。方能聳動人心。歸之者必如流水。這便是聚人之法。既能聚人。然後能有作用。今教中所撰定的聖經。却沒理會闢儒非孔一節。豈非失却寶珠麼。紅英聽了。不由心花大放。將小脚兒躁的答答山響道。是吓。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便請大筆。添入闢儒之意。從新刊布如何。無畏慨然道。當得効勞。於是喚僕人取過筆硯。你看他更不思索。振筆直書。紅英一雙俊眼。只跟定他筆頭兒。兔起鶻落。不消一頓飯時。早已洋洋洒洒。寫就十餘條義例。紅英接過一看。真是語語翻新。能圓其說。大闢儒教。却將白教誇張得天花亂墮。紅英喜甚。不禁失口道。尊客真命世異才。今歸吾教。誠非偶然。於是兩人相視會意。

相與撫掌。那知紅英這傻口。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竟無端上了個惡當。若非湯無畏這麼一來。借着關儒。散掉他的人心。以後白教之亂。豈止九年呢。這便是俗語說的。從老根上給他灌壞水。使他漸漸枯萎。這法兒好不歹毒哩。原來儒教在中國。簡直的是天地日月。上等人。不消說。便是負販屠沽。那一個不認得孔子兩字。大都邑。不必論。便是深山窮谷。那一處沒有論語一書。你想紅英。無端拂人之性。去關儒。這不是自家找栽跟頭麼。諸君不信。但看後來道咸之交。洪楊之亂。那烏穀兒。比教亂又兇得多咧。就因他輕侮儒教。創甚麼天父天母等等邪說。歸根兒。敗在個道學先生曾國藩的手中。可見湯無畏。小小筆鋒。不亞如後來楊遇春等人的長鎗大戟。這便叫作無形戰勝哩。當時紅英大悅之下。便邀無畏。重到客廳。換茗長談。無畏談起武功。亦復精奧。將個紅英。歡喜得沒入腳處。不由的漸傾肺腑。無畏正色道。俺此來。

並非無意。實因久覘王氣。起於荆襄之間。又徵以刻下童謠。（卽柳方中所造者）知不久當應在教主。現在咱教氣勢已成。只待機會。紅英趁勢道。那麼咱教中。正在需賢。湯先生何不在此相助爲理。何必還戀戀那鷄肋的仕途呢。無畏聽了。不由一陣沉吟。略露爲難之色。逡巡道。俺身在仕途。正好暗探官中舉動。潛助一切。這是一層。再者俺爲貧而仕。也須待祿衣食。有此兩層。所以這時光。倒不必隨陳左右。紅英聽了。越法覺得他機警非常。便道。如此甚妙。只是先生用金貲。何須發愁。此後在仕途中。結交要人。助俺教務之處。但用金貲。只管向俺提取。就是俺非常小氣婦人。將來天下金貲。還須供俺揮霍哩。（好大口氣）無畏大悅。跼起來。揖謝不迭。你道無畏。也像如今政客似的。見錢眼開麼。原來他另有用意。早定了個拿人家拳頭搗人家眼的主意。以後他揮金結士。便用紅英這傻口的錢哩。當時紅英想賣弄他

教中人物。便堅意留筵。一迭聲的喚人去請方中田祿等。無畏微笑道。教下羣英。俺久已聞名佩服。改日再會不遲。（狐鼠輩本不入無畏之目）說罷。長揖告辭。竟自飄然而去。不多時。方中趑轉。紅英告訴方纔一切之事。方中沉吟道。竟有這等人物。因一問無畏相貌。方中恍然道。不錯。此人昨晚還在福泉清吃茶哩。俺因他氣度不俗。今早就府衙前人們一探聽。知他是省裏來的委員。可見咱教務與旺。漸漸震動官吏。說着忙取過無畏擬的條例。一面看。一面反覆沉思。良久。向紅英道。這關儒一節。雖然是開大咱們教門。却未免扭背人積習之性。（方中爲狡黠之尤。故未易輕輕便瞞却）紅英因被無畏恭維得五脊六獸。正揣着一肚皮武則天的高興。不由怫然道。你也太咬文嚼字咧。正說着。恰好田祿馬勝雙雙進。並且屁股後頭。還跟着個小偷偷似的田甘。冷馬兩個。都是武人。當時間知所以。也不看無畏的筆墨意。

思便吵道。妙妙。孔老頭兒也該一邊兒歇歇去咧。咱這白教正該合他作對頭哩。田甘一聽。忽想起小時念書。被先生敲打的苦楚。登時也鈍鈍遲遲的。附和道。對對。那孔老頭兒講的話。沒一字俺懂得的。就這裏看來。也該劈劈他。齷齷他哩。紅英嗔道。你懂得甚麼。大家就此闕堂一笑。便將方中一番詭挑剔。岔過去咧。紅英高興之下。更不怠慢。便一面改刊聖經。分散給各教目。從事宣講。一面專人分赴川陝兩處。探聽王高兩人的動靜。又一面提升羅有高蒲三利兩人。爲總教下的二等教目。專門的不作別事。單爲盜墳剗墓。拐取幼童。以爲配合藥料之用。羅蒲兩個。自然須搜羅此項人材。於是不數日間。四方無賴神偷之輩。早聞風而集。便散佈在遠近各處。任意胡鬧。弄得大家主墳塋。徹夜裏巡邏看守。民家人們。日色方西。便忙忙的呼男喚女。關門閉戶。恨不得用鐵廚將孩兒盛將起來。饒是如此。各處裏還不斷的被拐

被挖報到官中。再也捉不住賊人。大家聚語。却還想不到是白教中人作祟。只恨的罵道。這種年光。真也少有。怪不得各處地面。竟鬧些稀奇事。卽如某人。白日裏在街上。偶然合人口角幾句。睡了一夜。却將一頭長髮。無端失掉。更奇的是。牀下落了把紙剪子。又有一個小媳婦兒。偶在後門口閒望。被一個過路後生。望了兩眼。那媳婦一打塞。登時風也似。跟那後生便走。虧得街鄰一路喊喚。截攔下。捉那後生時。早已不見。用定神藥。灌醒媳婦。他却一切不知。有又一家飯鋪內。賣了一天的錢。晚上拾起錢筒。想要上貫。只覺輕飄異常。傾出一看。却是紙錢。又有一個半吊子。夜深從賭場回來。偶然內急。便就一家牆後身。蹲下出恭。忽見一個黑衣人兒。脚下飄飄的。從東奔來。刷一聲。便跳進牆去。半吊子暗忖。這廝夤夜入宅。非奸卽盜。我正沒賭本咧。且拉他個後腿。榨他些油水。於是不暇出恭。便悄悄伏在深草中。果然不多時。

黑衣人一躍而出。脚未落地。半吊子猛然搶去。兩人一陣厮扭。半吊子覺那人甚是有力。却直着兩眼。啞叭一般。逡巡之間。半吊子偶一歪身。碰在牆角上。登時撞破鼻頭。鮮血隨淌。因隨手一抹。洒向那人道。真他娘的喪氣。一言未盡。只見那人扁生生倒在地下。却是個紙人。左手中居然捻定個銀包兒。竟有二十多兩。半吊子方在發怔。那家院中。已大呼失盜。半吊子喊出人家來。一說情形。那家人道。好奇怪。俺這銀兩。還是鎖在櫃內的呢。又有一位老頭兒。從親友家夜飲回。盪至一家門首。那時夜深門閉。忽見兩個人。一高一矮。從對面撞來。那矮的一扁身兒。竟從人家門縫而入。那高的直着脚子。却撲到自己跟前。老頭兒方叫道。慢着來。只覺虛烟似的一捱身。倏然間竟自不見。老頭兒大驚。只以爲遇着鬼物。竟嚇得大病一場。其餘種種怪異。不一而足。原來這都是教門中人。暗弄的邪法。便是紅英也。因王三槐累次來信。

盛言教務得手。默察世局。大可揭竿而起。以圖大業。詞氣之間。並有推尊紅英爲領袖之意。紅英見此光景。本就心下躍躍。不想又被湯無畏大搔痒筋。於是興忽忽暗囑手下各教目。分頭準備。廣收亡命盜賊之徒。爲之羽翼。一面價聚草屯糧。一面價暗出劫掠。自己也便選擇惡煞兇曜之日。在演武院中。高搭法壇一座。每夜三更時分。換了道裝。仗劍登壇。先禮星斗。然後參拜了四方的值日神祇。焚黃宣咒。一切受數都畢。便命香絳兩人。捧過兩盂奇怪物事。一盂是湛湛清水。一盂是紫艷艷的乾血汁兒。你道甚麼是乾血汁。便是紅英買囑了官中劊子手。從犯人血腔子中取來。那取法也煞是特別。便是預先準備下個去皮的大饅頭。用長籤插定。趁那犯人腦袋一落。腔上皮肉。向內一縮。還未噴血之際。便忙將饅頭。插入腔內。不消說。那饅頭浸透鮮血。便把來陰乾收起。臨用時。用水一漬。這便是乾血汁。當時紅英向兩盂

物事。便又宣念異咒畢。向東方吸口生氣。向盂內一噴。說也奇怪。那兩盂內的水合血。登時旋轉不定。於是香絳。又從壇後。昇過兩個箱兒。打開來。都是剪就的紙人紙馬。一般持戈帶甲。鞍轡俱全。紅英高坐法壇。便指揮香絳。就那人馬眼目上。各點盂水一滴。就心頭上。各點盂血一滴。名爲開眼光。通心竅。這時紅英。誦咒愈疾。頃刻間紙人馬紛紛蠕動。香絳連忙蓋好箱兒。收貯起來。還有一法。便是俗稱的撒豆成兵。紅英這番大法術。名爲修羅煉魄通幽大法。據名公說起來。旁門中。真有此術。便是用秘咒之力。拘攏墟墓間的孤魂野鬼。附在紙人等身上。那開眼光。通心竅。無非也是借用生人精氣的意思。說到這裏。便有見笑的道。作者先生。莫非沒睡醒麼。而今是科學昌明時代。你如何還鬧大哩話呢。作者笑道。科學物質等等。固然昌明。然而屬於哲學精神的道理。也未嘗没人去研究呀。怎的如今甚麼鬼學咧。神學咧。也

吵的十分起勁呢。況且宇宙神秘。觸處皆是。豈可悍然武斷。硬說沒這八宗事呢。再者當時白敎之亂。如呼風撒豆等語。真真見之於奏疏的。又如後來林清之變。道光爺真用烏銳。從宮牆上打下兩個紙人來。再如變起時關帝顯靈。大雨如注。澆壞許多紙人。這都見過當時名人筆記的。滿算老年間人。都是渾蛋。說些夢話。但就情理而論吧。林清等。若沒有點有把握的邪法兒。他只結交一羣渾楞兒。幾個臭老公。也敢闖宮殺院。想奪皇帝那把交椅。人雖至愚。也愚不至此呀。不過恃邪創亂。終歸失敗罷了。且說紅英。每夜間作法。煉製妖兵。正在高興當兒。不多日。川中使人。先自蜇轉。一說王三槐處情形。業已火雜雜就要起事。並言三槐。隨後便遣人面陳一切。（爲下文使人被捉洩秘伏線。）紅英大悅。越法高起興來。滿想陝西高天德。一定也大有準備。這日合方中田祿等。猜擬一回川中情形。方中得意道。俺料高天德在

勢不能獨異哩。田祿忽想起天德冷靜情形。不由笑道。也未見得哩。正說着。人報陝西使人轉來。三人聽了。不由大悅。正是。

三省兵戈將頃刻。

一人動靜費躊躇。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